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0,000

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302 定价: 0.41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b>谁是土地的主人？</b>	
——评《边缘》·····	梁 勃 ( 1 )
<b>不治之症与药方</b>	
——评《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	史峨山 ( 6 )
<b>边缘</b> (短篇小说) ·····	( 10 )
<b>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b> (话剧) ·····	( 30 )
<b>最后的期限</b> (中篇小说·梗概) ·····	(114)
<b>爱和功勋</b> (特写·梗概) ·····	(121)
<b>莫斯科的集体农庄市场</b> (特写·梗概) ·····	(127)
<b>关于“农村小说”的讨论</b> (文艺理论·摘要) ·····	(133)
<b>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和艺术实践</b> (文艺理论) ·····	(140)
<b>苏修文艺动态</b> (6则) ·····	(161)

# 谁是土地的主人？

——评《边缘》

梁 韧

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农村两极分化空前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业危机成了苏修的不治之症。苏修叛徒们为了转移广大人民的视线，掩盖他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在前几年，广泛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导演了一场所谓“对土地的爱”的“问题讨论”。争论的中心之一是“谁是土地的主人”。一派说，应该是“农场场长、农庄主席和专家们”这些“领导者”，“他们应当有全权进行思考、决定、选择和冒险”。另一派说，应该是“老农民”、“从前的农民”，“必须起用”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对土地的爱”。前一派所说的“主人”，很明显，就是指一小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苏修特权阶层，即那些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而后一派所说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边缘》明确地回答道：富农，那些曾经被苏联无产阶级的铁扫帚扫地出门的富农分子。

在一个自称正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里，公开发出这种赤裸裸的歌斯底里叫嚣，实在不能不使人吃惊于苏修叛徒们的厚颜无耻了！

《边缘》还要人们相信，它的这种叫嚣是有“理论根据”的。

一曰：谁爱土地，谁就是土地的主人；富农最爱土地，富农

就是土地的主人。你看，作品中的富农分子阿基姆是多么爱土地啊！他“象讨好一个女人那样”地讨好土地，为了不让集体农庄的土地“荒芜”，他就不断扩大自留地，做到“这里有一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他对旁边的人说：“现在叫嚷什么……对土地的爱。可是这种爱，你看看，在什么地方？”他把灰黄色的手指捏成了拳头，捶了捶自己的胸脯说，“喏，就在这里。”——这真是强盗逻辑！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工人是机器的创造者，应该是机器的当然主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最初的斗争形式恰恰是破坏机器，根本谈不上爱。广大贫下中农开荒种田，应该是土地的当然主人，然而他们在旧社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土地成了地主富农的摇钱树、贫下中农的催命符，无数破产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对土地的爱”？在人剥削人的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劳动人民对此是无爱可言的。只有推翻剥削制度，把自己创造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重新夺回到自己手里，才会有真正的爱。苏联广大劳动农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从地主和富农那里夺得了土地，组织了集体农庄，他们才能对土地充满了爱。而如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早已成了一小撮修正主义老爷们的天堂，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每年都有几十万人不得不离开土生土长的农村出去谋生，他们之所以“失去”对土地的爱，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当年被驱逐、被专政的富农分子，现在又神气活现地回到农村，大抒特抒其“对土地的爱”，俨然以“主人”自居，这不正是一幅苏修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图画吗？

二曰：象阿基姆这样的富农分子，本来就是土地的“主人”，应该让他们回来重当“主人”。这个阿基姆一看到外甥阿列克谢，就开门见山地提起“在一九三〇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那是“浑浊不清的年代”，“把一些善良的主人都赶出了家门”，并恶狠狠地咒骂同富农作斗争的人“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死得早”。因此，长期以来，他怀恨在心，总认为：“当初不该把他驱逐”。——这是明目张胆的反攻倒算！这种翻案叫嚣的公开出笼，是苏修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罪证。

一九三〇年苏联农业的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极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把苏联剥削者阶级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富农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打倒了，它把苏联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引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从而在农业这个重要部门，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贵历史经验，早就载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史册。苏修叛徒们借一个富农分子的嘴狂吠一通，妄图翻过去的案，开历史倒车，完全是徒劳的，它只能使广大苏联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他们原来就是与富农一个鼻孔出气的剥削阶级代理人。

三曰：要有象阿基姆这样的“主人”，才能培养出适合勃列日涅夫们胃口的土地的“主人”来。阿基姆毫不含糊地对阿列克谢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们的接班人。”阿列克谢在“主人”的培养下，确实也无愧于“接班人”的称号。阿基姆提起阿列克谢的爸爸在一九三〇年曾参加过驱逐富农的“淘气的往事”；阿列克谢马上“感到很不自然，好象犯了什么过错似的”。阿基姆嘲笑女教师只会教学生“打听在战争年代里，谁在什么地方牺牲了”；阿列克谢就去建议女教师“不要回避大叔（按：指阿基姆），而应该运用他的帮助”。阿基姆扩大自留地、发展富农经济，必

然要雇工剥削；阿列克谢便叫来一批小学生，为“主人”捕鱼，收拾院子，修理住宅和地窖，刨马铃薯，把全部自留地都铲平修整好。不仅如此，阿列克谢还当众夸奖阿基姆“见多识广，心地善良”，要小学生们好好学习他。

遗憾的是，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它与一切右派统治一样，都将是短命的。尽管他们暂时恢复了失去的天堂，尽管他们指望着：“这种生活再过它二三十年左右”，但是他们毕竟连做梦也在担心有不好的兆头，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抬出阿基姆这样一具僵尸，好让勃列日涅夫们的统治一代一代地世袭下去。然而这只能是做梦！

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当代苏修文学则是苏修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苏修文艺作品中出现富农作“主人”的现象，正是苏修叛徒集团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扶植富农经济的写照。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农业上推行一整套资产阶级政策，完全废除了对自留地等私人副业经营的限制措施，拼命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仅据苏修官方统计，一九七一年全苏联将近一半的农业劳动量是化在经营私人副业上的，自留地收入成为农村居民生活的重要来源，有的要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特别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勃列日涅夫集团制定的所谓《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法原则》，更是公开地把土地买卖、出租合法化，加速了苏修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农业的破产。仅乌克兰一个区，几年中就出现了一千多擅自把土地占为己有的人，侵占的土地达三千亩。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可以滥用职权，把公有土地出租给私人。一个党组织的书记，就可以占三十亩地种蔬菜。有的“庄员”自留地竟多达二百五十五亩！无怪乎《边缘》的富农自留地里“有一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而

普通庄员的孩子病了想吃一串葡萄，集体农庄都无法解决，只好去向富农乞求。农庄的队长要叫富农干活，也必须“深深弯腰鞠躬”去请。正是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倒行逆施，把列宁、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破坏殆尽，给苏联农业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苏修叛徒们在这个问题上煞费苦心导演什么“讨论”，原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苏联的真正主人是苏联的劳动人民，而决不是一小撮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他们的统治是决不会长久的，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一定会起来将他们推翻。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 不治之症与药方

——评《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

史峨山

近年来，随着苏修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为了帮助勃列日涅夫摆脱困境，苏修御用文人们竞相扮演了“医师”的角色，针对修正主义的“不治之症”，为勃列日涅夫大开“药方”。喜剧《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便是其中之一。

剧本之所以叫《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是由于它预感到修正主义这辆百孔千疮的破车快要翻了，于是针对当前苏修的社会现实，拚命地开起“药方”来，希望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人民把这辆破车推翻之前，好生修补，以便苟延残喘，继续维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统治。

剧本中的苏修农村，的确象一个已入膏肓的病人，城乡矛盾十分尖锐。但剧本却把造成这一矛盾和近年来农业生产失败的罪过强加在劳动人民头上。它把苏修农业一团糟的原因归结为农村的劳动人民不热爱锄头、铁锹，不安心生产而大量流往城市。因此，它首先为勃列日涅夫开出了这样一帖“药方”：要用锄头、铁锹来教育人民“重新热爱土地”。

苏联当前城乡矛盾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就在于苏修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众所周知，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领域里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导致了人剥削人的关系日益明显，阶级矛盾、城乡矛盾更加尖锐，形成了以一小撮骄奢淫逸、过着剥削阶级生活的特权阶层的“老爷”与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局面。而广大农民则不但受到农庄里新型地主的残酷剥削，还深受城市里“老爷”们的剥削，他们日益不满自己的贫困生活，因此在生产上表现为消极怠工，或者干脆跑到城里去另谋生路。这种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城乡矛盾是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不治之症。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修正主义路线，这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剧本希望用“锄头”“铁锹”来解决这些矛盾，真是痴心妄想。在我们看来，只有全体苏联人民起来革命，用枪杆子推翻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让马列主义的红旗飘扬在苏联上空时，这些矛盾才有可能逐步解决。

剧本还十分忠心地提醒苏修头目们：在苏联还有其它一些矛盾也威胁着修正主义的统治。这就是上层人物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教育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剧本暗示勃列日涅夫，这些矛盾不解决好，也是一个大患。

剧本极力要求勃列日涅夫们注意上层人物脱离群众的现象。可是，苏修上层人物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怎么能“联系”得起来呢？在苏联，上层人物脱离群众，这不是一般工作差距的现象，而是阶级差别的反映。苏修上层人物是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中心所组成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把自己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他们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恣意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就拿剧本中阿迦保的三个儿子来说吧，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完全过着寄

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用阿迦保的话讲，他们“十年里就劳动这么一次”，而这一次还不是自愿的。那个差点是个部长的阿迦保的三儿子杜尔米施汉的妻子兰达，每年夏天要换三个休养的地方。在区里工作的阿迦保的二儿子基多认为两、三天不上班没关系。杜尔米施汉的司机在农村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任意把汽车停在街中心，而这事如果发生在普通的卡车司机身上的话，他的驾驶执照马上就会被检查员没收。这就是剧本中所写的苏修上层人物的所作所为。其实在苏联的整个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集团中，由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特权阶层不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吗？剧本要这些上层人物不要脱离群众，就好比要资本家不要压迫、剥削工人，地主不要压迫、剥削农民一样可笑荒唐。

至于教育，它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今天，苏联已复辟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苏联的教育必然要为这条路线服务，必然要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如剧本中所描写的，苏修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普通劳动者，而是为了培养“专家”“教授”；青年“刚刚拿到文凭，就逃离这倒霉的旧地，开始象恨后母一样地恨它”。因此剧本鼓吹用改善教育来达到“热爱土地”的目的，又是“病笃乱投医”，开错了药方。只要修正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教育制度是绝对改变不了的。

剧本在为勃列日涅夫出谋献策的同时，还极力欺骗和麻痹人民。剧本捏造出一个所谓“老一代劳动者”的代表阿迦保的形象，还吹嘘什么“我是……一切的真正主人，这一切都是我建造的”。这显然是在为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涂脂抹粉。一个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的苏联，再不是当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了。那里的一切不是属于人民所有，而是为特权阶层所有。不

错，苏联的所有一切财富都是苏联劳动人民创造的，但他们创造的一切都被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占有了。再说，象阿迦保的形象也完全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并不是苏联劳动人民的真正形象，从这些冒牌“劳动者”的嘴里又怎么能道出真正劳动人民的心声呢？

一切反动阶级是注定要灭亡的，灭亡的阶级就象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样，几片阿斯匹林是无济于事的。剧本《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就象医生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开了几片阿斯匹林一样，除了得到克里姆林宫主子的犒赏外，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剧本中的阿迦保不也哀叹“我的药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吗？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根本不是寄希望于苏联人民起来推翻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修正主义统治，而是寄希望于他的“孩子们”，亦即一小撮特权阶层，这就等于僵尸求生，是注定实现不了的。

剧本时刻为“世界崩溃”而担心，而我们就是盼望他所指的“世界”崩溃掉，就是要为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早日垮台叫好。苏联人民迟早会觉醒的，革命迟早会到来，载着大大小小勃列日涅夫们的破车彻底翻倒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马列主义的红旗一定能够重新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高高飘扬。

# 边 缘

(短篇小说)

伊凡·普扎诺夫

载苏联《星火》杂志 1978 年第 16 期

阿列克谢小时候常常长期客居在姨妈家遥远的农庄里。这个静谧的小农庄，座落在区里最边缘山脚下的一条小河旁。姨妈马特列娜，是个嗓门很大，忙碌不停的人，她对客人喜欢个没完没了。请他吃油炸的甜包子、酸牛奶、散发着浓厚香味的新鲜黄油，还在乡村商店里买一些简单的玩具。时刻照看着他，唯恐他跑过小河到少先队夏令营去，又担心他不要跟庄上的孩子打架。而姨夫安德烈，是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汉子，他常常让阿廖什卡乘着拖拉机游玩。仿佛记得，那些集体农庄的姑娘们，在旁边走过的时候，对着他唱道：“安德柳沙<sup>①</sup>，请你带我们乘着拖拉机兜兜风吧，请你带我们到村子周围溜一圈吧……”晚上总常有一些女友聚集在姨妈家喝茶。他们夸耀自己新添置的东西，埋怨那恶劣的天气，开心地骂几句自己的男人。没有一天晚上是没有歌唱的。她们拉长声音唱着一支支古老的歌曲。这在记忆中要比其他各种事情都深刻。

阿廖什卡整天跟表姐波林卡在园子里玩，他们荡秋千，用弹

<sup>①</sup> 安德柳沙是安德烈的爱称。

弓打麻雀。

阿廖什卡和姨夫一起，睡在院子里的干草垛上。安德烈姨夫知道的故事可多啦！有的是从书上读到的，有的是自己杜撰出来的。每天晚上他都讲一个新的故事。他们躺着，仰看着黑黝黝的星空，于是安德烈姨夫便从遥远的过去讲起，讲得缓慢而平静……随后，当讲到最吸引人的地方，他忽然提高了嗓门（一个蛇身怪物戈雷内奇威胁着英雄的勇士……），从被底下伸出手来，手指微微地动着（魔鬼就是这样微微颤动肋骨的）。可怕极了。阿廖什卡便把头蒙了起来。

安德烈姨夫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个冬天，他在作坊里着了凉，病了很久便去世了。岁月在消逝。如今那里来了一个新的主人，因为姨妈改嫁了。波林卡也出嫁了，嫁了个矿工。她现在住在矿工村。

……阿列克谢在中午时分来到了农庄。天气炎热而宁静。只是在远处丘陵后面的什么地方，机器发出低沉而又单调的咕噜声。

他在那熟悉的路上走去。庄子扩大起来了，围栅和那粉刷得雪白的房舍，使庄子变得年轻了。在空地上，在过去放电影的一座长长的板棚的地方（阿列克谢也曾不止一次地跟庄里的小伙伴一起，坐在那被踩倒的麦秸上看电影），如今耸立着一幢高大的俱乐部，雪白的粉墙，盖着石棉混凝土板屋顶。过去的商店已经拨作包装材料仓库，旁边建造了一幢新的砖瓦结构的商店，开着一些大橱窗。阿列克谢看到，在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姨妈家的房子了。它矮矮胖胖的，百叶窗紧关着，在中午时分，它好象昏昏欲睡似的。屋后有两间红瓦板棚，一间新造的夏季厨房，大大扩展了的园子，还有编得又高又密实的围栅。记得阿列克谢跟波林卡和安德烈姨夫一起还种过几棵苹果树呢。

主人都在院子里，他们在夏季厨房后面挖土。

阿列克谢推开了围栅门。

“你是，廖——沙？”姨妈手搭凉棚，拖长着声音说，随即一丝胆怯的笑意在她黝黑的脸上掠过。她跨了一步，好象对这出乎意料的会面感到吃惊似的，她又停住了脚步。她在已经穿得破旧的围裙上擦了擦手，便朝着丈夫高声喊叫起来：

“阿基姆！廖沙来了。”她又对阿列克谢说道：“我已经跟我们的人关照过……他们到镇上去赶集……托他们请你来……”

“姨妈和母亲，她们俩多相象啊，”阿列克谢心里这么想着。“她的皱纹也跟母亲的一样，成两条斜线横在额头上，连那苍苍白发也一模一样。可是她比母亲年轻五岁啊。而且姨妈的眼睛含着某种郁郁寡欢、温和柔顺的神情。即使微笑，也是羞怯的和含蓄的。”

阿基姆姨夫穿着沾满尘土的便鞋，裤腿上满是泥巴，穿着一件差不多齐膝盖长的偏领衬衫，啪哒啪哒地走来了，他身材高大，背脊微驼。他用那只粗糙的热呼的手掌跟阿列克谢握了握手。

“做客来啦？”他以沙哑的男低音问道。“可是我们这里正忙着哪。抽了点时间出来一下的。”他眯缝着绿色的眼睛，打量着小伙子。他用长长的手指摸了摸棕黄带点斑白的胡子。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贴在硬朗的脊背上。

“那末，你是巴维尔·罗季奥诺夫的儿子啰？是啊，象。我认——认识你的爸爸，”姨夫说起话来带有点鼻音，他扬起眉毛，好象忽然想到似地说道：“是个勇敢、好冒险的小伙子。可不是……我们有过交往……在一九三〇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

“怎么，是不好的交往？”阿列克谢问道。

“该怎么说呢……在那浑浊不清的年代，要分辨出哪里是自己人，哪里是异己分子，这是困难的。”姨夫好象在叙述一件很久以前淘气的往事似的，他毫无恶意地说道，“你爸爸好显示自己，他把一些善良的主人<sup>①</sup>都赶出了家门。可是为什么呢？他这样干对谁不利呢？对自己。他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死得早。”

阿列克谢感到很不自然，好象犯了什么过错似的。他朝主人身旁的自留地扫了一眼。

一丛丛马铃薯都被细心地培上了土，翻松了的土地，还未蒸干，呈现出一片黑色。一行行田畦间蔓着绿色的西瓜藤，黄色的向日葵自负地低着头。篱笆后面露出一丛丛葡萄，葡萄丛后面便是一个果园，一眼望去，那里满是刷白了的树干。

“你们的自留地扩大了。”

“你说扩大了吗？可是为什么要让土地荒着守寡呢。土地跟女人一样，应该生育。而且土地也欢喜人家来讨好它，就象讨好一个女人那样。这是自然界本身的要求。正是这样啊，外甥。我们一道去，我给你看看。”姨夫跨了一大步，跨过一垅已经培好土的马铃薯田，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小路。他一路走，一路弯下腰来，整整那马铃薯叉开的枝叶。他们在一丛丛高高的葡萄架旁停下来了。一串串沉重下垂的葡萄在阳光下现出红中透青的色彩。“这是早熟的葡萄。”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弯曲的刀来，割了一串。“你尝尝。这是我从库班河弄来的葡萄插条。喏，那一种绿色的，是去年压的枝。”

“甜啊，”阿列克谢掐下几粒尝了尝，同时赞赏地说。

姨夫蹲下来，在葡萄根旁抓了一把湿润的泥土，他又直起身来。

---

<sup>①</sup> “主人”一词是俄国富农分子对自己的褒称，即在私人经济中当家作主，事事操心的人。

“你看，土质怎么样。你马上就要成为农艺师了，你应该懂得。即使是在干涸的沙漠里，也能生长出酸模和红柳，而这里的土地简直连魔鬼也长得出。需要的只是用手去做。石头是什么也生长不出来，可是连石头也有用处：造畜牧场。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们的接班人，现在叫嚷什么……对土地的爱。可是这种爱，你看看，在什么地方？”他动了动叉开的手指，一小团土块撒落下来了。“喏，就在这里。”姨夫把灰黄色的手指捏成了拳头，捶了捶自己的胸脯说，“科学归科学，假如对土地没有心意……土地也会变得冷酷无情的。”

“自留地真是丰富多采。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这里有一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

“自留地不会感到气闷吗？围栅太高了些。清新的微风都没地方可以自由行动了。”

姨夫朝自留地扫了一眼，他没有作答。

靠近围栅的地方，高草莓的带有花纹的叶片，呈现出层层青翠的绿色，醋栗已经泛成金黄，再远一点的地方，种着一方块阔叶低矮的马林浆果。

“不久前，人家把一些小学生带到我这里来过。他们是来参观的。我不得不给孩子们讲一讲葡萄、马林浆果和高草莓的事。他们对什么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应该怎样栽培，都感到很有兴趣。可是那个女教师——她住在庄上十年了啊！——她只会眨巴着小眼睛。甚至她这个有学问的人，也对这些感到新鲜。她不知道，她所在的集体农庄种些什么。真是耻辱。她会教会学生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在区里走来走去，打听在战争年代里，谁在什么地方牺牲了。我懂得，应该记住，应该纪念。可是究竟为了什么呢？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呢？哎，人生的教师。”

“我们区里的领导是些瞎了眼睛的，”阿列克谢说，“早该让



您到宽广的田地里去，让您到集体农庄的庄园去了……在那里您才能大显身手！您没有要求过吗？”

姨夫怀疑地翻着白眼看了一下，朝一边讥讽地嗯了一声。

“你说得真妙。我又不是农庄主席，不是教师，甚至不是一个队长，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在这里，我既是农艺师，又是庄稼人，我说了算。我表明了这块土地能够提供些什么。就让人家到我这里来吧，我是不会反对的，让人家来看看，研究研究，亲口尝一尝，学会尊重土地和人。趁着眼前我们这些老农还健在。我欢喜干干活，我是欢喜和人家交往的，我不是什么孤僻的人……”他的声音里满含着委屈抱怨的激情。他朝太阳，朝夏季厨房烟囱上空飘起的炊烟扫了一眼说道，“已经是吃饭的时候了。我们去吧。人家在写作，在谈论，说什么老年人都是有智慧的人。可是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真是！”

姨妈在板棚附近，在厨房跟前背阴地方的一张矮小桌子旁边忙碌着。他们都在小矮凳上坐了下来。

姨妈的住宅被打扮起来了，显得结实而又肥胖：洋铁斜槽从屋檐一直延伸到地面，崭新的装着插销的百叶窗现出浅蓝的色彩，装着玻璃的外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些伶俐的母鸡在院子里乱腾腾地忙碌着，鹅傲慢地在踱着方步，那些鸭子在围栅旁边笨重迟钝地踏步不前，小鸡跳到了桌上，在啄着面包。

姨夫和外甥，各管各地准备着冷杂拌汤<sup>①</sup>。主人拿了一个葱头，他用一把长长的葱茎赶打小鸡，同时怒骂起来：

“嗨，魔鬼！”他用抹布揩了揩桌子角落说，“这种天气吃凉的克瓦斯<sup>②</sup>正合适。他把葱茎捻成一束，掐碎后放进了盛着克瓦

① 冷杂拌汤是用克瓦斯加上其他配料做成的。

② 克瓦斯是用黑面包和水果发酵制成的一种饮料。

斯的盘子。姨妈朝外甥看了一眼，阿列克谢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隐藏的欢乐，这种欢乐的神情一闪现，便又消失不见了。

她在喂家禽。给母鸡吃的是大麦和玉米，她从一个有好多缺口的大生铁罐里抓出一把把煮熟的麸皮给鹅和鸭子吃，又拎了一桶饲料到小板棚里给那些猪仔吃。

她快步走过桌子的时候，向阿列克谢问道：

“妈妈没有害病吗？”

“没有。谢谢。”

“她在什么地方？……”

“仍旧在那里。在畜牧场。”

“那末，你还要受苦多少时候呢？嘘，这些鬼东西真是贪吃不厌……”

“受苦？”阿列克谢微笑了一下说道，“还有两年。”

“你还没有结婚吧？你要注意，别把戴着白手套的带来……哦，你这蠢东西，你要把它们带到哪里去呢？”姨妈朝着一只老母鸡高声地说，“本想要给你寄一个小包裹……喏，吃吧……吃吧……我是说，本想要寄一个小包裹，可是，要照料这些鬼东西，哪能抽出时间来呢？你将来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呢？”

“就在自己这一带地方。”

“到处流浪没有道理，”姨夫这样劝说了一句。

他从罐子里添了些克瓦斯，默不作声地吃着。

姨妈料理好了家务，在小窗帘上擦了擦手，走到桌子跟前，坐到凳边上。

“波林卡经常到你们这里来吗？”

“春天的时候，他们来过，”姨妈说道，“我们跟她不和睦。”

“丈夫是干什么的？”

“是什么矿业机械技术员，”姨夫回答说，“是个急躁的小伙

子。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看来，他是念书念过了头，念偏了。他来了，就开导我们该怎么生活。嘿嘿……他们那些矿工又有什么呢……他们习惯于从地底下去拿，去扒出现成的东西，去扒那些几千年都没有被触动过的东西。他们要操心的事情就不过如此。他又有什么必要成为一个主人呢？他从来也没有种过、培育过什么东西。”

阿列克谢朝姨妈看了看，他甚至都无法相信，坐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姨妈马特列娜。她背脊微驼，面色黝黑。

“很快就可以把未来的畜牧工作者带到您这里来参观了，”阿列克谢朴实地说着，同时认真地，朝姨夫瞪目逼视了一下。

“我们强大的国家是什么东西呢？”姨夫问道。他稍等了一会儿，朝小胡同看了一下，把头侧向一边，便开始议论起来了：“我们整个强大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和睦，”他把手指紧缩起来说道，“都步调一致，都富裕，那末，整个国家也就富裕了。对不对呢？我们正向这方面走。假如一个人吃得饱饱的，他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无论什么疾病他也传染不上。一个健康的人，即使下入海底，上攀星辰，他也是无所畏惧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好象是这样，”阿列克谢放下调羹沉思起来，“可是，好象方向不对……”

“得啦……”姨夫低下头来，用嘴唇嚼了一嚼。姨妈胆怯地一会儿朝男人看看，一会儿又朝外甥看看，粗糙的手指动了动，在桌上摸了块面包。

阿列克谢不想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叫姨夫感到难堪。再说姨妈也暗示地撇了撇嘴，微微地摇了摇头，诉怨似地盯着外甥的眼睛看了看。

“财富有各种各样的财富，”外甥毕竟还是说，“而且人们发

财也各有不同。”

“嘿，对啊。人人都有自己的办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姨夫同意地说，“我们照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过着日子。汽车和摩托车我们不买，可是也不用去吃邻居家的，”他揉了揉手掌，发出一阵满意的咯咯声，便站起身来。姨妈也站了起来。她站着喝了一杯汁汤。他们急于要到打谷场去。在庄子外面的打谷场上正在扬谷装车。

“是队长<sup>①</sup>来请的，他几乎是深深弯腰鞠躬来请的，”姨夫说道。

在那如燎似烤的灰蓝色的空中，云彩一片也不见。一阵热烘烘的、卷着灰尘的微风一吹而过。那些鸭子爬进了一只大石槽，脚爪乱划乱蹿，那些龌龊的母鸡安静地蹲在篱笆的近旁。

他们把喂家禽和小猪的事都委托给阿列克谢了，托他照料到晚上。

“谷子在顶楼上，饲料在厨房里，”姨妈匆忙地吩咐着，同时把杯盘分别塞到那低矮抽斗柜的搁板上。她走近来贴着耳朵说，“你要吃饭，地窖里有牛奶、克瓦斯、鸡蛋，”她临走时，从胡同里高声地叫道：“你丢块面包给狗吃吃！”

天还未黑，主人们就回来了。姨夫用衣袖抹了抹额角，朝天上看了看说道：

“唉，下阵雨就好了……”他朝阿列克谢瞥了一眼，疲乏地拿起一只水桶。

“您到哪里去？”阿列克谢问道。

“去浇园子，”主人头也不回地回答说。

“我来帮帮忙，”阿列克谢自告奋勇地说。

姨夫转过身来，满意地笑了一下。

<sup>①</sup> 队长是指苏联集体农庄的工作队长。

“这对城里人是有益处的。代替体育运动。”

“那你们浇水，我就跑去弄点草来，”姨妈安排停当后，拿了一只口袋和一把镰刀，便匆忙地向小河那边去了。

他们浇着白菜、黄瓜和番茄。那一条条大黄瓜和已经变成褐色的番茄，都用白菜叶子覆盖着。阿列克谢转动井上的绞盘，姨夫把盛满的水桶提了去，他抱怨地说：

“今年的蔬菜不好，因为天干。唉，不象去年。”

他不慌不忙地浇着水，惊讶地大声说道：

“土地啊，土地，好象活人一样在喝着水。受尽了折磨，渴坏了。你喝吧，你喝吧。嘿嘿……看，你们那里老是讲爱……可是，爱是从什么起源的呢？喏，就是从这里……你化点力气，土地是不会亏负你的。你翻翻土，浇浇水，可是到秋天，你看，就会有可爱的黄瓜、番茄。又新鲜，又光洁。看看都欢喜。喏，这些东西要是都到市场上去买，哪里会有爱？要是到商店里去买，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几十双手了。你会骂爹骂娘的，不该把你生到世上来。商店我是看都很难得去看的。嘿，我就欢喜在土地里挖掘。我向来欢喜这一种习惯。我们整个家族都是爱好种田的。土地就是个仓库，而且永远是值钱的。钱罐头人家会偷走，可是土地……是啊……你这个小伙子，我看是有理解能力的，而且是个随和的人，你跟上司是会和睦相处的。可是，还是个单身汉。假如你结了婚，你就会全都明白的。家里的男人，就是一切的主宰。丈夫就是主人，丈夫就是个挣钱谋生的人。你结婚吧！而且要当家作主！你懂吗？你家要搬得离汽笛声远一点，因为这样比较自由自在。我说这个有一个条件，就是，当然啰，假如你爱土地的话。将来你是会有孩子的。可是主人是要由主人培养出来的。否则，现在的年轻人从城里到老子这里来，嘿，这些继承人，又想采醋栗，又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刺伤手。他们早就是外

人了。”

阿列克谢这次克制住了自己。他想把这个新出现的姨夫讲的话听到底。亲属里这种人还不曾有过。姨夫放下了水桶，直了直腰。

“我常看报纸。有些信，真是叫人惊讶。确实，这种信不多。有一个小伙子，看来乳臭未干，没有经过风险，也没有碰过钉子，他问道：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一切之中有什么意思？人为什么来到世上？当然，思考一下，盘算一下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是对的。可是由于这种种愚蠢的想法，要不生精神病就好了。是啊……可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猜想得到，看来，他对一切都不满意。稀粥他还没有喝，可是已经噁心发呕了，他什么也没有干，可是已经累得要命了。嗯，他算是什么土地上的主人？这样……毫不起作用。别人在干活，可是他在坐吃。我看到过这种人。照我看，为什么要占卜算命呢？既然生下来了，你就活着，看看世界，高兴高兴，对双亲说声谢谢，因为你看到了人世间。假如你不是一个坏蛋，你就应该在土地上努力一番。虽然只有半百左右的年头，可是在世界上生活生活，还是有意思的。我已经活了六十多年了。各种事情都经历过，好的也有过，坏的也有过，可是我并不厌倦。这种生活再过它二三十年左右，我是不会反对的。”

天已经暗下来了。姨妈挤好了牛奶，拿了一只水桶，便向井边跑来。

“饲料问题简直糟糕极了。周围的地都耕翻了。简直只好把奶牛卖了，”她诉苦地说道。接着又轻声地说：“我们是用粮食来喂的，这简直是罪过。而且这奶牛真叫我厌恶极了。我真想丢开这个该死的东西，休息休息，那怕年把也好。手指发痒，腰痠背痛。总有一天拎着只口袋跑出去，一个跟斗，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您卖掉它吧，”外甥建议说，“你们不是还有一只小牛犊吗？”

“可是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她以恳求似的眼光看着阿列克谢。

“您出去就是了……那怕到镇上去也好。休息休息。”

姨妈没有回答。她用湿漉漉的手指把一绺灰白的头发擦了擦。

阿列克谢手掌发烫，腰痠背痛，因为已经多时没有摇过绞盘了。

菜田和一穴穴黄瓜都已经浇好，忽然阿基姆姨夫含糊地对姨妈说了一句什么话，拿了一把铲子，便急忙在树根周围松起土来。在树干旁边挖了一个个小坑，他便一坑接一坑地往里浇上几桶水。他侧着身体好不容易地走向围栅，把水泼到醋栗和马林浆果的叶子上，他伤心地说道：

“叶子都在枯黄起来了，真可怜，都在枯黄起来了，可是好象还不到时候。”

在月光之下，他们在小台阶旁边吃晚饭了。

主人在装着葱的小袋子里沙沙地摸着，取出用报纸塞头塞住口子的酒瓶。

“嘿……嘿……自己做的。这是你姨妈做的试验。让我们来尝尝。”

大家都喝了一盅甜甜的、又很稠的露酒。

“你那里，在城里，你是不会常喝到这种东西的吧？”姨夫用手指甲敲了敲酒杯说。

“不喝。顾不到这个。”

“好样的。做人，就是要能管住自己。人是有理智的。应该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丢开。喏，比如抽烟。抽烟是有害的吧？”

是啊，为什么要抽烟呢？应该戒掉。这是知识分子和不爱劳动的人为了取乐而想出来的，为了在开会和休息的时候抽支烟好消磨时间。他们喷着烟雾，还以为他们是在干工作。可是这种坏习惯也传给了普通劳动者。”

大家尽快地吃着冷的带皮的马铃薯，喝着刚挤出来的牛奶。

“你将来会当怎样的官呢？”姨妈问外甥道。

“不是当官。不过当个农艺师。”

“如今在集体农庄里可——可以工作，”姨夫拖长着声音说，“当然啰，假如你有头脑的话，……努力，而不偷懒。”

大家都默不作声。

“您已经该休息了，”阿列克谢朝主人看了看说道。劳动之后，两个人看来都已疲乏。

“你说得对，”姨夫说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忙忙碌碌地生活是比较开心的。况且，在家里闲坐是不会生利的。谁也不会给我把东西送到家里来。母牛近些日子来常闹小病，要贴补。领导又常给我一匹马到镇里市场上去跑一趟，到磨坊去兜一圈。今年更加没空坐了。你自己想想吧。”

“是啊……”阿列克谢沉思地拖着声调说道，“是有值得想想的东西。”

“你吃，你吃。以后你到了城里再去想吧，”姨夫把胡萝卜和芜菁塞给外甥，并说，“这是有益的东西。”

“我吃饱了，谢谢。”

姨夫呼哧呼哧地喝了一杯牛奶，把杯子在桌上一推吩咐说：

“睡吧！明天还得起早呢。”

他们给阿列克谢在外廊里摊了床铺。

……户外光线还是暗淡朦胧的时候，姨妈便把门吱吱地开了起来，把水桶碰撞得砰砰地响。随后便听到鹅呷呷地叫声，鸡



咯咯地叫声，小牛犊诉怨似地哞哞的哼声。并听到姨夫生气的叹息声。他起身了，在台阶上跺着脚步走过。就在旁边，在外廊旁边，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姨妈：

“莫佳，请你来一趟。”

“你有什么事？”姨妈轻声地问道。

“莫丘什卡，你做些好事吧，”女人低声地说道，“我的小彼佳病了，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三天什么东西也没有进口了。人都瘦了，真是怪可怜的。他要吃葡萄。可是我到哪里去弄呢？我们从来就没有种过。到市场上去又远。只要一点点就好了。我真是要感激不尽了。”

“你等一等，”莫佳姨妈朝四周看了看，便走进了自留地。

庄上这个女人焦急不安地用鼻子大声地吸着气。阿列克谢透过纱窗帘看着她的后脑。姨妈一下子跑近来，把很大的一串串早熟的葡萄，从小篮子里倒到邻居的围裙里。

“谢谢你了，莫丘什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去吧，你去吧……”姨妈推了推邻居的肩膀轻声地说。

阿列克谢在穿衣的时候向窗外看了看，只见姨夫的一只大手从板棚角落里伸了出来，张开的手指抓住了姨妈瘦削的肩膀。他猛然揪住了姨妈的衣袖。他们躲到板棚角落里，便大叫大吵起来。听到了短促的呜咽声。阿列克谢穿好了裤子，刚想奔到院子里去，他便看到姨妈朝地窖奔去，她宽大的衣袖挂到篱笆桩上晾着的水罐上去了。姨妈抓起水罐，高高地举起来，把它往地上摔了下去，又拿起了第二个、第三个。姨夫伸长着脖子，吃惊地看着妻子。随后在台阶梯级上很响地跺着脚，打开了通向外廊的大门，也不看阿列克谢一眼便问道：

“嗯，睡得好吗？”

“好。可是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好象在你们家院子上空飞下

来一只鹞鹰，把小鸡都抓走了。这是什么兆头？”

“梦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可是鹞鹰，它很厉害。它是凶猛残暴的。唉，可是天气啊……天气……去捕捕鱼该多好，就会有鱼汤……新新鲜鲜的。唉，我过去经常欢喜……可是现在没有时间……要把煤和劈柴都搬到板棚里去，要把院子收拾收拾，”姨夫把手指捏紧又松开，呼哧呼哧地大声说道，“我们吃早饭去吧。”

姨妈手指颤抖地放上了杯盘。阿列克谢喝了一口牛奶便放下了杯子。

“你为什么不吃？”姨妈看了看桌子低声地问道。

“不想吃。”

“城里人吃早饭是晚的，”姨夫解释说，“或许是要来一杯……开开胃？箱子里好象有……”

“不用。”

早饭之后，阿列克谢站起身来，谢了姨妈，朝姨夫点了点头，便到岸边去了。

太阳在长满红柳的高高丘陵的上空照耀着。丘陵高处有一块方尖碑闪烁发光。那平静的水面光亮耀眼。阿列克谢停下脚步，他看到河柳丛中露出来的一根根钓鱼竿。一些小孩子就在近旁低声交谈着。他在潮湿的沙土地上走去，悄悄地在这些捕鱼人的身旁坐了下来。阿列克谢久久地看着那些漂子，随后问道：

“你们的朋友彼季卡住在医院里吗？”

“是啊。他不知怎么的胸口痛。”

“他妈妈到阿基姆大叔那里去过。他为了彼季卡，送了她葡萄。你们要是去道谢一下大叔该多好。他欢喜喝鱼汤。”

“我们能捉到鱼！”

“那怕拚了命，也一定要捉到！”

“我们替彼季卡去道谢！……”

“您，叔叔，是住在他家里的吧！”一个头发蓬乱直竖的孩子斜着眼睛问道。

“我是作客来的。晚上你们来吧，他会高兴的。好吧，你们去向他道谢吧。”

“天断黑的时候我们去。”

晚上孩子们鱼贯地光临姨妈家院子来了。而且每人都带着一长串捉到的鱼。

“您好！”孩子们齐声地叫道，“阿基姆大叔，我们带鱼给您来了。”

“什么？是卖鱼的？送货上门？”主人坐在小桌边，笑了一声说，“可以，……用来煮汤……”

“我们不要钱。”

“这该怎么理解呢？”

“阿基姆大叔，谢谢您的葡萄。害病的彼季卡是我们的朋友。他向您问好，谢谢您的葡萄。我们是同班级的……”那个头发蓬乱直竖的男孩看了看自己的朋友们说道，“这个是城里人，他是到我们这里来度假的。”

“啊……你看，好顽皮的孩子……嗯……你们想出了这样的主意。”

阿列克谢注视着姨夫的每一个动作。而姨夫对外甥和妻子一眼也不看。

“他娘，你去寻个盛鱼的家伙来。还有，请孩子们吃……奖赏他们的劳动。”

“孩子们，你们不要回避阿基姆大叔，”阿列克谢大声地建议

说，“他是个见多识广，心地善良的人。你们应该积聚智慧。请他到学校去看看你们的茶园子该多好。”

“我们去给女教师讲，”头发蓬乱直竖的男孩一面答应说，一面把鱼从柳条上解下来，放到一只大碗里。

姨夫站起身来，向一小堆又长又轻的红柳枝条走去，手里捡起了两三根，在膝盖上把它折断了，便掷到柴堆上。而姨妈则慷慨地把一大串一大串的葡萄塞到孩子们的手里。

阿列克谢在送小学生出篱笆门的时候，他把姨夫又大事夸奖了一番：

“从外表上看，他是个阴沉的人，实际上是个善良的人。他是个铁匠，又是个木匠。在园艺方面，他是个行家……所以孩子们，你们不要害臊。他亲自答应过要帮助同学们。他是很乐意的。”

“我们是不会害怕的。”

“明天我们再来。”

姨夫整个夜晚都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咳几声嗽，无缘无故地把水桶撞得砰砰响，又在骂着那只叫人厌烦的公狗。阿列克谢在等待着，姨夫马上就要谈起关于土地和对土地的爱的问题了。可是主人一言不发。

一清早姨夫便悄悄地起了身，来到葡萄园里。他回来后便又躺下去了，鼻头里咕噜咕噜，自言自语地不知说些什么。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孩子们便在窗口下大声喊叫起来了。

“您好啊，是我们！”童声响亮地通知说。

“有什么事，来吧，孩子们，”姨妈邀请说。

姨夫忽然在院子里奔跑起来，可是后来他一下子钻进屋子，便躺到床上去了。

“他有一点病，”姨妈解释道，“他心里不愉快。”

“也许应该去请医生来看看?”

“不用，过去他也有过这种情况，当时人家想削减我们的自留地。没关系，会好的。”

阿列克谢走到台阶上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是这么一回事。阿基姆大叔生了毛病。他躺倒了，真不是时候。我们能不能来帮一下忙呢？要把煤和劈柴搬到板棚里去，免得在雨里淋湿了。阿基姆大叔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我们一下子就行了！”头发蓬乱直竖的男孩象有所准备似地说道。

四个孩子，拿着桶，几乎象跑着一样，兜着圈子在搬煤。姨妈看着孩子们一直在说：

“你们别忙，不要，孩子们。哎哟，我要给你们烤一些这样的圆面包，”她敏捷地从篱笆门口跑到厨房，不时地整一整头上轻盈的围巾。她好象已经忘记了，她有一个操心劳碌的丈夫阿基姆，忘记了她有繁杂的做不完的家务。她跟孩子交谈着，在她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淘气的光泽。她好象又回到了那年轻时代的姨妈一样——一个健谈的女人，一个爱唱歌的女人。

孩子们脸色都已经绯红了。阿列克谢有时抬起头来，朝窗户看一看，他看到姨夫向窗户口走近来，那时，一条窗帘有时稍稍被挪开了一点。

邻居们从旁走过，都停下脚步来惊疑地看着。

早饭之后，小学生们用锄头和铲子把院子清理了一番。第二天，孩子们商量好用小车从山谷里装来了粘土，趁着好天气，用来涂住宅和地窖。孩子们在姨妈的院子里一直忙碌到周末。他们把所有早熟的葡萄都吃完了，可是把马铃薯也都刨出来了，把马铃薯的枝叶集成了一堆，还把全部自留地都铲平修整好了。

阿列克谢在农村消费合作社里买了高价的糖果，他把糖果交给了头发蓬乱直竖的男孩。

“阿基姆大叔要我转交给你们的。”

“谢谢啦。”

“假如有什么需要，我们会经常……”

女教师来了，这是一个剪着短发胖胖的年轻教师。她接受了阿列克谢的建议：“不要回避大叔，而应该运用他的帮助。”阿列克谢感到，阿基姆姨夫已无法再睡在床上，躺着喝菜汤了，这已经使他如负重担了。

已经到该动身的时候了。星期六的早晨阿列克谢说道：

“我要去了。今天。”

“为什么要这样呢？”姨妈问道。

“应该干活。”

“说得对，”姨夫说着，同时恶狠狠地朝阿列克谢看了一眼，“大家都应该干活。没有时间来躺着。假期只是为了那些懒汉。”

“过一些时候我会到你们这里来的。来进行教学辅导。那时候你们要开始采葡萄了。而且我要请一些朋友跟我一道来。因为我们两个集体农庄在竞赛。我们要来做总结。”

“这当然可以，”姨夫沙哑地说。

阿列克谢把外套披在肩上，抽起烟来。

姨妈把一个满是油渍的包裹塞给外甥，她轻声地说道：

“你拿着。这是新鲜的牛油，是我昨天搞的，还有脂油。跟阿基姆在一起，我苦透了。他有一种老的思想底子，就是欢喜人家来羡慕他，同时想表明，他是个老把式，是个主人，当初不该把他驱逐。你到波林卡那里去一趟吧，”姨妈把桌上的面包屑都扒到一起，“仔细看看我的女婿。也许，我的担心是白费的。我不

止一次地想过，我要出去，可是老是拖延着，”她沉入幻想地轻声说道：“他们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她泪水盈眶，可是姨妈在笑着，没有看着外甥说，“女婿维克多，他倒是不错的，有文化，爱劳动，他就是老喜欢争论和谈论生活的问题。有点不知分寸。”

“我去。明天就去。”

阿列克谢站起身来，跟姨妈握了握手，向篱笆门跨步走去。

（齐戈译）

# 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

(喜剧)

奥基耶·约塞利安尼

## 人 物

阿迦保·巴格维拉杰

盖莎丽娅——他的妻子

约维里——阿迦保和盖莎丽娅的长子

基多——他们的次子

杜尔米施汉——他们的三子

布呼基——他们的幼子

葛高拉——约维里的妻子

茹茹娜——基多的妻子

兰达——杜尔米施汉的妻子

扎高——布呼基的未婚妻

卡尔贝——阿迦保的邻居

故事发生在今天的格鲁吉亚一个乡村里

## 第 一 场

农舍底层的一个大房间。泥地，熏黑的炉灶。炉火上



用钩子吊着一只锅。炉灶的旁边放着一只瓦罐。在屋子的一角是一张沙发床。床上铺着毯子。床边是一个竹书架和一台电视机。在对面的屋角里堆放着些煎锅、瓦罐和其他家什。房梁上吊着一串串的辣椒和蕃红花。阿迦保躺在床上，翻着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偶尔也停下来仔细看看。盖莎丽娅上场，她显然由于某种原因很激动。由于兴奋和喜悦，她在房间里忙乱地奔走了一会，不知干什么好。后来发现了阿迦保，就一下子冲着他斥责起来。

盖莎丽娅 你这是干什么，阿迦保？

阿迦保 嘿，嘿嘿……

盖莎丽娅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喂，你为什么老是闲躺着，我的冤家？……

阿迦保 (还是那样地)嘿，嘿嘿！

盖莎丽娅 我真不想看见你！你真完全疯了！你就是不爱自己的孩子，一点也不关心他们！我向上帝起誓，你就是不关心他们！真没良心！

阿迦保 (照旧地)嘿，嘿嘿！

盖莎丽娅 快扔了你那本倒霉的书吧，别一个劲地嘟嘟囔囔了，……要不然……我真要发疯了！你等着瞧吧！

阿迦保 (终于拍地一下合上书，若无其事地)什么事啊，盖莎丽娅？

盖莎丽娅 (气得差一点说不出话来)什么事？(郑重其事地)阿迦保·巴格维拉杰，要注意，你有毛病！

阿迦保 是吗？……那你说我还能活多久啊？

盖莎丽娅 天晓得你呀！你打从知道了布呼基订婚的事以后，就象丢了魂似的。

阿迦保 这倒是事实。

盖莎丽娅 这是因为你太高兴啦……！本来嘛……高兴的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受用的。其实，我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我真傻，我自己不也象发神经似地坐立不安吗。

阿迦保 嗯，你这才这是由于高兴呢，盖莎丽娅……

盖莎丽娅 那么你呢，该死的？看看我的眼睛。

阿迦保 有什么好看的？已经看了四十六年了。真的，你可怜可怜我吧……

盖莎丽娅 这么说，你看了我四十六年，讨厌我了，还要我可怜你呀？！你们这一族人都给我滚吧，阿迦保·巴格维拉杰！你们整个一族人，除了我的儿子们……你别再一个劲地躺着了，还是给我起来吧！否则，我要是不拔光你的眉毛，那我就不姓达施尼安！

阿迦保 (十分心平气和地)你安静点，盖莎丽娅！你是幸福的，我亲爱的……

盖莎丽娅 难道你是不幸的？真见你的鬼！你是病号？还是无事可做？还是我父母或者我的孩子们给你丢脸啦？(朝上举起双手)上帝啊！保佑他们健康……或者是我给你教养出这些有学问的儿子，这事做错啦？

阿迦保 当然啦，这没错，盖莎丽娅，但是……

盖莎丽娅 那么你还要什么呢？不，这只不过是幸福使你眼花缭乱，冲昏了头脑。当然啰……，在我们所有的亲戚中就你一个人识几个字，而这还是因为你在神父家当长工学的。

阿迦保 冲昏头脑了？冲得可厉害啦！唉，盖莎丽娅，既然你是希望我幸福，为什么又毁了我的生活呢？啊？

难道不是毁了吗?!

盖莎丽娅 上帝呀，别听他的！他不是埋怨你！这是他一时的糊涂。他是你恭顺的奴隶……

阿迦保 既然你对上帝是如此虔诚，盖莎丽娅，那么为什么你要在人间给我造了这么个地狱呢？你说呀！

盖莎丽娅 你都胡扯些什么，你这倒霉的！我给他造了个地狱！孩子们差一点没当上部长，难道这对你是地狱？也许你是希望他们直到现在还和泥巴打交道，是吗？你可回答我呀！是哑了，还是怎么的，该死的？为了你这混账的腰痛病，四个大夫围着你团团转，难道这也是地狱……地狱？……而在这以前，你根本就连这些大夫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

阿迦保 这倒是事实。不知道。

盖莎丽娅 你也不配知道……比方说，我们的小儿子布呼基，是个聪明的孩子，我的幸福，我的欢乐……而你又为他做了些什么呢？一连四年不让他去念书，强迫他和泥巴打交道，你这样做还能算是个父亲吗？不行，我要给他娶个城里的媳妇！

阿迦保 好啦，盖莎丽娅，反正你和你的儿子们的目的达到了。你们把我的小儿子，我最后的希望也给夺走了……

盖莎丽娅 (洋洋得意地)是啊……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非常巧妙地骗过了你和这个……你好朋友的女儿……她想的倒不错！

阿迦保 扎高……我的姑娘……如果我不管，那她将会怎么样呢！

盖莎丽娅 但愿你和你那独眼的约尔旦晕头转向去吧！你怎么会想得出来，我和我的儿子会让这个没教养的姑娘，一个没有名望的泥土匠的女儿到家里来。

阿迦保 他们不是泥土匠，他们在制造酒坛子。要是没有他们的酒坛子，我们的酒往哪里放呢？

盖莎丽娅 反正一样！你忘了，我是达施尼安！

阿迦保 好啦，现在你们算是找到了门当户对的人了……

盖莎丽娅 难道不是吗？难道我的杜尔米施汉不是受大家所尊敬的人吗？（沉入幻想）唉，阿迦保，你没和我去第比利斯参加订婚礼，多可惜呀！要是你能看到我去过的地方该有多好啊！在我新的亲家那里什么东西没有呀！

阿迦保 别高兴得太早，盖莎丽娅……他们现在可还不是我们的亲家呢！

盖莎丽娅 瞧你说的！别高兴太早。一切都谈妥啦，不会反悔的……你可不知道，他们多有钱呀，阿迦保？他们阔得连我们整个村子都可以随便地买进卖出呢……

阿迦保 这样说来，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小商贩。

盖莎丽娅 你这人有时一开口，就使人讨厌……小商贩！你认为他们也象农村商店的售货员一样，往柜台上一站，就开始错顾客的钱吗？在第比利斯他是商业部门的一个主要负责人，是最最主要的！你懂吗？人家不过是想要和杜尔米施汉家攀亲……否则他的女儿我们连见都见不到呢，就象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

阿迦保 不见得吧……

盖莎丽娅 是见不到吆。杜尔米施汉成为一个大人物了，这是我们的幸福。天哪，我这是干吗和你坐在一起游手好闲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真是……你快给我起来吧！那怕是稍微帮一帮我的忙也好啊！去参加婚礼，应该多带些东西，是的，就是这样！你别和我抬杠！在你儿子的婚礼上应该有你亲自酿的酒，阿迦保·巴格维拉杰！听见了吗？就是这些！绝不会要求你做更多的事情！你也别以为他们什么时候会稀罕你的象水一样的蹩脚酒。啊呀，阿迦保，我一点也没有对你说起过？

阿 迦 保 难道你还没有讲完？

盖莎丽娅 当然没有……我怎么能把这给忘了呢？你听着……婚礼后，马上……就在当天夜里……他们……是这么一回事，亲家为他们购买了这些……哎，……不是票子……而是……叫什么来着？凭了它们可以到国外去的？

阿 迦 保 这就叫做……

盖莎丽娅 你快告诉我吧！瞧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阿 迦 保 可能是旅行证吧！？

盖莎丽娅 一点不错，旅行证。新婚夫妇凭这些旅行证可以马上去国外玩上两个星期，接着再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后还可以到海滨去休息……这是多么美好啊！（停顿一下）你还记得不，阿迦保，我和你结婚时的情形……？结婚后的第二天早晨，婆婆（但愿她进入天堂）就把一筐粪挎在我的肩上……直到现在我背还直不起来呢……嗯，幸好我们

的孩子们不会再看到这些了……

阿 迦 保 (忧郁地)很遗憾,盖莎丽娅,我和你见到过的很多东西,我们的孩子们是看不到了。毫无办法!

盖 莎 丽 娅 谢天谢地!

[从院子里传来汽车开近的声音,接着狗叫起来了。]

好象有人到我们这里来了……你看看窗外吧!(阿迦保往沙发床上躺)

你干吗又躺了?

(窗外一个妇女的叫喊声)“爸爸!”

(跑近窗口)啊呀,满院子都是汽车……!发生什么事了……。你快给我起来吧……

[阿迦保打开书。

我的圣母呀,这不是我们的杜尔米施汉吗!天哪,发生什么事了?(跑近门口,把门打开,并叫喊着)我的孩子们!……回来了!……出什么事啦?我们完蛋了,完蛋了!(跑出门外)

[阿迦保偷偷地朝窗外看了一会,然后又重新躺下,用打开的书把自己的脸盖起来。院子里一片嘈杂,忙乱。妇女的哀哭声,男人的叫喊声:“爸爸!”“妈妈!”“我们多么悲痛啊!”“多么不幸啊!”盖莎丽娅的声音:“杜尔米施汉,布呼基,我亲爱的孩子!你们好吗?这是基多、约维里、茹茹娜……兰达呢?为什么不见她呀?”基多的嗓音:“妈妈,父亲怎么啦?”杜尔米施汉的声音:“爸爸!爸爸!”……接着约维里、基多、杜尔米施汉、布呼基、兰达、茹茹娜、葛高拉和盖莎丽娅悲泣和哭叫着走

进屋子。葛高拉走近阿迦保躺着的床，并跪下去。

葛 高 拉 (边哭边说)好爸爸! 亲爱的爸爸! 可爱的爸爸!  
[阿迦保突然欠起身子,并坐了起来。大家都目瞪口呆。

好爸爸! 我们的希望! 我们亲爱的! (她很奇怪,其他媳妇都不附和她。她转过脸来。开始向后转,然后随着大家的目光转向沙发床。看见了阿迦保。突然尖叫一声,奔到自己的丈夫跟前,失去了知觉)

[盖莎丽娅和儿媳妇惊惶地忙乱起来,千方百计使她恢复知觉。有一个人还朝她脸上泼了点冷水。阿迦保慢条斯理,一本正经地起来。对放在地上的便鞋打量了好久,然后终于穿上了鞋,同样不慌不忙地扣上衣领,理了理腰带。

阿 迦 保 (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地)你们好!

杜尔米施汉 爸爸?!

阿 迦 保 你这么久没有看见我了,很难认出我来啦。

杜尔米施汉 爸爸,你说什么啦……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呢?

约 维 里 你气色很好,父亲。我就是这么想的,你不会……

阿 迦 保 可不是,农庄主席! 你是在前天见到我的……你记得吗? 那时候我正站在齐膝深的水里修理磨坊……

约 维 里 是啊! 你那时还是蛮好的。我真奇怪,才三天功夫,你会出了什么事。

基 多 (清醒过来。跑近父亲并和他拥抱)爸爸,你的身体很棒,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你撂倒。

杜尔米施汉 (也和父亲拥抱)我老当益壮的父亲!

约 维 里 (握父亲的手)究竟是谁把我们扰乱成这个样子?

阿 迦 保 (对布呼基说)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呢?  
来,你过来!

(布呼基走近阿迦保。阿迦保把双手搭在布呼基的肩上)怎么?就要成为农学家了,是吗?

布 呼 基 是的,爸爸。今年就要毕业了。

阿 迦 保 很好,我的孩子。在第比利斯这个职业是非常需要的。

[布呼基有些发窘。

那好吧……

[阿迦保和布呼基拥抱,但没有吻他。然后眯着眼睛看着儿媳妇们,似乎是在极力地回忆,他们是些什么人。

盖 莎 丽 娅 你干吗眯着眼睛?你怎么啦?难道你真的丧失了记忆力了吗?

阿 迦 保 (装出好象是刚才才认出儿媳妇们来。向他们问好)咳,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孩子,我们老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

盖 莎 丽 娅 (抱歉的口吻)别理他,这个不幸的老头完全发疯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他这是怎么搞的……。 (突然想起)我的天哪,我这是在干些什么呀! (开始忙着找椅子)你们请坐吧!请坐! (抓起一把三脚凳,抹去上面的灰尘,想叫兰达坐,但犹豫不决。接着又拿来一把竹椅子,又马上改变了主意)你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坐在这里? (阿迦保毫无反应)你快给我清醒清醒吧!我是把你当人看,才跟你说话的——快到上面拿几把椅子下来



吧……

阿 迦 保 盖莎丽娅,你认出他们来了吗?

盖 莎 丽 娅 你这是胡说些什么呀!你这该死的,真要把我给气疯啦。(发怒地走了)

阿 迦 保 (把一张方凳子递给约维里)坐下吧!(约维里坐了下来)我的媳妇,你也坐下吧!(递给葛高拉一把竹椅子)看来,你是真正喜欢我的。(葛高拉困惑地坐下)

基 多 父亲,我永远也不会相信,有什么东西能把你撂倒。

阿 迦 保 当然啰。你是知道的,我和你是一条藤上的瓜嘛。(把一条长凳放到基多的面前)坐吧!

基 多 父亲,祝你长寿。

阿 迦 保 坐下!坐下!……啊,是你啊,茹茹娜!我的儿媳妇,你近况如何?坐吧!(茹茹娜感到有点不自然,和兰达,杜尔米施汉彼此看了一眼)

杜尔米施汉 (往床上坐)亲爱的爸爸!

阿 迦 保 (打断了他的话)站起来!

杜尔米施汉 你说什么?

阿 迦 保 我说,叫你起来!

杜尔米施汉 噢,起来?那好吧。(别人不帮他,自己站不起来)

阿 迦 保 (扶起他来)应该记住这里的规矩。(对茹茹娜说)你怎么不坐呢?(拿来一张三脚小凳放在杜尔米施汉的面前)亲爱的高高,你到这里来坐!(兰达惊奇地望着自己的丈夫)你不要大惊小怪,我们就是这样叫他的。你自己应该懂得,一天之内做父母的要叫唤孩子多少遍啊。喏,你来试试看,如果

一天念上一百遍杜—尔—米—施—汉，那舌头都会变硬的。而叫高高这个名字就简单些。我们就是这样叫唤他的。我原先还想把这个名字登记在出生证上，但是我的内弟——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却偷偷地背着我就登记了他的全名。显然，他那时就已经知道，他的外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把一只同样的三脚小凳放到兰达的面前）你也坐下吧！还是坐下来好。

〔兰达想坐下来，但窄小的连衫裙妨碍着她，不要紧，不要紧……他们都是坐这些三脚凳子长大的。高椅子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布呼基，谢天谢地，我总算把他的名字给保留下来了。你单独坐，坐到沙发床上去。〕

〔盖莎丽娅拿着几把椅子进来。〕

盖莎丽娅 （上气不接下气地）我和你结婚的这一天真是可诅咒的一天。

阿迦保 盖莎丽娅，你说得对，当初你就应该明白，做一个农民的妻子是很痛苦的。

盖莎丽娅 （发现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坐在三脚小凳子上）啊，我的天哪！你们怎么坐在这些三脚凳子上呀！我为什么要活到今天呀？！

阿迦保 我也对他们说，为什么要坐三脚凳？我说，我马上去拿几张椅子来。但是他们连听也不想听。他们都不同意。就是这样。他们还说，他们自己能够照料自己……这样也对……

盖莎丽娅 好不容易盼到他们回来，而我们竟是这样来招待他们！

- 阿 迦 保 如果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坐，那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又不是什么愚昧无知的人，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办。亲爱的高高、茹茹娜，我说的对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第一个儿媳妇，第一个给我们带来欢乐的葛高拉？（笑着）
- 葛 高 拉 是的，爸爸，是这样……当然是这样。
- 阿 迦 保 可你母亲不相信，难道我能厚着脸皮对你们说谎而又不觉得脸红吗？
- 基 多 父亲，请你原谅，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是你为啥不问问，我们为什么突然回来，而且是大家一起回来了？
- 阿 迦 保 别打岔，孩子……我和老婆子有什么不好谈的，这又跟谁有关系呢？不要插嘴！
- 盖 莎 丽 娅 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对阿迦保说）这都是因为你！是你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的。（开始把椅子往儿子们身旁挪近）我亲爱的孩子们，坐吧！坐吧！
- 阿 迦 保 盖莎丽娅，他们不会要的，真的，不会要的。（茹茹娜和兰达原来打算站起来，但是听到这话后，只得仍旧坐在三脚凳上）喂，你看到没有，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他们不要坐椅子，我亲爱的，他们宁愿随便些。我和你已经讨厌这些三脚板凳了，可他们的看法显然和我们不同。
- 盖 莎 丽 娅 亲爱的孩子啊，我可不能心安理得地眼看着你们在这里受罪。
- 阿 迦 保 嘿，可真稀奇！我在三脚凳上坐了七十年，你从来也没有感到丝毫的担心，而现在你却担心他们在两天之内就会把自己的背脊折断！

杜尔米施汉 你在说什么呀，父亲！难道我们不就是在这里长大起来的……

阿 迦 保 你听见了杜尔米施汉说的话吗，盖莎丽娅？我已经说过了嘛，他们不愿意。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些三脚凳就等于是他们的童年，又有什么样的椅子能够代替得了它呢……

盖 莎 丽 娅 我的孩子，我的心肝，谁会和你争辩？当然，你是在这里长大起来的。但是要知道，你对这里的一切都已经生疏了。就拿我自己来说，最近一次去你们那里总共才住了两天，可是，回到家以后，两个星期都无法坐到炉灶旁边去。对好事情总是很快就会习惯的……

阿 迦 保 喔，很快，盖莎丽娅，可真快呀！就拿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吧，看到他们坐在安乐椅上，你真会相信，他们似乎从来也没有坐过其他什么别的椅子似的……习惯了……

盖 莎 丽 娅 但愿任何灾难都不要降临到他们头上！

阿 迦 保 不会的，盖莎丽娅，是不会的！他们可不是那种会遭灾的人……。可我不需要什么安乐椅，恰恰相反，坐在三脚凳上倒觉得自在些。还记得吧？去年在我们的尼媞命名的那天……

盖 莎 丽 娅 尼媞……我的小乖乖！（对杜尔米施汉）她好吗，我的小宝贝？

阿 迦 保 她会有什么呢？盖莎丽娅。你两句话也不让人家说完。

盖 莎 丽 娅 够了，你还要说些什么呢……？你还是让我好好地瞧瞧他们吧！让我享受享受吧！

阿 迦 保 来得及的！你还记得吗，高高？在尼媞命名的那天，我在你们那里喝醉了酒，往椅子上一靠，也许是靠得太猛了些；因为连人带椅子一起往后移去，滑倒了下来，你们家的地板是打腊的。只听到咕咚一声，就跌倒在地上……，如果真是倒在泥地上倒还不错……可你们家怎么会有泥地呢？

盖 莎 丽 娅 在众人面前给孩子丢了脸，还在这里夸口呢！

阿 迦 保 都怪这些可诅咒的椅子。在家里，坐在三脚凳上，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喝起酒来也会当心。即使万一我由于开心笑得摔下来的话，毕竟是离地面很近。摇晃一下，往地上一撑，就可以站起来。

盖 莎 丽 娅 好啦，好啦。你还是可怜可怜他们吧……

阿 迦 保 你说得对，盖莎丽娅。我不该尽说这些个事。喂，你们都生活得怎样？都忙些什么，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寄来的汇款和书信，我们都按时收到，对此我们没有意见。事实就是事实。不过，互相见见面有时也是需要的，不是吗？

基 多 (略欠起身)谢谢你，父亲。我们都象你儿子们应该的那样生活着。

阿 迦 保 坐着！我的好孩子。(一只手搭在基多的肩上，迫使他坐下)好啊！这样很好。但不管怎样，如果能直接听到和亲眼看到这些时，总是要更愉快些，对吗，盖莎丽娅？

盖 莎 丽 娅 是的，阿迦保，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里是多么幸福啊！

杜尔米施汉 可是，究竟是谁，是谁把我们大家吓得如此心惊

胆战？

盖莎丽娅 你说什么，孩子？

阿迦保 你知道吗，老婆子？事情可不简单啊……如今世道变啦，如果做子女的来探望父母，就好象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似的……

盖莎丽娅 你总是说些刻薄话，……他们哪有空闲时间，在单位里也好，在家里也好，事情总是多得不得了，而且还要照料自己。你想过这些吗？

阿迦保 是的，盖莎丽娅，对他们应该谅解的。难道他们会遗忘和抛弃我们吗？永远不会的！无论是我和你也好，还是家里的炉灶也好……还有我们家的小葡萄园和集体农庄的大葡萄园，农庄的土地和果园……这一切他们都不会遗忘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要对他们讲，在今年的冬天，他们的一棵梨树上有一个小枝枯死了。要是他们知道的话，将会伤心的。

基多 你说什么，父亲？多好的一棵梨树呀！

阿迦保 这棵梨树还活着，是我们把它保护下来了。这件事，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无论是口头，还是在书信中……

杜尔米施汉 你说这个干啥呢，父亲？我们爱梨树，也爱葡萄园。可难道说我们为了这个非要住在农村不可吗？

阿迦保 不一定。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你们……就拿约维里来说，他是我们农庄的主席。可是连他也不知道，在卡夫莎基茨克山上的葡萄园因为雪崩而毁了……

约 维 里 你说什么呀, 父亲! 这是多好的葡萄园啊! 唉, 那里的堤坝也早该加固加固了。

阿 迦 保 要是加固了, 那就好了。

约 维 里 这可不那么简单。首先要编制一个预算, 然后还要审批……

杜尔米施汉 可国家预算规定有保护劳动的经费……而且技术设备你们这里也有。

基 多 有的。你听见我们部长说的话吗, 约维里?

约 维 里 他说起来倒是挺容易。

杜尔米施汉 部长也好, 不是部长也好, 但这件事应该你们自己去做的。

基 多 区执行委员会和技术指导也不会来帮助你们拌水泥的。对吗, 爸爸?

盖 莎 丽 娅 我看到你们大家在一起真是高兴极了! ……

阿 迦 保 对, 我的孩子们。部长管发命令, 区管备案, 而我们集体农庄就执行……各人都应做自己的事。就拿你农庄主席来说吧, 是个有学问的人, 就应该开导开导我们么! 而事实上又怎样呢? 以前——河水一泛滥, 开始从田里和葡萄园里冲走沃土,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我们马上互相召集起来, 兄弟们和乡邻们大伙在一起, 站在齐膝的水里, 筑起了几条拦河坝, 然后又用石头、砾石、柳树桩和白蜡树桩把它们结结实实地加固好, 这样河水一下子就归了槽。而现在, 要是再发生点什么的话, 还是我们这些人: 我, 杰奥菲尔, 约尔旦(布呼基全身颤抖了一下) 和伊拉里恩。现在就我们这几个人在跟这个该死的磨坊打交道。我们都是竭尽全力去

做……但是力气已经不行了……老啦……前些日子我们自己也差一点让水给冲走。要知道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家着想……磨坊可是集体农庄的啊……

杜尔米施汉 父亲，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着这样大型的联合企业，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农业的时候，这个小小的磨坊又算得了什么呢……

阿 迦 保 当然啦，现在我们这里也有了拖拉机，锄草机，播种机，还有收茶、运茶用的各种机器……应有尽有。

杜尔米施汉 是嘛，父亲，你一切都知道，但就是不想去理解。

阿 迦 保 我是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在这个联合企业里，我指的是我们的磨粉联合企业，一会儿电没有了，一会儿皮带断了，一会儿是这个大磨没有收拾好，一会儿又……唉，这怎么说呢！……这一点最好让你们的母亲用她那甜蜜的嗓子来说给你们听……

盖 莎 丽 娅 关于这个，我的孩子们，我倒能给你们说一说。当然喽，我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我不知道磨坊里的情况怎样，但有一点我清楚，就是你们的新磨磨出来的都是些麸子裹着面的东西，又粗又不好。大概你们都想让我给你们做些你们最喜欢吃的那种烘饼吧，可我不知道用这种东西能不能做得出来……

基 多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的成绩呀……

阿 迦 保 难道我说这些是为了否定我们的成绩？谁能否定拖拉机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它爬不上卡夫莎基茨克山，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你们可以问一问



约维里或者那怕问一问布呼基也行——不管怎样，他还跟我们劳动过四年，——到库齐山拖拉机总算还能勉强地爬到，可到了那里它就不得不调转头了……

布 呼 基 啊，那儿的地多好呀！……难道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出一条通到那里的路吗？

阿 迦 保 到现在还没哪，孩子……谁去开呢？……大家象你一样，都走了……

布 呼 基 是啊……

盖 莎 丽 娅 瞧，他只要一谈到这些，那就来劲了，话匣子一打开，就没个完了……谁要听你这老头子的胡思乱想！……（又把椅子向兰达挪近了些）孩子，你这样坐着很不舒服，还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好些……当然，这把椅子也不怎么好，但总归对你还比较合适些……

阿 迦 保 别打扰他们好不好，盖莎丽娅，他们比你清楚，在那儿坐更舒服些……

盖 莎 丽 娅 你自己最好别再闲扯了……他们现在可顾不上谈天，要知道他们一路上够累的了……

杜尔米施汉 问题不在这儿，而是你们把我们都吓死了……

兰 达 真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基 多 父亲，真是这样的。这该怎样理解呢？（想站起来）

阿 迦 保 （把基多按在凳子上）你们在说些什么呀？我想，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盖 莎 丽 娅 等一等，阿迦保……大概真出了什么祸事啦。

阿 迦 保 你难道想说，只有我们的死讯才能把孩子们赶回来吗？

基 多 可我们还是想知道……

阿 迦 保 (打断他的话)我懂了! 盖莎丽娅,是这么回事。他们很久没来看我们了,这你是知道的。当然,他们早就准备来的,但每次都推迟了。他们说,今天不行,那就明天吧,不是这个星期,就是下个月。但一直都未能成行,因为大家都是些忙人嘛……而现在已经连来这里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对兰达讲)对吧,我的好媳妇?于是他们就互相打电话联系:他们说,让我们一起回去,这样好些。但这样还是不太妥当,因为我们不能不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突然地想起我们了,而且大伙一下都来了。于是他们便决定这样说,似乎听说我们这儿发生了不幸的事——生病了或是什么比这更坏的事。

约 维 里 父亲,也许是这样的。但我呢?我和你可是天天都见面的。

阿 迦 保 是的,天天见面。可不是吗,就连你的声音我也是经常听见的!“阿迦保·巴格维拉杰,放牲口去!”“阿迦保·巴格维拉杰,肉和牛奶为什么还没去交售?”“阿迦保·巴格维拉杰,葡萄园应该翻一下了,或者茶林该除草了……”要不然就是——桥该修理一下了,区委书记要来这里……而你妈妈采茶也已经采不动了,挑肥也……

盖 莎 丽 娅 我那能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阿 迦 保 因此,她连看看你,听听你的声音的这点快乐也完全给剥夺了……

盖 莎 丽 娅 你等等……(仔细地注视着兰达和杜尔米施汉)

也许是我们的新亲家发生了什么祸事了吧？

兰 达 不，他们可没什么事……不过，你们好象认为我和杜尔米施汉很空闲似的……

盖 莎 丽 娅 兰达，你生什么气呀？瞧，他们也都平安无事，这就是说，上帝暂时还是保佑我们的……

兰 达 噢，杜尔米施汉，不知你怎样认为，可我是无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还象话吗？……你是收到电报了，还是实际上……

杜尔米施汉 我亲手收到的……

兰 达 (发狠地说)但在这儿我没看见死人哪。

盖 莎 丽 娅 我的天呀！你在说些什么？你好好想想吧！

阿 迦 保 盖莎丽娅，我不是跟你说，他们是接到了关于我们不好的消息了……

基 多 岂止是不好，差一点都要把我们急疯了……

茹 茹 娜 你倒给我们好好解释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 迦 保 茹茹娜，如果事情涉及到亲人，这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喽……

葛 高 拉 爸爸，你们千万别有什么不幸啊！……

兰 达 当然，千万别……然而人总是要死的，这对任何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

盖 莎 丽 娅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一点也不懂……

[窗外响起了狗叫声，但马上又不叫了，随后，惊惶不安的卡尔贝喊着“大嫂”跑了进来。

卡 尔 贝 (跑到阿迦保跟前)大哥，你还活着？(环视四周)你也活着，大嫂？谢天谢地。可我已经在担心，怕你们俩中间至少有一个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的心差点都要碎了。

盖莎丽娅 卡尔贝,我们家出了什么事,也许你知道吧?

卡尔贝 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环顾四周)好象是你们全家都团圆了。看着你们就象看到一张照相……

阿迦保 一幅送葬场面。

卡尔贝 大哥,那你以为是什么呢?现在是只有死了人才能把亲人们召集在一起呀……

盖莎丽娅 瞧你这张嘴可真恶毒啊,卡尔贝……

卡尔贝 毫无办法,亲爱的嫂子。  
(和杜尔米施汉讲)你好,高高。当然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真的是你。  
(和杜尔米施汉拥抱)你对我的记忆力不感到惊奇吗?但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反正你是认不出我的。

杜尔米施汉 卡尔贝,那能呢?我和你只不过不是同日生的而已,除此以外,我们过去一直是形影不离的……

卡尔贝 说实话——你是不是一下就认出我的?……

杜尔米施汉 当然喽!一下就……

兰 达 (给丈夫整理着领带说)天呀!怎么这里大家都认为我们是那种六亲不认的人——既抛弃了父母,又遗忘了朋友。难道为了让大家相信你不是这种人,就一定要呆在这里掏炉灰吗?……(指着炉灶)

卡尔贝 大概这位就是你的夫人。(把手伸给兰达)我尊敬的夫人,你好吗?您的小闺女怎样?尊敬的盖莎丽娅跟我讲,这个小乖乖说英语就跟我说格鲁吉亚话一样流利。

盖莎丽娅 比你说格鲁吉亚话还要好呢,卡尔贝。

葛高拉 我们的妮娜,是姑娘的宝贝。

- 卡 尔 贝 啊……基多！你好。听说你就在附近，在区里……  
你有时顺便来看看我们也好啊……
- 茹 茹 娜 他总是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的，忙得不可  
开交。可就是不知道他是到哪儿去的。
- 卡 尔 贝 布呼基，你好！这里在流传着关于你的种种传说，  
这是真的吗？
- 布 呼 基 你好，卡尔贝。
- 卡 尔 贝 不，你要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真没料到  
你这一着儿……真的，这可有点不象男子汉大丈夫干的，但至少是聪明的。本来么，人生几何，应该及时行乐，否则……比方拿我来说吧，只是埋头  
劳动，但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农庄主席，就因为我还在工厂里工作，就连说话也不愿意和我说。好象我不是人似的。可我哪一点比别人差呢？不管  
怎么说，我至少一半在集体农庄里。不，当你还没有唾弃这儿的一切、一跑了事之前，是不会有出息的。
- 约 维 里 在工厂里你也是不会有出息的。你在自己家里是  
个外人，在别人家里——那就更不用说了。
- 杜尔米施汉 亲爱的卡尔贝，谁也不需要三心二意的人。
- 约 维 里 你最好是完全到工厂去……
- 卡 尔 贝 说得倒容易……大哥，你还记得我父亲临死时的  
情形吧，是啊，你当时是在场的。你还记得那时他  
对我说了些什么吧？他说：“我的儿子，我从来没  
要求你做过什么，也从未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但是如果你敢把我的炉灶拆毁的话，那我的鬼魂也会来和你算帐的……”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

这儿。再说，你又怎么走呢。要知道，只要我一走——马上就会把我这一小块可怜的土地收去的，而过后我就只能在工厂里找间小房间住，而如果我的亡父真的来了，那我怎么给他生炉子？又怎么能请他喝纯葡萄酒呢？大哥，你是知道的，他是不喝商店里买的那些无味的饮料的。

阿 迦 保 好啦，亲爱的，好啦，应该想些别的什么了。这些小凳子，如果再配上一个小桌子，上面摆些佳酒美肴，那该多好啊……

卡 尔 贝 当然是这样。即使我卡尔贝真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也要向你们证明，在请客吃饭方面我可决不是这样的……我可以马上为你们准备好……而且很快。

阿 迦 保 不，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好了，而现在，我周围有这么多儿子和儿媳妇，如果还要劳驾你的话，那简直是不可饶恕了。（和布呼基讲）孩子，我的烟斗在炉灶上，给我拿来。（布呼基站了起来，感到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了。阿迦保坐到他的位子上，跷起了二郎腿）

布 呼 基 （走回来）父亲，给你……（布呼基把烟斗递给阿迦保）

阿 迦 保 谢谢，我的孩子……你倒还没忘记我的东西放在哪里。

布 呼 基 当然喽，爸爸……

阿 迦 保 基多，我的孩子……（基多很高兴地跳起来）这个小混蛋没把烟荷包给我拿来。如果你爱我的话，请你把它给我。

基多 别说是烟荷包,整个炉灶我都能给你端来……  
阿迦保 不必这样,亲爱的。炉灶好好地在那儿,那暂时就让它呆在那儿吧。喂,来啊,给我装上烟吧。高高……你最会装了。

[杜尔米施汉站起来去装烟。]

盖莎丽娅 他疯了,真的,他完全疯了。

阿迦保 盖莎丽娅,你就和我并排坐在一起吧。

盖莎丽娅 你还胡想些什么,我们现在哪有工夫坐啊!

阿迦保 盖莎丽娅,正是现在我和你才能坐一会。我说得对吧,我的儿媳妇们?

葛高拉 (看着坐在三脚小凳上的兰达,她显得疲惫不堪和干啥都愿意)当然。妈妈,我们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阿迦保 瞧,你自己看到了吧!你爱不爱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呢?

盖莎丽娅 你怎么了,老头子?说话得有个分寸。不爱他们,我还能爱谁?对我来说有谁比他们更亲呢?

阿迦保 如果你真爱他们,就要记住:爱——不是一句空话,而要有实际行动。你应该尽量做到,不仅是你高兴,而且要他们也感到高兴。

[杜尔米施汉把装好的烟斗递给父亲。]

谢谢,请原谅,麻烦你了。约维里,我不太喜欢用火柴点烟,因为点火柴时有一股硫磺味。麻烦你把炉子里的灰拨一拨,给我用炭火点吧。

(约维里拿着烟斗,走向炉灶)

哎,我谈到哪儿了,噢,想起来了!盖莎丽娅,到我这儿来,老太婆,一起来坐一会。

盖莎丽娅 我现在怎么能坐呢?

阿 迦 保 没关系，坐一会吧。当大家一看到，我和你这样坐着，他们马上就会张罗起来的，而且这会给他们带来快乐的。

盖 莎 丽 娅 我可不习惯这样坐着不干活。

阿 迦 保 老婆子，你想要什么？你想让他们坐着，而你去张罗吗？

盖 莎 丽 娅 哎，这话我可没说过……

阿 迦 保 你为什么认为一个年老体弱的老太婆所能干的活儿，三个年轻的婆娘倒反而做不了呢？啊？而且还都是身强体壮的呢……

盖 莎 丽 娅 可我也不能这样坐着不干活呀！

葛 高 拉 妈妈，别争了。爸爸说得对，快坐下吧，坐下吧！

〔盖莎丽娅犹豫不决地走向沙发床，忸忸怩怩地和阿迦保并排坐下。儿媳妇们早就等着这个机会，立即就跳了起来。约维里给父亲拿来了点燃了了的烟斗，阿迦保跷着腿，靠着盖莎丽娅的肩膀，吸起烟来。〕

阿 迦 保 就应该这样生活，祝你们大家健康。

## 第 二 场

还是那个房间。清晨，炉灶烧着。阿迦保手里拿着三把新铁锹出现了。他一边狡猾地微笑着，一边低声哼着什么。他在炉灶旁坐下来并开始用泥土擦起锹柄来。盖莎丽娅激怒地冲进来。

盖 莎 丽 娅 但愿这些铁锹把你自己埋掉，阿迦保·巴格维拉



杰,把你自己埋掉。

阿 迦 保 儿子们和媳妇们就是为这个来的。不过是来早了。我还活着,盖莎丽娅,活着……

盖 莎 丽 娅 你为什么死呢?你的心是冷酷的,你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心里只有锄头和铁锹,就好象只有它们才能拯救我们。

阿 迦 保 只有它们才能拯救我们,盖莎丽娅……,使我们摆脱世界的崩溃。

盖 莎 丽 娅 你总是为世界担心……。你最好想一想,是谁这样嘲弄了我们,是谁扰乱了我们的孩子……但愿他倾家荡产,哼!“世界崩溃”,你管这干啥?我们周围有敌人,阿迦保,有敌人。

阿 迦 保 我们的敌人只是我们自己。

盖 莎 丽 娅 有人希望我们死。我们活着,有的人就难过。

阿 迦 保 你干吗发这么大的脾气!该发脾气的是我,电报上写的毕竟是“父亲去世了”,而不是别的什么……。

盖 莎 丽 娅 让上帝惩罚那个想出这份电报的人吧!你也和他一块将受到惩罚。我对你讲了多少次:把这里所有的东西卖掉,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你听了我的话,我们早就住在城里了,也就无忧无虑了。

阿 迦 保 你想要人家以后抱怨我们吃闲饭,是吗?

盖 莎 丽 娅 孩子们抱怨父母亲吃闲饭!这是你在你自己的书里读到的吗?你在讲些什么啊?让上帝饶恕你吧!你说出这种话倒真的就不应该让你进门呢……。除非是看在我的份上……

阿 迦 保 你叫喊什么呢?好吧,不会抱怨的,我同意,但问题不在这里。不可能大家都当部长——总还要有

人种地的。

盖莎丽娅 乡村里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了，都升官发财去了……只有你拚命想把自己的孩子变成牧人，也算是个父亲……办不到，你这疯癫的巴格维拉杰！办不到！

阿迦保 这就是说，我们也应该迁到城里去吗？

盖莎丽娅 怎么？不好吗？难道你愿意象你的祖辈们那样死在这里吗？……要知道在那儿你会象老爷一样生活的。你这不幸的，会象老爷一样生活的！

阿迦保 不幸的？那么，在你这个笨脑瓜看来，什么才是幸福呢？真有意思！

盖莎丽娅 当然，很清楚，我的头脑是笨的，而你和你的独眼龙约尔旦的头脑是聪明的，这大家早就知道了。得啦！你快扔掉你那些铁锹吧！……你怎么找这个时间翻弄铁锹！应该准备去参加婚礼啦……。你也应该去！应该去！可不能得罪那些人。你要注意，如果他们拒绝我们的话，我就连一天也不活了，我就上吊，你可要记住。幸福自己找上咱门来了。幸福，懂吗？你这个死鬼！

阿迦保 上哪儿去啊？……由于我的死……，婚礼已经推迟了。你难道不知道？

盖莎丽娅 圣母啊！最好让我变成聋子吧！

阿迦保 你为啥要变聋呢？我的亲爱的。我们没有这些亲戚不也就活过来了。让我们再这样生活一个星期吧！

盖莎丽娅 你怎么啦？一个星期！人家已经在筹备了，客人也邀请了……。不，我们完啦！难道你没有看见

我们要完蛋了吗？阿迦保·巴格维拉杰……你想想看，这到底是谁搞的鬼？

阿 迦 保 没有谁搞鬼，多半是……也许有人把地址给搞错了……，在邮局里比这更大的差错也是有的。

盖 莎 丽 娅 如果这门亲事垮了，阿迦保·巴格维拉杰，那么我不仅要独眼的约尔旦，还要把所有的泥土匠都放火烧死，这就是他们的下场……我要浇上煤油放火烧，你等着瞧吧！

阿 迦 保 为什么呢？……不必为区区小事这样难过。

盖 莎 丽 娅 小事情，眼看就到手的幸福却变成了不幸。

阿 迦 保 谁又能知道，盖莎丽娅，幸福在什么地方结束和灾难又在什么地方开始呢？再说在我们找幸福的地方，难道真有幸福？

盖 莎 丽 娅 你的幸福——就是在这里和这些铁锹同归于尽。

阿 迦 保 当然，……这些铁锹帮助了我一辈子，它们将来还要埋葬我哩，……顺便讲讲，就是在城里，如果死了人，没有它们也是不行的。

盖 莎 丽 娅 得啦，别再游手好闲啦！该杀鸡、宰猪崽啦……否则它们尽拉粪，搞得污秽不堪……

阿 迦 保 对你说，婚礼推迟了。看来，孩子们是不想使你焦急，因此他们没有告诉你……。所以猪崽你还是去喂喂，而把母鸡和火鸡放到草地上去。也许，哪儿也不必带去呢……

盖 莎 丽 娅 跟你有什么好讲的，你这天杀的。让雷公把那些妒忌我们幸福的人都劈死吧！

〔走下。〕

〔阿迦保用铁锹敲天花板，随后他把铁锹放在一

边,开始擦另一把铁锹。布呼基很快地走进来,他边走边束腰带,手上挂了件汗衫。

布 呼 基 早上好,爸爸!

阿 迦 保 祝你身体健康,孩子!

[布呼基套上汗衫并坐到炉灶旁边。

你在学校里已经变懒了……

布 呼 基 可要知道我们的课在九点钟才开始呢!

阿 迦 保 哎呀!一个劳动者在九点之前能干多少活呀!

布 呼 基 这是在这里,在农村里,爸爸。

阿 迦 保 我想,就是在学校里谁也不会被禁止早起的。

布 呼 基 当然,不会的,但是……

[停顿了一下。

(他把铁锹拿在手里试试)随便什么东西它都能自动地挖出来。

阿 迦 保 柄子装得好吗?

布 呼 基 装得好,父亲。象你装的任何柄子一样,铁锹柄也好,锄头柄也好,斧头柄也好……,干起活来很顺手。

阿 迦 保 但是它们自己是不会翻地、锄地和砍伐的……

布 呼 基 我只是随口说说的。

阿 迦 保 如果它们会自动干活倒好了……譬如我早想把葡萄园整理一下,它已经老掉牙了……特别是从水井到桑树的这一块应该重新种……可哪有本事,……我就想,我来把它修剪一下吧,也许以后至少会好一些的……

[期待地望着儿子。

布 呼 基 你说什么,爸爸,最好还是全部重新种植。(激动

地)就应该这么办……,我们的葡萄园是一直被人家羡慕的。

阿 迦 保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不住在这里……

布 呼 基 你这样讲可不好,爸爸……,这个葡萄园我……  
用自己的双手……我甚至做梦还梦见它……

阿 迦 保 真的吗!

[盖莎丽娅进来。

盖 莎 丽 娅 你起来啦,孩子!你为什么起得那么早……你手里也拿着铁锹?

阿 迦 保 他也拿着。盖莎丽娅,你且听一听,他讲些什么。

盖 莎 丽 娅 孩子,你快对我说吧……,再不说,我的心都要碎啦!

阿 迦 保 他讲,我们用不着把老的葡萄藤更新……

盖 莎 丽 娅 不错。何必呢?反正我们在世上活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阿 迦 保 你急什么呀!你不要乱怪我。要知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把老藤修剪一下就满不错了……

盖 莎 丽 娅 这也用不着。现有的葡萄藤我们这一生还用不完呢!

阿 迦 保 这个我也对他讲了。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听。他劝我,说什么,搞老藤是愚蠢的,应该种新的……

盖 莎 丽 娅 这个连你也是知道的,有什么好奇怪的。有学问的人嘛当然懂得。

阿 迦 保 (对儿子讲)喂!劳驾,去叫醒你哥哥。

[布呼基走出去。

盖 莎 丽 娅 你怎么啦!发疯了吗?为什么要把他们叫醒呢?天还没有亮透呢!而你却要叫醒他们。杜尔米施

汉中午之前是从来不出门的……。何况他们今天又不走。

阿 迦 保 今天不走，明天不走，后天也不走。不管怎样对方已收到了噩耗。

盖 莎 丽 娅 我可以想象，我们的亲戚是多么地焦急不安。

阿 迦 保 不要紧，盖莎丽娅，他们不会由于悲痛而死去的。至于我们的孩子，即使他们一个星期不露面的话——谁又会责问他们呢？

盖 莎 丽 娅 当然，难道我还不晓得，人家是多么尊敬我们的孩子。

阿 迦 保 你是什么都知道的……不过，你该坦白地承认，你还是不相信，他们今天不会离开这儿的。

盖 莎 丽 娅 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了解自己的孩子。

阿 迦 保 那么，你去看看，牛犊怎么样了。你的媳妇们昨天让它到母牛那里去吃奶，大概它吃了一夜。是的，我昨天顺便去看了它一下，但因为喝醉了，我记不得，不知道牛犊缚住了没有。

盖 莎 丽 娅 我的老天爷，你当时还说啥也不放我离开饭桌呢。

〔她急忙跑出去。〕

〔约维里走进来。〕

约 维 里 你好，父亲！

阿 迦 保 早上好，约维里，你瞧，柄装得怎么样！

〔他把铁锹递给约维里。〕

约 维 里 你干的活是不需要赞扬的。

阿 迦 保 坦白地说，直到今天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可今天早上布呼基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把我痛骂了一顿，把我骂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呢。他说，你胡想

些什么？新藤能嫁接到老根上去吗？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约 维 里 如果老藤在枯萎的话，该怎么办呢？

阿 迦 保 对，对，我也是这样对他讲，他说：应该种新的，新的比老的好。他还笑了我一通。

约 维 里 这就是说，他建议搞一个新的葡萄园？可他懂不懂，这需要化多大的代价吗？

阿 迦 保 这个我也问过他。他说，别担心，我学过这玩艺……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很快就是个农学家啦……他甚至从草棚里拿来了一些锹。这些锹一直堆放在那儿闲着不用，要知道我用一把就够了……后来他就起劲地开始……

约 维 里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光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阿 迦 保 我想，我们大家将不会去妨碍他，而是帮助他。

约 维 里 那好吧，随你们的便，我要到办公室去，给生产队长们分配一下任务。

阿 迦 保 去吧，但你可别呆久了，否则，弟兄们看不到大哥哥就会感到寂寞起来的……

约 维 里 过半小时我就回来。

阿 迦 保 你可以再早一些来，办公室离这里才两三步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给队长们分配任务！……又不是要他们这些生产队长去把山翻过来。如果侥幸，每个队长能拖出那么十个老头子上工这就是他们的全部任务。（基多走进来）

基 多 向亲爱的父亲表示热烈的致敬。万岁，大哥约维里。（互相问好）

〔约维里向门口走去。〕

父亲，你是贤明的和明白道理的人。你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大哥生我的气了？

约 维 里 我可没有生气呀，我是急着有事去，我马上就回来。（出）

阿 迦 保 也许他是没有生气，而是我在生气。

基 多 你怎么了，父亲，心情不好吗？

阿 迦 保 （忧郁地）是不好。

基 多 （惊奇地）好象你不是在开玩笑。

阿 迦 保 现在顾不上开玩笑，我想把你看作我的朋友和助手，你不会比其他弟兄差的。

基 多 我怎么啦，比他们差吗？父亲？我只是没有在部里做事，而在这里，在区里谁不认识我？

阿 迦 保 好吧，既然大家都认识你，就是说，你工作很出色。可我，人家就不认识。

基 多 你说什么呀！父亲，你是个老农，可以讲是个专家了，凡是认识你的人，都很器重你。

阿 迦 保 我可不知道，谁会器重我，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

基 多 难道我把你忘了吗？什么时候有过你要我做点什么，我没替你办到的？在这个地区我比杜尔米施汉更有办法……

阿 迦 保 是这样的。现在，有这么一回事，孩子们想帮助父亲，为他做些事……

基 多 怎么，我妨碍他们了吗？

阿 迦 保 没有，但这还不够。在这件事情上谁也不应该跑在你前面。当然，我明白，你们弟兄当中的任何人，当他用自己的名义讲话时，他大概也是代表着其他几个兄弟的，但是要知道，干活可谁也不能代



替谁呀!

基 多 我什么时候躲在别人后面过啦? 父亲, 你看错人啦。

阿 迦 保 好吧, 别生气, 最好等杜尔米施汉来的时候你对他讲, 就说是这样的, 父亲需要开辟一个新的葡萄园, 就算他差点是个部长, 可你总是他的哥哥呀!

基 多 在家里我什么部长也不承认的。

阿 迦 保 对。在区里人家如此地尊重你, 当然你完全可以迟到个两三天。

基 多 没关系, 父亲, 我可以说我是在检查工作。

阿 迦 保 该怎么说, 你自己看着办吧! 象你这样的人, 不可能连一天缺勤都没有的。

〔杜尔米施汉走进来。〕

基 多 向进来的人问好!

杜尔米施汉 你好, 父亲, 你好, 基多……空气多好啊! 我怎么也醒不来。

基 多 空气有什么可说的。这儿是农村的空气, 听着……你不要见怪, 高高, 但我应该对你说, 我终究是你的哥哥……

杜尔米施汉 (打哈欠, 从父亲那儿转过脸来)

对, 这一切都是事实, 你比我大两岁半, 这里的空气是农村的空气……

基 多 但要有这种空气就必须有树木和葡萄园……简单地讲, 应该帮助父亲开辟一个新的葡萄园。我这样对你讲, 因为我知道, 你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盖莎丽娅走进来。〕

妈妈! (拥抱) 为什么你起得这样早? 你还应该休

息,休息。休息去吧。

盖莎丽娅 最好是你们去休息,我的孩子……

杜尔米施汉 (打哈欠,但是他瞧见父亲在看着他)请原谅,父亲,看来我还没有睡够呢!妈妈……

盖莎丽娅 那你为什么要起来呢,孩子?

杜尔米施汉 是布呼基把我叫醒的……他不知讲了些什么,可我没听明白,直想睡。看来,他也把你们大清早地给叫醒了。我们总是不相信你们已经老了……

阿迦保 你听到了吗?盖莎丽娅,你的儿子们在讲些什么?其他几个也会对你这样讲的,……媳妇们也一样。如果不听自己孩子的话,你听谁的?此外你要注意,他们可不象我。他们说话、办事可不习惯翻来覆去地重复,他们只要说一次,大家就照着办。你以为,既然他们是你的孩子,他们就该对你例外?你可别这样想。对你说:坐到床上去——你就坐下;对你说,去休息——你也要听从……至于家务,媳妇们是会照管的,包管不会比你差……也许你想说,你不喜欢媳妇们昨天烧的晚饭?

盖莎丽娅 最好别对我提起这件事了。可怜的茹茹娜被开水烫伤了脚。而兰达,唉,真不幸,好象是折断了一个手指甲。

杜尔米施汉 整整两个呢,妈妈。

盖莎丽娅 最好让我看不见,听不到!

基多 茹茹娜还把手给弄伤了。在从沙发床里取出被褥时,啪的一声,盖子打在她的手上……,都完全发青了。

盖莎丽娅 我真该死,阿迦保!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而不自

己去铺床呢？

阿 迦 保 这难道是我？这是他们不让你铺床。其实我也可以铺床嘛！我当时也在近旁……

基 多 你说什么？父亲！你是男人呀！

杜尔米施汉 这不行，父亲。

阿 迦 保 你听到了吗，他们讲的什么？不行！他们不能允许我们忙碌的。可这还不算什么！你要是知道他们还想干什么的话，那你完全要发疯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是我们自己不好，把他们教育成这个样子。现在已经晚了。

杜尔米施汉 是这样，妈妈。要知道我们是为你们好！

阿 迦 保 好吧，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他说的，我不开口。

盖 莎 丽 娅 难道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不会是我的敌人。

阿 迦 保 既然你知道，那就坐到床上去，就象孩子们对你说过的那样。并且不要开口，如果需要的话，没有你他们也会把一切都办好的。

基 多 我说的话都是代表所有的弟兄说的。

阿 迦 保 你怎么啦，不相信他们吗？

盖 莎 丽 娅 （不知所措地）你在说什么呀？但愿上帝保佑他们。

阿 迦 保 那么好吧。多干活，少说话，你坐到床上去！

基 多 坐下，妈妈，你坐下。

〔盖莎丽娅莫名其妙地坐下。〕

阿 迦 保 即使茹茹娜烧痛了脚或者在后来又碰伤了手，难道这样健康的年轻女人对这类小事会介意吗？……没有你，她照样还会烤出烘饼，她不会让你去清除肥料，院子她也会打扫干净的……。

基 多 我不知道茹茹娜行不行，而葛高拉和兰达大概差不多。

阿 迦 保 当然她们也行的。基多，你刚才想说什么啦？

杜尔米施汉 我不用别人代替，我自己会说的。

基 多 你比我小。

〔布呼基和约维里走进来。〕

阿 迦 保 瞧！这两个也来了。我不是对你说吗？他们一切都商量好了……好吧，孩子们，我明白你们想干什么，……好吧，我不反对。就照你们的意思办吧，我和盖莎丽娅都同意。（把铁锹交给基多，杜尔米施汉和惊慌失措的约维里，他竭力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呢，布呼基，拿着我的铁锹，你是知道的，我把它放在哪里……好了，就这样。现在请用事实证明你们能做什么。否则光是嘴上说，我和盖莎丽娅也会的。（他把门打开，让孩子出去）

盖 莎 丽 娅 你把孩子们往哪儿赶呀？他们还没有睡够呢，还没有吃早饭呢！

阿 迦 保 是我赶他们吗？你不怕遭雷打吗？盖莎丽娅！你怎么啦，你没看到他们自己拚命要去。随便你怎么样，他们再也不听我们的话啦。去吧，我亲爱的……

〔除了阿迦保和盖莎丽娅全出去了。〕

（开始装烟斗）这又算得了什么！等媳妇们醒来，那时还有好戏看呢……，嘻嘻！

盖 莎 丽 娅 你发疯了，真的，发疯了。

阿 迦 保 你知道吗，昨天你的宝贝媳妇对我讲了些什么？她

说，厩肥直接堆放在畜圈前面，很不卫生。

盖莎丽娅 “不卫生”？这是什么意思？

阿迦保 她说，“明天，我们三个媳妇起得早一些，把它清除掉”。她们明天将清除的东西就叫“不卫生”。就是这样……。所以她们还要给我们的地施肥呢！这是需要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新的葡萄园！

盖莎丽娅 你得了吧，……总是什么粪呀粪的，……乡下佬！

阿迦保 你又叫喊什么呢？这又不是我说的，是她们说的。（很舒服地伸直了腿，抽起烟来）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这样生活……你是怎么想的呢，盖莎丽娅？

### 第三场

阿迦保的院子，房子的墙朝着院子，可以看得见房门，楼梯，小阳台，窗户和草棚的墙。盖莎丽娅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出来，边走边用围裙擦手，她朝周围看了看，然后又向院子的深处仔细地看。

盖莎丽娅 他会把孩子们折磨坏的。这蠢货！一会儿也不让他们休息，该死的！孩子们！孩子们！布呼基，停工吧！够了！天已经黑了！瞎了你的眼吧，阿迦保！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哪！为什么要让我活到今天呢？兰达！兰达！葛高拉！（向她们走去）我还以为你们早就在楼上了，可你们还在担粪……又是这该死的乡下佬！

〔正在数落着，大声埋怨时，阿迦保从另外一个房

门出来，手里拿着点亮的煤油灯

阿 迦 保 （听了一会，然后用不允许反驳的口气叫道）盖莎丽娅！（盖莎丽娅呆住了）过来！（盖莎丽娅不乐意地向他走去）

盖莎丽娅 什么事，恶棍！

阿 迦 保 （一本正经地）你怎么啦？你怎么不可怜可怜孩子们，儿子和媳妇们那样卖力地劳动，可你还不好好地给他们准备一顿好吃的。我知道，你现在并不轻松，可要知道他们也一样啊！

盖莎丽娅 你快给我死了吧，阿迦保！他们不是累不累的问题了，都已经受伤了，他们一生的健康都给毁了！

阿 迦 保 所以你就决定要把他们饿死，是吗？

盖莎丽娅 为什么现在给他们吃东西？……他们已经不想吃了。一早起来就担粪……都受内伤了！

阿 迦 保 劳动的人总是需要吃饭的，只有懒汉才会失掉食欲。嗯，算了吧，去做你自己的事吧，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有东西来款待孩子们。

盖莎丽娅 强迫孩子们点着煤油灯劳动！他们弯腰曲背地为他劳动了一整天，他还嫌少呢！

阿 迦 保 （要走，又停下）我强迫他们了吗？你要凭良心讲话，盖莎丽娅！有谁来请示我？要知道他们都是掌大权的，整个世界都臣服他们，他们才不会听我的呢！灯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是他们自己要求我拿灯来，我就拿来了。在你看来，我应当怎么办呢？拒绝他们吗？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舍不得这么点煤油？真的，你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给他们灯，他们会生气的。如果你想知

道的话，这对身体也是有害的。如果一个人非常想做某件事，可人家又不让他做，那么他会睡不着觉的。你怎么啦，你也要让我的孩子们睡不着觉吗？而且是在这样的紧张劳动了一天以后。

盖莎丽娅 孩子们对这样劳动已经不习惯了，累坏了……我培养他们可不是为了让他们和铁锹、锄头打交道。

阿迦保 如果他们喜欢土地，热爱劳动，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你不要担心，凡是一个人干他喜欢干的事，是不会感到累的……再说，如果我们的亲生儿子十年里就劳动这么一次都吃不消，那么我们的劳动又是什么样的劳动呢？孩子是我们的吧？

盖莎丽娅 这一下算讲对了。

阿迦保 不，我是很认真的。不是别人的孩子，是吗？

盖莎丽娅 你说些什么呀？

阿迦保 不是，他们是你的孩子，当然了，这个我自己也知道。我亲眼看着你每个孩子孕育了九个月。而且，他们都象你……至于我……也许，他们的身上是没有我的血的，对吧？

盖莎丽娅 烂了你的舌头吧！

阿迦保 我想起了一件事，你记得吧，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犹太小商人，在一些村子里走来走去，卖布，卖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盖莎丽娅 当然记得，人们叫他沙伯达。是个可怜的人……

阿迦保 瞧你多心疼他……当然啰，当时我在树林里挖树根，经常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回家，我现在在想，是不是这个流浪汉有时就代替了我？

盖莎丽娅 你想一想，老头子，你在胡说些什么呀。我敢用我

的祖宗来担保……

阿 迦 保 不要生气,现在即使承认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盖莎丽娅。

[扎高走近便门。

扎 高 阿迦保叔叔!

阿 迦 保 噢!扎高,是你呀!

盖 莎 丽 娅 (轻声地,但凶狠地)我的天哪!独眼龙约尔旦的女儿……

阿 迦 保 正是她,扎高,你是第一次看到她,还是怎么的?

盖 莎 丽 娅 想得倒不错,一听说我的孩子回来了,她马上就到,好象我这里少了她似的。马上把她打发走,阿迦保。

阿 迦 保 (严厉地)盖莎丽娅!

盖 莎 丽 娅 你自己想想,姑娘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啦,会有流言蜚语的,难道这样好吗?(激怒地)你和你的独眼龙约尔旦应当明白,我和我的儿子任何时候也不会和这个泥瓦匠成为亲戚的。你不要怕,她不会做老姑娘的,她会找到门当户对的人的。

扎 高 阿迦保叔叔!

阿 迦 保 马上来,孩子,马上。(对盖莎丽娅说)是我吩咐她来的。今天儿媳妇们都累坏了,你又需要有个帮手,你已经老了,你还不服老,对吧?我很可怜你,孩子们很快就要走了,而这里只剩下你和我。

盖 莎 丽 娅 我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阿 迦 保 这样,我就决定叫她来了。我们不让她做我们的儿媳妇也没什么,要知道,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感谢她,就让她帮助我们做一顿饭吧。你去吧!去



吧！（强把她的脸转向房子，盖莎丽娅也就朝着那个方向走了。）（然后走到便门，把门打开。）进来，孩子，进来！

扎 高 晚安！

阿 迦 保 晚安！孩子，进来！（扎高进来）你亲爱的父亲身体好吗？

扎 高 谢谢叔叔！他会有什么不好呢？

阿 迦 保 对的，他不会生病的。你知道，扎高，你就象我的女儿一样。（扎高不好意思地）你不要跟我不好意思。刚才我对你说什么了？噢，你父亲，尽管他是你父亲，完全是一个坏透的和腐化堕落的人，对吗？

扎 高 （把阿迦保给她开的玩笑接了过来）这个谁不知道呢？

阿 迦 保 是个粗暴无耻的人，对吗？

扎 高 这还用说！

阿 迦 保 他是一个恨世者和拦路抢劫的强盗。

扎 高 他就是这样的人。

阿 迦 保 那么，我是对的了，女儿？

扎 高 完全对的。

阿 迦 保 你活该，泥瓦匠约尔旦！（笑）愿上帝保佑你，孩子。（笑）愿你生活愉快。（朝着院子的尽头看了看）你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狗崽子们回来了，没有得到允许就跑到葡萄园来了。年轻人，有力无处使么！

扎 高 （高兴起来）难道他们在翻地吗？好样的！

阿 迦 保 当然是好样的！不过我并不想这样做。我对他们

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翻这个地我们一生也够用了，可他们不听我的。

扎 高 今天我父亲也说过，他说阿迦保的葡萄园荒芜了。  
阿 迦 保 他也这样说？居心这样险恶，到处破坏我的名誉。老是跟我过不去。如果我再同他说话，我就该死！

扎 高 如果他把装着阿拉达斯图尔斯克葡萄酒的那只三普特重的酒坛子打开呢？

阿 迦 保 阿拉达斯图尔斯克葡萄酒？就是那个埋在六十普特和二十四普特中间的那个三普特重的坛子吗？

扎 高 正是那个。

阿 迦 保 噢，如果他再给我找个酒伴，那么，当然要喝上几杯。否则，我单独是不喝酒的，而和你父亲一起喝就更不干了。（笑）算了，开开玩笑，够了。我求你一件事，看我俩的交情，你去帮可怜的盖莎丽娅做点事，我呢，到孩子们那里去一下。这样使劲的劳动，夜里也不想休息……

〔阿迦保走了，扎高朝着阿迦保的背影看了一会，然后走进房子。兰达，茹茹娜和葛高拉出场。一个个都是可怜的、精疲力竭的样子。身上还沾着大粪。他们穿着盖莎丽娅的旧衣服。兰达和茹茹娜狠狠地扔下担粪的筐。葛高拉则把粪筐放在地上，而自己干脆往筐子上面一坐。〕

兰 达 可累死我们了，这个老家伙！

茹 茹 娜 我的丈夫对此却毫不在意，即使我死了他也不会意。不等我的尸体变凉，他就会带回另一个女人来。

葛 高 拉 我们丈夫的遭遇比我们还要坏。

兰 达 他们活该, 这些个聋子、哑巴!

茹 茹 娜 我的丈夫和我在一起话倒挺多的, 而在父亲面前, 或在工作时他就沉默寡言了, 活象个哑巴。

葛 高 拉 做儿子的不能惹父亲生气啊!

兰 达 可我就要气气他, 要把他的肺都气炸。

茹 茹 娜 让他的亲儿子去气他吧!

兰 达 儿子们想做什么随他们的便吧, 我马上就坐上车一走了事。

茹 茹 娜 对, 对我来说, 反正不会有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的了。

葛 高 拉 不过, 有时帮助帮助父母也是应该的。

茹 茹 娜 要是我死在这里的话, 丈夫的父母, 他本人, 甚至孩子们, 如果我有孩子的话, 对我又有有什么用呢?

葛 高 拉 唉! 如果我有孩子就好了!

茹 茹 娜 兰达有个女儿, 他们是否因此就特别宠爱兰达呢?

兰 达 我不需要他们宠爱我。靠了我的父母, 愿上帝保佑他们长寿, 我有房子和一切, 我也不欠别人的什么东西。如果他们的儿子们把自己所挣的钱都寄给他们的话, 我也没意见; 让他们雇个人来翻地, 甚至于盖一所房子, 我也没意见……

[阿迦保走进来。知道这些儿媳妇在谈什么, 他就咳嗽了一声, 告诉她们他来了。媳妇们回过头来朝他看, 葛高拉急忙把兰达、茹茹娜扔在地上的粪筐放好。起初, 阿迦保怀疑地、不友好地察看她们, 然后笑了笑。]

阿 迦 保 哎! 我的儿媳妇们多么好呀! 多么好的儿媳妇呀! 盖莎丽娅你快出来看看, 我们有多么好的儿

媳妇呀！（盖莎丽娅出来）这应该感谢上帝啊，盖莎丽娅！

盖莎丽娅 是啊，我要一辈子感谢上帝……

阿迦保 我们配不上我们的儿媳妇啊，盖莎丽娅，配不上啊！

盖莎丽娅 为有这样的好媳妇，我们应该吃素，每天给圣母烧香点烛，以表示谢意。

阿迦保 你知道我的一切罪过。盖莎丽娅，可今天我还有一点应当向你承认，就是 I 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媳妇们是这样热爱劳动。你倒说说，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的话，你会相信这一点吗？

茹茹娜 这么多的粪，就连拖拉机也拖不完。

阿迦保 你以为她说得不对吗，盖莎丽娅？是拖不完的，无论如何也拖不完的，一生一世也拖不完。

葛高拉 我们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爸爸？一共才那么一次。

阿迦保 你听，盖莎丽娅，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做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值得一提。”你等着瞧吧，明天他们更会大显身手的，今天他们还有点不太习惯，就干了这么多……

盖莎丽娅 我们把他们折磨得太厉害了，他们都受了内伤了，可怜的孩子。也许，在我们死的时候，他们连哭丧也不会来的。

兰 达 妈妈，这话你说得过头了。可是我想对留在这里的人说一说……

阿迦保 你听，盖莎丽娅，你亲爱的儿媳妇说什么。她说，她不知道要对工作中落后的人们说些什么……哎呀！

多么好的媳妇呀！如果她们的丈夫是无家可归的人的话，她们一定会在光秃秃的岩石上为丈夫们造起住宅的……

盖莎丽娅 不要这样，我的孩子们，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

阿迦保 (打断她的话)够了，你就是爱闲聊，可她们还要洗脸，梳头呢。她们不能这样脏的就去吃饭。去吧！孩子们，去吧！（强迫她们进屋）也许，你们自己对此并不介意，但是你们可做了件大事，你们劳动得很出色……因此，对我来说，你们现在比平时更美了。去吧！亲爱的……（媳妇们走了）

盖莎丽娅 怎么，难道儿子们还没有累垮，你这该死的！马上解放他们吧！

阿迦保 又来这一套了！如果我作得了主的话，难道会让  
他们去担粪吗？他们一点也不听我的，算了，你去  
安排一下晚饭，我应当把酒坛子打开……待会儿  
孩子们就都回来了。

[分别从两个门出去。

[基多和杜尔米施汉出场，裤腿挽到膝盖，基多满身是泥，杜尔米施汉撑着铁锹。杜尔米施汉勉强地移动着脚步。当他看到粪筐，就干脆倒向上面去了。

基 多 土地是谁发明的，真可恶！

杜尔米施汉 该怎么样对你说呢？土地吗，是一种物质财富，而从这一点出发，它又是一切精神财富的基础。

基 多 算了吧！等我入土以后，我再领教它的益处吧！（揉着手）手上皮也擦破了。（向粪筐坐去，他想和杜尔米施汉并排坐，但一下子就陷到筐底。他干脆

就这样坐着，没有力量再站起来了。)

杜尔米施汉 应当把农民的劳动报酬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重新研究。

基 多 依我看，你们去重新研究也好，考虑不周也好，宣布所有的农民都是英雄也好，——我反正……

[约维里疲惫不堪地进来。

哦，约维里，你怎么搞的，把我们甩在这里受折磨？如果真是十分需要开垦这个葡萄园，你满可以派一台拖拉机来么……

约 维 里 拖拉机又不是我私人的。

杜尔米施汉 拖拉机——当然是人民的财产，但为什么不能派一台来呢？

基 多 嘿，你不要把水搅浑，我的农庄主席。我们受了一天的罪，如果有拖拉机，这一切半小时内就全干好了。明天如果还象今天一样，那么，尽管我对父亲十分尊敬，我还是要走的。

杜尔米施汉 现在国营农场有充分的技术装备，完全可以拨出一台拖拉机。

基 多 听到了吧？主席！部长是怎么说的？他更清楚呀！

约 维 里 让他跟父亲去说吧！在这里，父亲是部长，又是政府主席。

[精疲力尽的布呼基进来，他本来也打算坐到粪筐上，但看到扔在地上的铁锹，就开始把它们收拾起来，把上面的泥揩干净。

布 呼 基 你们为什么把这一切都扔了？

基 多 真有你的，小农夫！不过，这没什么，在城里会叫你懂得文明和礼貌的。

杜尔米施汉 你怎么敢教训起长者来了！你该谦虚点，谦虚是一种美德。

〔阿迦保手里拿着坛子和勺子出场。〕

阿 迦 保 怎么，都干完了？

约 维 里 都干完了，父亲。

基 多 嗯，自己也差点儿没完蛋。

阿 迦 保 这是什么话！（发现基多坐在粪筐里）你怎么从筐子里跟我讲话，站起来！

〔基多在阿迦保的帮助下站起来。〕

不过，我又何必这样……，你不过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可不是……你们在小时候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带发条的玩具，你们就老是骑在粪筐上或翻倒的方凳上跑来跑去……

基 多 给我勺子，我稍微喝一点，嗓子都完全干裂了。（去取勺子，但阿迦保没有给）

阿 迦 保 你怎么了，孩子，把酒当汽水喝吗？

基 多 你这话可说得不中听了，我从来不会把这两样东西弄混的。

阿 迦 保 你如果清楚的话，你就该知道，用什么样的劳动代价我们才酿出这葡萄酒的？

基 多 以前是不知道，今天算是知道了。

阿 迦 保 那么就请你在喝酒以前说几句好话，要出自肺腑，陈词滥调我们可不需要。要记住上帝！

杜尔米施汉 凭我的记忆，父亲，你一向是不信教的。

阿 迦 保 可母亲从来就是信教的啊！

基 多 要知道，神是没有的，爸爸！

阿 迦 保 我指的是地神，不是天神！

基 多 (想去拿勺子) 而我一下子就为这两个神干一杯, 为天神, 也为地神。

阿 迦 保 (又一次把拿着勺子的手移开)  
这酒是我祖父种植的葡萄的汁呀! 愿他进入天堂! (洒一点酒到地上) 今天你们翻完了地, 就在这地上我要象我的祖父那样栽上葡萄树, 让我的子孙们也记着我。(把勺子递给约维里, 他是老大)

约 维 里 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曾祖父吧! (喝酒)

阿 迦 保 (当约维里要拿开勺子时)  
现在你把勺子递给基多, 我想, 你们互相不会嫌脏吧!

基 多 确实, 这样不太卫生……, 不过……

阿 迦 保 喝吧! 喝吧! 什么卫生不卫生? 你们吻自己的妻子, 要知道这也并不卫生。

杜尔米施汉 你没有完全了解我们, 爸爸!

阿 迦 保 我太了解你们了, 把勺子给高高。

基 多 世道可在变呀! 爸爸。

阿 迦 保 (讽刺地) 是吗? 也许你要给我讲, 你们是怎样推翻尼古拉的了。你可知道, 这是在哪一年呀?

基 多 我想说, 我和兄弟们已经采取了决定。既然生活在向前发展, 集体农场的技术装备在增加, 锄头和铁锹就成了可恶的过去的象征了……总而言之, 我们想, 在葡萄园翻地最好是用拖拉机。

阿 迦 保 大概你还以为我有拖拉机, 而我这个老傻瓜不想用它。

基 多 农场里有拖拉机, 这拖拉机也属你所有……



阿 迦 保 不，集体农场的拖拉机是属于农场的。我虽一心一意为着农场，但我并不是农场，我是一个人啊！我叫阿迦保，姓巴格维拉杰，另外有四个儿子。

基 多 好了么，这就是说，拖拉机也是你的。

阿 迦 保 我的孩子，可不用你来开导我，什么东西是谁的。如果不是我的大儿子在农场做头头，第二个在区里当一把手，第三个几乎是个部长，那么我可能就要问农场借用拖拉机了。拖拉机在半个小时内就可把所有的地翻完了，而农场呢，也不会因此而破产。但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就不能这样做。我顺便说一句，（指着杜尔米施汉）他的司机把汽车停在街中心，在我们这儿开卡车的高嘉的儿子说，如果是他这样做了，检查员会马上没收他的司机执照的。

杜尔米施汉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爸爸。在农村交通规则可不象在城市那么严格……

阿 迦 保 是的，在城里有许多事情和这里不一样，但同样也住着人吧！有一次，我到你们城里去，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是去过小姑娘的生日。进一次城对我们来说可不那么简单。我把有小牛犊的母牛和套车用的公牛扔在家里，还有畜牧场的四百头牲口，再说，葡萄也没有修剪，茶树没有半点肥料，但我们还是到你们那里去了，毕竟是孙女的生日呀！

杜尔米施汉 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我会用汽车去接你们的。

阿 迦 保 我们不愿意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扰别人。

基 多 爸爸，你真是不知疲倦。

阿 迦 保 你还记着吗，高高？第二天我就失踪了，早晨我就

出去了，到晚上也没有回家。那时我对你们说是迷了路，但这不是真话。我不过是去散散步，溜跶，溜跶，看看城市。怎么，你们认为我不喜欢城市？我还走到了你们的机关大楼前呢！我想，让我进去看看我的儿子们在忙些什么，生活得怎么样？他们总是那样地关心我，或许正好现在他们自己有些困难。进去！说上那么两、三句亲切的话，心里也就舒坦了。你们没想到吧！居然不让我进去，那里有个人把着门，不让我进去。“你怎么了？”我说：“发疯了吗？我也不让进？”“你是什么人呀？”那人说：“为什么就该放你进去？”“因为，”我说：“我是父亲。”于是他就缠住我；要是我告诉他我是谁的父亲，事情就解决了。我回答道：“孩子，父亲么就是父亲！我是他们大家的父亲！”这时，看来他是在可怜我了，以十分同情的口吻问我：“那么说，你是一个孤老头，是无家可归的了？”我大声地对他说，“我怎么会是无家可归的人，我是你双眼所能看到的一切的真正主人。这一切都是我建造的，连这所(盖莎丽娅气势汹汹地冲进来)房子也是我的呀！”

盖莎丽娅 你干吗现在还不让他们进屋去，他们已经被折磨得够受的了。

阿迦保 谈得太起劲了，我竟把这给忘了。不要紧，这也是常有的事。喂，盖莎丽娅，拿一罐水来，让他们洗洗，不，我自己来吧！

[布呼基抢先走了出去。]

盖莎丽娅，你暂且走开，走开！

〔盖莎丽娅离去。〕

基 多 你真是一个古怪的人，爸爸！现在不用说用一罐水，就是用整条河也不能把我们洗干净。

阿 迦 保 洗不干净？不要紧！我们就是用这些泥把酒坛子盖起来的，而酒呢，你们喝起来可得劲啦。（布呼基拿着坛子和毛巾上场）

把坛子拿到这儿来，孩子！

布 呼 基 我自己来，爸爸！

阿 迦 保 拿来，我说过了，我知道该做什么。喂，约维里来洗呀！

（约维里脱去衬衫，阿迦保给他倒水，约维里洗着）看，泥还是洗得掉的。

约 维 里 行行好吧，父亲，现在不要再讲这些啦。

阿 迦 保 好象我可以把这些话搁上一个星期似的。如果不是这个该死的发那份鬼电报，我现在能看到你们？来洗一下头，看你满头的汗。（转向基多）你怎么了，还要专门请你吗？

基 多 爸爸，水凉吗？

阿 迦 保 当然啰！不要怕，我每天早晨都是用冷水洗的，不也还活着吗……

杜尔米施汉 是，父亲，这是锻炼。

〔阿迦保给基多倒水。〕

基 多 你可以少浇一些吗？我都快冻僵了。

阿 迦 保 这就是说用凉水洗澡只是对我有益呀？是谁说的：“凉水和在空气新鲜的户外劳动是长寿的保证”。是我还是你们说的？怎么，你们不要长寿，活腻啦？把背上的泥洗掉。（转向杜尔米施汉）该

你了，高高。

杜尔米施汉 好了，爸爸，你说得对，不过我们已经不习惯了！

阿 迦 保 不要忘记有益的东西。要是你们能象我教导的那样去做，一切都会想起来的……弯下身来，弯下身来……只要你乐意的话，会重新习惯的，这很简单，孩子，你醒来时第一件事就是站到凉水龙头下。你们那里也有热水，不过它是用来让妇女们洗起餐具来方便些……然后，稍微吃点早饭，就去上班，要步行，你的工作单位离家只有两步远，你干吗要平白无故地去打扰汽车司机，去惊动步行的人们呢！把背好好地洗洗，让我来给你擦擦！

杜尔米施汉 怎么啦，爸爸，为什么要麻烦你呢？

阿 迦 保 我比你清楚，什么麻烦和什么不麻烦……（给杜尔米施汉擦着背，杜尔米施汉好象怕搔痒，阿迦保笑了）肩膀下面的胎记怎么不见了？噢，在这里呐……刚才我说什么啦？噢，想起来了……你要步行去上班，而且要尽量更接近人们！你应当自己想法找上去谈。不是每个人都能象我这样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有的人不好意思说，不善于说……比如说，你空着手在走，而和你同道的人拿着两个包。那么，你就帮他拿一个，不必专门为此改道走，但当你还和他同路时，你就要帮帮他。你看看他的眼神，如果他需要你帮助的话，你一看就会明白的。（朝杜尔米施汉的脊背拍了一下，转向布呼基）轮到你了，乖孩子！（摇晃着坛子）啊，我这里水已经没有了。

〔盖莎丽娅从屋里跑出来。〕

盖莎丽娅 晚饭早就作好了，还在这儿闲聊呢！快回家吧，无家可归的野狗！天都黑了，阿迦保，都黑了。（离去）

阿 迦 保 真的，我们真谈得出神了。你们真不想吃晚饭了怎么的？布呼基你等一下，我拿水去。

布 呼 基 我自己来，父亲。

阿 迦 保 住嘴，吃奶的孩子，我和你还应当把酒坛封好，我还要把煤油灯灌满，你等一下。

〔除布呼基外，大家都走了。〕

布 呼 基 （不安地，竭力想藏起来）我知道，他要把扎高弄到我这儿来。噢，爸爸，爸爸……怪不得他的坛子里的水没有了，还有什么酒坛没有封上……扎高还蒙在鼓里呢！……有谁敢告诉她，她也不会相信的……甚至可以说，即使她参加了我的婚礼，也不会信的……啊！扎高，我无论和谁结婚，我都不能忘记你呀！你是知道我的……（一扇门打开了，扎高手里拿着灯出场）我不敢朝着她的眼睛看。（姑娘走近了，她的手在颤抖着，灯头的火光在跳动着）

扎 高 布呼基，布呼基，布呼基（布呼基呆若木鸡，用手指紧紧地堵着耳朵）布呼基，布呼基，（布呼基突然跪了下去，吹灯，灯光暗下来，只有窗户亮着，姑娘弯下腰，想把灯放在地上，一对恋人就凑近到一块，非常贴近，互相脸对着脸。布呼基在进行思想斗争，但后来他就紧紧地抱扎高，吻她）

扎 高 父亲叫封上酒坛……，父亲叫封上酒坛……父亲，父亲……

〔门猛烈地拍打着，盖莎丽娅跑了出来。〕

盖莎丽娅 布呼基，布呼基，我的孩子！

(趁盖莎丽娅从亮处到暗处什么也看不到的当口,扎高惊慌地跑向草棚,布呼基紧紧跟随着她)阿迦保,阿迦保,喂,阿迦保,你聋了吗?到院子里来呀!(阿迦保的气势汹汹的声音)

什么事,老婆子?

[阿迦保以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的动作,从屋里跑出来。

阿 迦 保 (用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不容反驳的声调说) 什么事,老婆子?去干你自己的事吧!

盖 莎 丽 娅 布呼基没有了!

阿 迦 保 没有了,就算了!(把她的脸拉转向门)听见没有?回屋去,去吧!

盖 莎 丽 娅 听见没有,阿迦保,哪儿也找不到布呼基这孩子!

阿 迦 保 我对你说回屋去!(把盖莎丽娅推进屋去,随后把门上了锁,沉思地站了片刻)(扎高惊慌失措地钻进了草棚,布呼基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但当阿迦保刚刚转过身去,就朝扎高奔去。阿迦保在院子里慢慢地走着,然后朝着屋子喊道)布呼基!布呼基!你到哪儿去了?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噢!布呼基,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呢?我的孩子!(碰上了留在地上的灯)布呼基……我的孩子……(点上灯,拿着它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草棚子被照亮了)噢,上帝,草棚又没上锁。我真老了!不,一个人可照顾不来呀!(小心翼翼地走到草棚前,把门上了闩)他们不见了,哪儿也没有……布呼基!你怎么不吭气呀!孩子!(在院子里走着,在灯头上对着火,吸起烟来)如果不这么做不行,又该怎么办呢?

## 第 四 场

还是这个院子，清晨。卡尔贝走近便门。

卡 尔 贝 老哥！老哥！阿迦保！（走进院子，奇怪地四面张望）老哥，看来你真的变老了……真是日高三丈，还在睡大觉。

〔从草棚中传来布呼基的声音：“卡尔贝，卡尔贝”。布呼基？（向草棚看了看，看到草棚锁着）布呼基！你在哪儿啊？

〔阿迦保脚步很重地从屋里出来。

阿 迦 保 啊，卡尔贝，是你？

卡 尔 贝 我，老哥，是我。也许我来得太早了，我是一下班就直接来的。整整值了一夜的班……我本来想先回家去看一看，后来一想，假使我先回家的话，吃一点东西后我就会睡着的。而你昨天不是在葡萄园里翻地吗？……逢上这种事情，我可不能不帮助我的邻居。不错，现在你的帮手已经够了……那么好吧，假使不需要我帮忙的话，那就让我和你在一起高兴高兴……怎么样，我想一切都很顺利吧？

〔盖莎丽娅从屋里出来，明显地在为一桩什么事苦恼着。

盖 莎 丽 娅 是卡尔贝吗？也许，至少他知道一些什么？

阿 迦 保 刚下班的人，他怎么能知道。

卡 尔 贝 发生了什么事？我应该知道什么？

盖 莎 丽 娅 （数落着大声哭）我们完了，卡尔贝！我们完了，卡

尔贝！……(十分懊恼地扯自己的头发)

卡·尔 贝 (抓住她的手)你怎么啦,老嫂子?(停歇了一下之后)阿迦保,哪怕是给我回答一下也好啊!

阿 迦 保 我们的布呼基不知哪儿去了,失踪了……。

盖 莎 丽 娅 布呼基,孩子,亲爱的……布呼基……哎哟,他将会出什么事啊!

卡 尔 贝 他怎么啦……我前几天就有所感到了……看来,我的心已经预感到了不幸。

盖 莎 丽 娅 不幸,卡尔贝!不幸啊!布呼基,我的小儿子!真要命!(突然变哭叫为狂怒)反正我不会就此罢休的,我要放火,我要烧,要消灭他们!

阿 迦 保 住嘴,臭婆娘!

盖 莎 丽 娅 放火烧!浇上煤油烧!

阿 迦 保 应该是他们来烧我们,而不是我们烧他们。

卡 尔 贝 (力图弄明白)即使是布呼基失踪了,又为什么谁应该烧谁呢?……我一点也不明白!

盖 莎 丽 娅 他们毁了我了,卡尔贝!这些该死的泥瓦匠毁了我啦!瘸腿约尔旦还跑来狂骂过我们!威胁过我们!

阿 迦 保 不要说威胁,就是打死我们还算轻,要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姑娘的父亲。

盖 莎 丽 娅 丫头!该死的丫头!

阿 迦 保 不许叫喊!她哪一点比你孬?她对你儿子做了什么坏事?到屋里去。

盖 莎 丽 娅 我要放火烧!

阿 迦 保 (把她的脸转向房子,威严地)到屋里去,听见没有?



盖莎丽娅 (不乐意地顺从。走向房门, 哭了起来)反正我要放火, 浇上煤油烧! (走开了)

[男人们跟在媳妇们的后面从楼上的房间里来到楼梯上和阳台上。一些人往楼下跑, 另一些人在上面看, 大家都不吭声。]

卡尔贝 (向上)你们好, 早安!  
(所有人的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阿迦保 看, 我们出事啦!

卡尔贝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阿迦保 (故意高声地)有什么了不起? 难道这不可怕吗?

卡尔贝 喂, 老哥, 你今天怎么说起话来完全象盖莎丽娅一样。你这样做, 叫孩子们都会感到羞耻的……就是说, 应该那样理解, 他抢走了扎高?

阿迦保 就这么回事。虽说惊动了整个村庄, 可是谁也没有看到他们, 整整一夜, 他们没有露过面。

卡尔贝 那就应该祝贺你了, (扑过去互相拥抱)祝贺你, 老哥。愿上帝保佑他们幸福!

阿迦保 (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背, 但是拍得不让上面的人看到)这一切本来都没什么。不过, 你要知道, 一般说来是不这样做的。

卡尔贝 那该怎么做呢? 难道还要派媒人去呀? 老哥, 你可是个男子汉啊! (向楼上)向你们的兄弟贺喜!  
(兰达把背转向他, 大家不吭声)

葛高拉 谢谢你, 卡尔……(看到其它人不吭声, 也就不说了)

卡尔贝 (笑了笑)且慢, 老哥, 你自己呢? 盖莎丽娅可是你抢来的啊! 是啊, 是啊, 假使说真正被抢亲抢来的

话，那就是盖莎丽娅。否则达施尼安家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休想！而你抢来了。他们还向你开了枪，打伤了马腿……我听说过这件事，还记得……你不得不双手抱着你的新娘子回家……幸好是你把她抱到了家，完完整整的一点伤也没有。这就是抢亲！……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全村人都知道，你对扎高是比对你的亲儿子还要亲，而约尔旦呢，也是非常喜爱布呼基……怎么，老哥，你昔日的闯劲和勇敢到哪里去了？

兰 达 （对杜尔米施汉）原来是这样，你这个不幸的瞎子，你看清楚了吧！

卡 尔 贝 你的儿媳似乎有一肚子气……？看来，在城里真的打算办婚事似的……

阿 迦 保 还用说，是有气。碰到这种事情，任何人都要生气的，这个小子真丢尽了我们的脸！……哪怕对我们说一声也好……现在我们在那些城里人面前和在这里的乡邻面前都很为难……

兰 达 我真奇怪，你们怎么没有遭到更倒霉的事！（向楼上跑）

杜尔米施汉 兰达！兰达！冷静点，兰达！（跟在她后面跑）

茹 茹 娜 兰达！别激动！兰达！（跟在她后面跑）

卡 尔 贝 布呼基是好样的！是你的种，老哥。

基 多 嘿，好样的，反对起自己的哥哥来了，狗崽子！

阿 迦 保 就连我和盖莎丽娅的意见他也不征求。虽说我们老了，可我们还有一点头脑……可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呢？他竟敢不听他哥哥们的话，真是畜生！所有的人都要和他的哥哥们商量事情，可这个乳臭

小儿，竟敢瞧不起他们。

卡 尔 贝 怎么，你真的变傻了，老哥，一个人和他心爱的姑娘结婚，碍他哥哥什么事？

基 多 (从楼梯上下来)不，卡尔贝，你错了。在我们家里是另一种关系。他象儿子一样在杜尔米施汉家里生活了四年。

葛 高 拉 也在兰达那儿……(跑向兰达)

卡 尔 贝 什么象儿子一样，哪怕就是真的儿子又怎样？还不是他愿意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

阿 迦 保 你知道吗，这小子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他本来应该和非常有钱的人攀亲的。可以一辈子过舒适富裕的生活，什么也不用干。

基 多 唉，布呼基啊，你真是个傻瓜！(手一摔，向后走去)

卡 尔 贝 假使他爱的是另一个，那该怎么办？你倒说说，约维里！你怎么不说话呀？要知道，我现在并不是和你谈集体农庄的事。真见鬼！

〔约维里向楼下走去。〕

约 维 里 (领着父亲进屋)别谈了，现在应该从速来解决这件麻烦的事情。去商量商量吧！

阿 迦 保 现在……卡尔贝，劳你驾去草棚里拿点干草或是麦秸到牲口棚里去喂喂牲口……否则他们会饿死的……

卡 尔 贝 商量不商量都一样，不管怎么说，已经晚了，生米已成熟饭。这倒好。要不然照你们的去办的话……  
〔阿迦保和约维里走了。〕

(朝草棚大喊起来)布呼基，好小伙子！你原来是个大丈夫，可我还不知道呢。

(从草棚里传来了布呼基的声音：“卡尔贝，卡尔贝)布呼基，是你，我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激动)

(布呼基的声音：“我，是我，卡尔贝”)

(谨慎地环顾四周，想弄清声音是从哪儿来的)

布呼基！我用扎高的名义请求你回答，气气(指指房子)他们。快给我出来，让我第一个祝贺你。

(布呼基的声音：“小声点，卡尔贝，小声点！”)真见鬼，轻一点！我只想知道你在哪里，知道以后，我就要大声地叫喊，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广播机。布呼基！

(沉默)

布呼基，够了！……(向草棚跑去，门栓插着)

布呼基，我以扎高的名义问你，你在哪里啊？

(布呼基的声音：“不要出卖我们，卡尔贝……”)

啊，原来你们还是在草棚里呀！老哥！老哥！（打开门闩）

[门口出现了发窘的布呼基。

老哥！

(互相拥抱)

好样的！布呼基！老哥！你怎么能从外面锁上门？我真弄不懂……

(布呼基企图捂住他的嘴，可阿迦保出现了)

来呀，老哥，到院子里来！你应该请客，老哥，应该请客！

(布呼基重新藏起来)

阿 迦 保 卡尔贝，你叫嚷什么？

卡 尔 贝 你到这儿来，我的好人儿到这儿来！

(阿迦保走近草棚。在房门口出现了约维里,在他后面是惊恐不安的盖莎丽娅)

你们应该请客……喂,快到这儿来呀!你们还等什么?

盖莎丽娅 哎,别憋死我啦,卡尔贝!你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吧,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卡尔贝 婚礼,老嫂子,结婚典礼!

(其余的人全跑了出来)

喂,布呼基,快出来吧!出来吧,小伙子,别害臊!你啊,扎高,如果你想暂时不出来也行……

盖莎丽娅 我的天啊,原来他们在草棚里!真丢人!

约维里 (把母亲的头搂在怀中,竭力地使她平静)难为情啊,妈妈……全村都已经知道了……

阿迦保 (站在草棚前)真是!不过他们怎么能跑进去的呢?

卡尔贝 老哥,这可要你自己猜啰!不要忘了请客。

葛高拉 我的天啊!他们整个一夜都在那草棚里面……

茹茹娜 我宁愿死,也不愿听到这种事。

盖莎丽娅 他坑了我们全家,在众人面前丢了我们的脸。

阿迦保 (发怒,而且想使所有的人都看到)你干的什么事啊,我的小子!你伤了我们所有人的心!你毁了我们所有的希望!至少你得可怜可怜你的母亲!难道我们希望你得到的就是这种幸福?难道你的哥哥和嫂子们奔走操劳就是为了这个?我的毅力和我的固执脾气现在对你来说已经不中用了,因为时代已经变了。真是宫殿不住睡草窝。小伙子,你要听了哥嫂们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尽过豪华的生活,而且什么也不用做。你也就不需要这幢房

子,这个葡萄园,这个草棚了……可是,你不愿意,又能拿你怎样呢?那你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好了。

卡 尔 贝 老哥,你说什么呀!……现在还有谁活在世上什么也不干的?

阿 迦 保 既然我这样说,那就是说有这样的人。不信,你去问问盖莎丽娅,她可不会撒谎的……

盖 莎 丽 娅 (还没有清醒过来,被约维里抱着)我以我祖宗八代发誓,我要烧死他们,浇上煤油烧!

卡 尔 贝 (朝草棚里看)布呼基!你真是好样的,你快出来呀,布呼基!故意气气他们!快出来呀!还有扎高,你也跟着他出来。你们快出来吧。我呢,哪怕我得再找第三种工作,我也要给你举办出色的、富丽堂皇的婚礼。以你们自己的名义要求你们,快出来吧!

## 第 五 场

还是阿迦保家的一个房间。阿迦保坐在快熄灭了的火炉旁的一只三脚凳上。在沙发床上躺着盖莎丽娅,看样子她生病了。在她的床头上坐着葛高拉。带有几分酒意的媒人的由近而远的歌声从外面传来。

葛 高 拉 (温和低声地)妈妈……亲爱的妈妈……冷静些,不要不听话……你现在已经好些了,过两天你一定能痊愈的……

盖 莎 丽 娅 (呻吟着)哎哟……痊愈……你怎么不病倒啊!阿迦保·巴格维拉杰!而我现在,谢天谢地,已经

活不长了……

阿 迦 保 未必是这样，盖莎丽娅。要知道我和你都是伟大的殉教者……我们经受过的苦难还远远不止这些……

葛 高 拉 不要激动，妈妈……要知道爸爸不是怀恶意的……

盖 莎 丽 娅 你怎么知道，他讲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认识他四十六年了，一直到现在这一点还不能明白。和他认识真倒霉！他总是这样，嘴里讲的是这样，而你呢，去理解吧，理解成另一个样。他大半截子已经入土了，但愿干脆把他全部埋掉！……

葛 高 拉 安静点，妈妈。（放低嗓子）  
反正婚礼已经举行过了，现在扎高是我们的人了……你想了解的话，她倒是个挺不错的姑娘……她是多么爱我们的布呼基呀！你会看到，他们将是幸福的……象他们这样相爱的人，正如俗话说的，住窝棚也是天堂。

盖 莎 丽 娅 约尔旦泥匠可盼到了，可盼到了哟！要知道他连中学也没让女孩子念完，更不要说高校了……在女儿童年时就把她赶到茶园，一直到现在她没把篮子从背上摘下来过。每年从六月到八月整整两个月在太阳底下烤，把自己的眼睛都灼伤了……她很快就要变成驼背的……

葛 高 拉 哪有什么驼背！这姑娘简直象棵小白桦。

盖 莎 丽 娅 （固执地）这是因为她还年轻。而将来，不论是她的外貌，还是她的孩子都不会有什么理想的东西……可怜的兰达。她的一切关心成了一团泡

影……要说有的人会照顾自己，那就是兰达。在一个夏天要换三个休息的地方……我是深知这些的……正因为这样我的小宝贝才能这样健壮地成长。

葛 高 拉 妮娜……

盖 莎 丽 娅 今年你和茹茹娜也休息了两个地方？

葛 高 拉 是的，妈妈。开始我们一起在叶森杜克，然后我还去扎格维里呆了两个星期，而茹茹娜到海滨去了。其实，她是不想让基多一个人走……

阿 迦 保 瞧你有多好的媳妇，盖莎丽娅。一年要换三个疗养区，但一次也没邀请过你……

盖 莎 丽 娅 烂了你的舌头吧！难道没邀请吗？杜尔米施汉在每封信中都讲到这件事……

阿 迦 保 还需要写什么信呢？应该亲自把休养证送到这里来，而且自己要留在这里。把女儿派去放牧，安排爱人挤牛奶，而自己应该背起喷雾器，拿起锄头……只有这样我和你才可以去休息了！

盖 莎 丽 娅 哎哟，你这个十足的乡下佬，胡思乱想些什么！……你是在粪堆中出身的牧人，你将来还是个牧人，死也死在粪堆中，并且用粪土把你掩埋起来……

阿 迦 保 而且在我的身上辟建一个葡萄园。你这个主意倒出得好！盖莎丽娅……要不然我老是担心——我将怎么能无所事事地躺在地下……谢谢，盖莎丽娅，你给了我希望，简直是把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给搬掉了。这么说来，在阴间我也有事可做了……并且有时我还将出现在阳间——变成酒或者是葡萄藤……而且由我变成的葡萄酒想必是



浓的！你觉得怎样，盖莎丽娅？

盖莎丽娅 堵住他这张不干净的嘴！

〔约维里和杜尔米施汉走进来，两人微带酒意。〕

杜尔米施汉 妈妈……你好点了吗？……对不起，爸爸。我喝了一点酒……刚才到院子里去了……吹了吹风……

约维里 （立在母亲的床头）妈妈，你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吧，啊？

杜尔米施汉 好妈妈……安静些……应该爱护神经……

〔舞台深处的门打开了，茹茹娜拖着基多进来。〕

茹茹娜 （对基多）往哪里跑，过来，你妈妈病了……

基多 （婚礼后还未完全清醒过来）妈妈……好妈妈……

茹茹娜 还能有谁。你没听见她叫唤？她神经不安……

基多 （站在门口）我结实的好妈妈！

（看到阿迦保）爸爸！

茹茹娜 （绝望地）还不快进屋里去，楞什么？

阿迦保 过来，不要你撑住门，它不会倒下来的。

基多 父亲！（向阿迦保挪动，企图拥抱）你是我的结实不老的人！你是极好的人，父亲！

阿迦保 你怎么啦？

基多 婚礼，父亲，婚礼……我稍微喝了一点……（哼唱着）幸福的爱情总是迎着我们来……

杜尔米施汉 爸爸！……我们的妈妈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

基多 父亲，你这棵老橡树，你要当心点，不许惹妈妈生气……

阿迦保 而我要讲的是……

基多 讲，讲吧，老顽石……

阿 迦 保 你们都不要作声!

(大家都不作声,看着阿迦保)

这样吧。既然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妈妈在这里是多么不称心。既然为了她,你们的心疼得比我的还厉害……所以我就想讲……在你们走的时候……

基 多 走?我走!现在就走……(冲出去)

茹 茹 娜 他是找那个女人去了……(突然想起)他不是去找她又会往哪里去?

杜尔米施汉 我们也马上走。该走了。有公事。

阿 迦 保 你们怎么连话都不让我讲完了。我说,你们要走,把母亲也带走……你们那里设备好,还有汽车……应有尽有……我的话完了。

葛 高 拉 我倒想把母亲接去住的……但是要知道我整天在托儿所里,而约维里又在集体农庄里……假如她能住在茹茹娜那里,我可以每天晚上过去帮忙……

茹 茹 娜 你怎么,葛高拉,你以为我没有工作单位,那我就只是个游手好闲的女人啦?不,让她住在你那儿吧,而我会到你那儿来帮忙的。

阿 迦 保 况且你们俩是住在本区的,而本地的医生,大家都知道,是不中用的。如果住在梯比里斯……那里的大夫……

杜尔米施汉 喂,我给你派大夫已经不止一次了。如果需要,我还会派来的……

阿 迦 保 你还等什么“需要”呢?她不已经是个病人了吗?假如她真的死了的话——再高明的大夫她也不会需

要了。

基 多 可我觉得，我们的外科医师依巴力特·格依基比任何大夫都高明。

阿 迦 保 那么说，一切就绪了。你们的格依基在此地，你们的母亲也在这里，那么就把她带走，给她治病吧。

盖 莎 丽 娅 他一个劲地要把我这把老骨头打发到哪里去？他断送了我的青春，把我的健康在这个火炉上烤坏了，把我折磨得衰弱不堪。而现在，当把我完全搞垮，累倒了，就想把我往外一赶了事……

阿 迦 保 (很满意)嘿，搞垮了！……亏你说得出来……我给你下的绊是不是？……这是年岁，是经年累月的劳动把你搞垮了。

盖 莎 丽 娅 而你又给增添了新的灾难……

阿 迦 保 你说什么灾难？

盖 莎 丽 娅 不要装蒜。我日夜盼望的是谁，而你给我引进屋来的又是谁？

杜尔米施汉 不要激动，妈妈……要爱护神经。

盖 莎 丽 娅 我卧床三天，而兰达却一次也不来看看……她没有错。为什么她非要看我，我什么好事也没有给她做过……这都怪你。独眼约尔旦的全部财产还比不上她的小指头呢。

杜尔米施汉 是，兰达是难过的，妈妈。这是很自然的……

约 维 里 别再谈这些了。兰达也该明白……

基 多 也该下楼来看看母亲了……看她敢惹母亲生气。

盖 莎 丽 娅 她不会来的，不会来的……我什么好事也没替她做过……她怎么会忽然要来这儿呢。

基 多 所有媳妇毫无例外都该到母亲这儿来，并且要深

深地向她鞠躬。(走出去)

茹 茹 娜 跑到那个女人那里去了……

约 维 里 这也好。让他把她拉来。

茹 茹 娜 他不是去叫兰达……他在婚礼上跟一个女人缠上了……老是去找她……让我把他领到兰达那里去……(走出去)

阿 迦 保 (立在床头) 喂, 盖莎丽娅, 你还需要什么?

盖 莎 丽 娅 这个不识字的丫头不应该进我的家门。她没有权利毁坏我儿子的未来。

阿 迦 保 毁坏什么呢? 他不是已经快高校毕业了。你还盼望着什么样的未来呢? 是不是农艺师也不应该回到农村来?

盖 莎 丽 娅 农艺师? 我们对他的期望可不止是当个把农艺师啊, 是吗?

阿 迦 保 (对杜尔米施汉) 喂, 你们又出了什么鬼主意?

杜 尔 米 施 汉 不是什么不好的, 爸爸……

约 维 里 他应该考进研究院。对我们的农业来说普通的农艺师已经不管用了, 需要的是水平更高的专家……

阿 迦 保 那么谁来种地呢?

杜 尔 米 施 汉 他已经种过一阵地, 获得了实践经验。这对他研究科学是很有帮助的。

盖 莎 丽 娅 哪怕让我有一个儿子当教授也好啊! 你为什么坑我, 阿迦保·巴格维拉杰? (她感到十分难过)

杜 尔 米 施 汉 妈妈……好妈妈……(跑向沙发床, 跪下来)

[在这时基多相当粗鲁地攥着兰达的手, 把她拖进来。

兰 达 你们还要我怎样？你们要的，不是都已经到手了嘛，你们也只配这样。（看见丈夫）看你站在这儿干啥。我在汽车里要等你多久？

杜尔米施汉 我亲爱的妈妈……这是兰达……兰达来了……

基 多 妈妈，你看，这就是兰达。这是我把她拉来的，是我！

盖 莎 丽 娅 我不行了，兰达，不行了……我快死了。

杜尔米施汉 不，妈妈，你不会死的……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不会让你死的。瞧，兰达也在这里……不要着急……

盖 莎 丽 娅 如果你们不想我死的话，那就把布呼基带走……对……把他和他的这个……妻子一起带走。多关心他们……

杜尔米施汉 我们带走，妈妈，俩人一块带走……对吧，兰达？喂，你答应呀，兰达……不要折磨我的母亲……

基 多 （紧紧地攥着兰达的胳膊）快说呀！听见没有？

兰 达 你带走好了！带走吧！难道我妨碍你？

基 多 听见了吗，妈妈？

盖 莎 丽 娅 （嗓子马上变得宏亮了）听到了，听到了！从今以后，我就是她的奴仆，我这个做婆婆的真对不起她呀！

兰 达 我想你不会再讲我不让你爱父母了吧？

阿 迦 保 （叫喊着，但大家不听他）你们在讲些什么呀？盖莎丽娅！孩子们！……

盖 莎 丽 娅 愿上帝多多赐给我们的兰达幸福和快乐！

杜尔米施汉 我们带走！好了！两个都带走！女孩子我们安置她上学去……只是你不要悲伤，妈妈，快恢复健

康吧……

盖莎丽娅 那么说,她也可以上学喽?……

基 多 他们若敢不让她上学,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

阿 迦 保 (叫着)哎,你们怎么啦?要带走谁?带到哪儿去?  
为什么?

兰 达 (对杜尔米施汉)我不反对,你想怎么安置,你就安置他们吧,但是我的家里是不能接受他们的……

阿 迦 保 他们怎么啦——是无家可归的人?确实,我们已经够麻烦您的了,可不能再麻烦您了。

盖莎丽娅 水!

[葛高拉和茹茹娜跑去取水。]

基 多 (对兰达)你为什么折磨妈妈?你有那么多的房间,拿出一间来给新婚夫妻住一住,他们是会感谢的……

兰 达 我知道他们的感谢。两耳都听出茧来了。

阿 迦 保 盖莎丽娅!你搞的什么名堂,你把孩子们往哪里赶,你这没良心的?

盖莎丽娅 (叫着)让他住嘴!看在上帝的面上!让他住嘴!

基 多 不要讲话,父亲,不要讲……(与阿迦保的视线相遇)父亲……

约 维 里 (搂住父亲)我们离开这儿,爸爸。让她安静下来……然后你再谈……

盖莎丽娅 你断送了我的小儿子,完全断送了!

基 多 (对杜尔米施汉)你还是帮帮他吧……你总是一个领导嘛……

杜尔米施汉 我倒是乐意……可兰达她……

兰 达 关我的什么事?你给他们找个房子,让他们去住

好啦。

基 多 还犹豫什么……给他们安排两三个房间，不就完了。反正又不要你掏腰包……

杜尔米施汉 是这么想的吗……

基 多 对，我是这样想的，亲爱的……而你呢？

阿 迦 保 和你们在一块简直使人要发疯！真的！他们要住宅干什么？无家可归的人你们不管，而却要把房子给他们！……把我们又交给谁照顾呢？

盖 莎 丽 娅 堵住他的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马上把布呼基拖下楼去带走。只是越快越好！否则这个鬼东西会把一切破坏掉的。他会找到办法的……我是了解他的……

基 多 你快不要作声，父亲。我马上去，妈妈。你别认为我爱你爱得不及其他几个儿子……（跑开）

茹 茹 娜 （惊慌地）他这又是往哪儿呀？（跟随他去）

约 维 里 去叫布呼基去了。马上就要拖来的。

阿 迦 保 但我总想知道……

盖 莎 丽 娅 别听他的……他反正讲不出什么好话来的。即使讲得出，一时你也是理解不了的。你们刚来时他对我讲什么，也许，用不着再把猪仔和火鸡送往梯比里斯去……我只是到现在才明白，他当时指的是什么。

〔基多出现在门口，使劲拖着抵住门框不愿进来的布呼基和扎高。他们后面是茹茹娜。〕

基 多 过来吧，乖小子！看来，我毕竟还是把你们安排好了。

阿 迦 保 （挡住他们的路）赶快放开他们！

〔基多放开新夫妻，他们相互偎缩在一起。〕

基 多 难道我关心他们的幸福不好吗？

阿 迦 保 你们要把孩子拖到哪儿去？（把新婚夫妻引到炉旁）留在这儿，孩子们……你们甚至还想把他们抢走，没有天良的人！

盖 莎 丽 娅 你们听见没有，他讲的什么？

约 维 里 你听着，父亲！把他们带走到底不是害他们呀！布呼基应该念完高等学校……否则他甚至连一个农艺师也不是呢……再说如果女孩子能去学习的话……

杜尔米施汉 你不是一向很聪明的吗，父亲……

基 多 非常聪明！……

约 维 里 难道你反对教育，父亲？

阿 迦 保 啊，原来这样！……喂，盖莎丽娅，你暂时不要吭声。我反对教育？当你们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我就读书了……即使现在没有书的话，我还生活不下去……（指向书架）可能，我的书比我媳妇（向兰达方向点头）的书或者比你们这些模仿她的人（向茹茹娜和葛高拉方向点头）的书要少些……但是我所有的书，我都读过。并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弄懂了。我的书并不是为了填书架的，也不是为了美丽好看的装帧……而你们呢？我一生中一次也没有看到你们读过什么书……顶多是看看报纸……你们的大学是怎么毕业的——只有上帝知道……而你们却对我谈起教育来了。

基 多 不错，父亲……你什么都知道！都知道！



杜尔米施汉 当然,你自己是知道一切和理解一切的,爸爸。不要焦急,妈妈,父亲是理解一切的……

盖莎丽娅 是啊,他嘴上说得好听……

阿迦保 我已经对你讲了,叫你不要讲话,盖莎丽娅……科学……我每天都在赞扬它。当我看到任何机器的时候,就赞扬那些发明机器的人……多亏了科学,我们格鲁吉亚越来越富裕,多亏了科学,我们的葡萄园,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现在还在支撑着,多亏了它,我们生产出了那样好的酒……而你们却认为我反对科学。

兰达 (对丈夫)我没有时间听这些废话……假如你要和我一块走的话,我们就走吧。再呆在这儿有什么意思。

阿迦保 唉,我的媳妇!如果你那里那么多的书不只是为了摆设的话,那你就该懂得,当长辈讲话时……唉,算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噜嗦了。

兰达 我刚才什么也没有讲呀……

阿迦保 就算你没有讲……(看着电视机)每一次当我看电视的时候都非常开心。当此地只有我和盖莎丽娅时,我们在电视机旁听着歌,听着各种各样的演说,看着戏……有时我甚至举杯为发明它的人祝贺……

(基多企图想讲些什么)

等等,别打岔,我讲的话并不算太愚蠢吧……你们还算是一些有学问的人……

杜尔米施汉 恰恰相反,父亲。你讲得很好。

阿迦保 你也别打岔……看,我感到非常痛心……为什么

呢？因为我难过，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刚刚拿到文凭，就逃离这倒霉的田地，开始象恨后母一样地恨它……好吧！你们学习吧！有什么比学习更好呢！但是如果读了书，你们会把我忘记，忘掉了你们的母亲，忘掉土地和所有创造你们的一切，那么这个教育对我有什么鬼用！……不错，你们没有忘记我们，经常叫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但结果将怎样呢？……好，我们就上你们那里去。卡尔贝也几乎已经走了，独眼约尔旦的女儿，我的“教授”也要带走，吉安菲里和安巴高也完全可能在一个什么地方去当上看门的……可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城里反正是塞不下这么多人的。而且农村里由谁来劳动呢？只有拖拉机和一些机器了。

杜尔米施汉 父亲，我不想说你不对，……但是要同意你的观点也很难。……不管怎么说首先总得受教育，往后……

阿 迦 保 那就学吧！学吧！不过不要忘本！也不要忘了我们……

约 维 里 (站起来)不管怎样，他们应该走，父亲。

阿 迦 保 (很激动)不行……好好听我的……

兰 达 (从远处向婆婆告别)喂，祝您身体健康……

盖 莎 丽 娅 (号叫)不，兰达，不能走！……不能这样离开……

基 多 哎，你可是个砸不烂的坚果，父亲……你就是个守旧的人……(对布呼基和扎高)快走吧！（开始把他们朝门外拖）

阿 迦 保 松手！听见没有，放开他们……还没听见吗？

盖莎丽娅 不要听他的！不要松手！他会把他们象折磨我一样地折磨死的！到我这儿来，布呼基，过来吧，好儿子……（基多把布呼基拖到母亲跟前，扎高躲在布呼基的后面）

兰达！过来，兰达！……我把他们委托给你，亲爱的……

兰 达 何必呢？难道他们是小孩子吗？

阿 迦 保 瞧，她不愿意……别折腾他们啦，盖莎丽娅……在这里他们会很好的……你怎么，聋了吗？（叫着）在这里他们会很好的！（堵着门）

盖莎丽娅 （指着后门）从那儿把他们领走，从那儿！要不，你们就把我活埋掉，然后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基 多 （对布呼基）喂，快出去……站着象块木头，真不亚于父亲！……

阿 迦 保 （扑向第二出口）等一等！哪怕等一会也好！哪怕再耽两天也好……你们急于到哪里去？你别吭声，盖莎丽娅……

约 维 里 真的，为啥他们不能再住一两天呢？他们干吗要这么急？

杜尔米施汉 可不是！为什么呢？今天走，明天走，不是一样吗……

阿 迦 保 一共才两天！

盖莎丽娅 别信他！

阿 迦 保 我已经对你讲了，不要说话！（搂着布呼基和扎高，把他们引到炉灶旁）坐下吧，孩子们。让我们在一块再呆一会吧……

盖莎丽娅 不行！你们不了解他呀！……两天……在这两天里他会把他们给折磨坏的！……毁了他们的一生的！

阿迦保 要晓得一共只不过两天，盖莎丽娅，才两天……

盖莎丽娅 在布呼基中学毕业时，他也是这样说谎的。一共只有一年，孩子……但一下就夺去了他四年时间……假如不是我阻拦的话，也许你们四个人现在都要在这里和炉灰垃圾打交道呢！……

基多 你怎么，你这个守旧的爸爸，还差一点没把我们断送掉？这多不好啊。

阿迦保 我是要你们好……只是要你们好！我是要挽救你们的。

盖莎丽娅 你们听见没有，他讲的是些什么？……他做了这样的事你们还认为他是个聪明人？……走吧！马上离开吧！

杜尔米施汉 （威风凛凛地）好，算了！（用拳头敲板凳）够了！立刻就走！我们需要有学问的青年！没有二话可说。

阿迦保 要知道一共只呆两天。青年人这里也需要啊……

杜尔米施汉 我们可知道你的这个两天是什么玩艺。已经决定了，我不习惯多啰嗦。

阿迦保 两天……我们么，也只能活两天了……

盖莎丽娅 瞧他装得多可怜……别相信他……他是病不死的。还要给我们大伙送葬呢！

基多 你怎么啦，真想把我们留在这儿和泥巴打交道，你这个反动的老爸爸？……

约 维 里 算了吧，父亲……早两天，晚两天，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让他们走吧……

阿 迦 保 两天……关系到人的一生，是这两天……

盖 莎 丽 娅 我把他们委托给你，兰达……每年圣母节我将为你点大蜡烛……

兰 达 (鞠躬)祝一切好。(走出门)

杜尔米施汉 好了。下一个问题是……啊！对了，我们走了。亲爱的妈妈……再见。(拥抱母亲)再见，爸爸……(出去)

阿 迦 保 等一等……我送你们去……

盖 莎 丽 娅 上帝保佑你幸福，我的孩子。

葛 高 拉 (搂住盖莎丽娅，哭着)妈妈，亲爱的……留下你这个病人……我真过意不去，妈妈……好吧，早日复原吧，亲爱的，我会来看你的……(走近阿迦保)再见，好爸爸。(出去)

约 维 里 那好了，妈妈，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会来看你的……(离开)

基 多 再见吧，我坚强的妈妈。(向出口处走去。对新夫妇)你们还等什么？走吧！你们的事情已经成功了。(离开)

茹 茹 娜 (急忙地)我本想再多呆一会，好妈妈，但是我不能……放基多一个人……祝您健康和幸福……(跑出去)

布 呼 基 (走近父亲)父亲……  
(盖莎丽娅半抬起身)

阿 迦 保 那好吧，我的孩子们，你们也走吧……看来这土地生的病，我的药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走吧……也许至少你们还能找到制服它的办法……

布 呼 基 (领扎高走到母亲跟前)妈妈……

盖 莎 丽 娅 好了, 祝你健康! 布呼基……愿您们永远一切称心如意。

阿 迦 保 (他已经不朝他们那一边看了, 显然也不准备送他们了)喂, 快走吧, 快走……

布 呼 基 父亲……你不要以为……我……以为我反正都一样……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阿 迦 保 你为什么回来呢, 农艺师?……难道你还不明白最肥沃的土地是柏油马路吗? 需要的只是该学会在它的上面播种……但这算得了什么……现在的科学能做的事还多着哩……

布 呼 基 不要那样讲, 父亲……要知道我说的是真心话……

盖 莎 丽 娅 你答应我当教授。否则我就死掉, 马上就死!

布 呼 基 我会当教授的, 妈妈, 一定会的……这不会影响我的, 爸爸……我要回来的。再见, 爸爸……

[阿迦保不作声。布呼基还想讲些什么, 但不敢讲出来, 只是挥挥手, 就朝门外走去了。

扎高也明白阿迦保不会送他们, 自己走近他, 倒在他怀里, 痛哭起来。阿迦保抚摸着她的头。

扎 高 我一生将为你祝福, 父亲。(突然很快地站起来, 哭着跑出去了)

[院子里人声鼎沸, 一片忙乱, 最后是汽车开离的嚣声。阿迦保楞楞地站着。盖莎丽娅沉默着。渐渐地一切安静下来了。一片寂静。阿迦保转身走

近火炉旁，坐下来，用正在燃烧的木头翻动着炉灰，并添上一些木柴。

盖莎丽娅（经受不住紧张）水！

〔阿迦保默默地看了她一会，然后平静地站起来，涮了涮杯子，倒了一杯水，走近沙发床并坐了下来，稍稍抬起盖莎丽娅的头，小心地喂她。〕

阿 迦 保 只要我活着，还不要紧。趁我的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但是我不能永远活在世上啊！要知道我也是个人呀。

盖莎丽娅 你准备自己上西天，而把我留在这儿吗？

阿 迦 保 这又不是去疗养所，非要把你带着……

盖莎丽娅 那我干吗还在这里活着呢？我可不愿意……

阿 迦 保 我怎么把你带走呢？你让我杀死你怎的？不，你还得活下去……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现在技术正在阔步前进……这些学者们说不定在哪儿也有孤单单的老人……有可能，上帝会指点一个什么人发明一种饮水机……那个时候就好了……否则，如果我们俩中间有一个留下，即使不病死的话，反正他也得渴死的……

盖莎丽娅 死就死吧……不免一死的也不只是我们……

阿 迦 保 我们倒算了……但是这一切（指着周围）也跟我们一块完蛋吗？

盖莎丽娅 有什么办法呢，阿迦保？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看来我和你是生不逢辰啊……

阿 迦 保 这么说来——全世界都是生不逢辰吗？

盖莎丽娅 这个我不知道，阿迦保。我只知道周围所有的人——有聪明的和愚蠢的，有受过教育的和愚昧

的，有瞎子和睁眼的，大家都往城里跑。为什么我的孩子就该留下呢？你不是还想把他们留在这里吗，想过吗？

阿 迦 保 我想过，盖莎丽娅……而且是多么想啊！只是我一事无成。

盖 莎 丽 娅 你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阿 迦 保 看来，是这样的。我哪种办法没试过，不管用什么计策，结果还是白搭……（停顿一下后）你知道吗，盖莎丽娅，那封电报是谁发的？（盖莎丽娅抬起身）

躺着，我亲爱的。现在说已经没关系了，——是我发的。

盖 莎 丽 娅 你自己？！

阿 迦 保 我自己。我想，如果这个孩子也和城里的人结婚的话，也要抛开田地的……这样就发了一个电报……而翻葡萄园，你以为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吗？哪能呢。这是我暗中安排的……我希望使他们重新爱上土地。

盖 莎 丽 娅 对啦……你可叫他们受了一天罪。

阿 迦 保 现在他们对土地可完全没有感情啦……大概，他们甚至连在这些土地上走走都开始觉得厌烦啦……如果有翅膀的话，他们真要飞了。

（停顿后）盖莎丽娅……你以为扎高是谁抢来的？

盖 莎 丽 娅 唉呀，布呼基，他干的是什么事啊。

阿 迦 保 这与布呼基有什么关系。这是我把扎高抢来的……否则他也许会同兰达的轻佻女人结婚



的，你们大家也都会感到幸福的……虽然他会感到痛苦，因为他的心是在这儿，和扎高在一起。但是他也会就那样生活下去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着么。

盖莎丽娅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阿迦保 是的，是我。他哪能抢扎高呢！他连见她都害怕……这是我晚上故意把他一个人留在院子里——我说，需要把酒坛封好，我还叫扎高拿着油灯到他那里去……好象是为了封酒坛……其实酒坛早就封好了……不过，他们也顾不上酒坛了……然后你出来了……我就把他们象赶小鸡一样赶到草棚里去了……并且把门也给锁上了，似乎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可是结果很不妙。这个姑娘很快就会变成象这些媳妇一样的人……都怪我。

盖莎丽娅 现在还有什么可讲的……不过他们将会有孩子的……

阿迦保 你要孩子干吗？杜尔米施汉就有个女孩子，他们经常打发她来看你了？

盖莎丽娅 你怎么，连孙子都不想要，真是胡说八道？！

阿迦保 我要他们干什么，如果他们长大了就成为陌生人，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我们……

盖莎丽娅 爱抚他们……这也是一种享受……

阿迦保 我又不是一头母牛，要舔他们和摸他们……如果他不喜欢这灶头，对幼苗、对葡萄园没有感情的话，……他也能算是我的孙子？

盖莎丽娅 你老是想到葡萄园……你只希望他们学会修剪葡

萄……你只晓得这一点……

阿 迦 保 要学会这一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同葡萄打交道也是不简单的，应该懂得它的语言……在我们集体农庄里有成千上万株葡萄苗。有七种品种……对每一种品种都要有专门的一套方法……比如，同尔卡采佳莉品种讲话时，如果不带点卡赫齐亚语调的话；对伊扎碧罗品种如果不用古里话稍稍训斥一下的话；同佳脱拉品种打交道，如果不稳重，不讲拉齐语的话，——那么这几种品种的任何一种也不可能获得丰收……同卡尔达森斯克品种和同司万斯克品种打交道就应该讲它们家乡话。而马尔脱维里斯克的阿拉达司杜利——我种的就是它，长在墙角下——需要对它讲一些米格列尔族的恭维话……就是那样还不能每年都获得丰收……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的布呼基目前还晓得这一点……

盖 莎 丽 娅 最好能见到他……

阿 迦 保 也许，你能见到……但是谁知道呢……刚才他们一起来给我送葬，现在看来他们只有在你出殡时才会光临了……

〔俩人都很沉重和悲伤。阿迦保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火炉旁，拿起烟斗，转回来坐下，发现忘了拿烟荷包，把它取了来，拿了火柴，但把它放在一边，重新走到火炉旁，用炭火点着了烟。然后又坐到沙发床上。〕

盖 莎 丽 娅 难道布呼基也会变成那样的人吗？

阿 迦 保 啊哈！可见你也在盼望，希望他回来。你也想这

个……谁知道他，也许，他会回来的。他应该回来……他毕竟对土地还有点感情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农艺师，这也是个因素。（停了一会）  
嗯，他会明白这一点的，一定会明白的！

（停顿）

对……不能那样生活！无论如何不能，盖莎丽娅……

〔幕闭。〕

（上海师大外语系俄语三年级  
工农兵学员集体翻译）

# 最后的期限

(中篇小说·梗概)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我们同时代人》杂志一九七〇年第七期，发表后受到苏修评论家的广泛赞扬，认为它写得既富有诗意，又十分现实，提出了深刻的道德问题。作者瓦连京·拉斯普京（一九三八年生）因此成名。

可是由于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苏修农村今不如昔，后继无人的衰败相，从一九七一年起开始受到官方的批评。一九七二年起，苏修评论界还针对这一类的“农村小说”展开了讨论。（请参阅本期《摘译》第133页）

下面简单介绍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

安娜是个八十岁的农村老太婆，她辛苦劳动了一生，在三年前坚持不下去，躺倒了。

安娜共生过十三个子女，其中五个没有养大，三个在卫国战争中战死，如今只剩下五个：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女儿在区里，二女儿在城里，小女儿离她更远——在基辅。大儿子也在城里，只有小儿子米哈伊尔没有离开村子，老太婆就和他住在一起。

今年夏末起，老太婆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完全靠村里的女医生来打针支持着。到九月初，她开始不吃不喝，一直处在昏睡状态，除了还有呼吸之外，就完全象个死人了。于是米哈伊尔就给哥哥和姐妹们发了电报，叫他们来给母亲送终，并且摇醒了老太婆，告诉她不要就死，等亲人们来了再见一面。

次日一早，大女儿瓦尔瓦拉第一个来了，她从区里到这儿只有五十公里，搭一辆顺路的卡车就行了。她一推开大门，就嚎啕大哭叫妈妈，但老太婆没有醒过来，只是眼皮微微动了一动。

傍晚，住在城里的大儿子伊利亚和二女儿柳霞也乘着轮船赶到了。只有最小的女儿塔吉扬娜还没有到家。老太婆还是躺着不动，连呼吸也难以察觉了。

晚上，兄弟姐妹四个人一起在厨房里吃饭。小时候，他们就天天这样在一起吃饭，那张饭桌还是他们的父亲在五十年前亲手做的。如今，经过许多年各自独立的生活，这四个人已经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了。瓦尔瓦拉年龄最大，五十一岁了，由于子女多和经济拮据，她显得十分苍老。伊利亚也已经秃顶。柳霞的年龄也有四十多了，但看上去很年轻，脸色白嫩，因为她是战争一结束就离开农村的，多年来在城里学会了保养自己，而且又没有子女。米哈伊尔与他的哥哥相反，生着一头浓密的卷发，身体强壮。他是个林业工人。（本来村里有个集体农庄，后来劳动力都进了林场，农庄就不存在了，土地也荒芜了。）

吃晚饭的时候，米哈伊尔责备伊利亚和柳霞多年不回家来，只有瓦尔瓦拉在需要土豆或其他农产品时才偶尔来家看看。瓦尔瓦拉乘机标榜自己每年数次回家探望母亲，责怪伊利亚和柳霞做了城里人之后看不起乡下人。

饭后，柳霞向米哈伊尔的老婆娜佳借了一架缝纫机，连夜赶缝黑裙子，准备次日母亲死了好穿。她说，她本来没有黑裙子，接到电报后才到店里买了一块黑料子带了来。瓦尔瓦拉要柳霞穿过之后就送给她的女儿穿，因为她女儿的裙子都穿坏了。柳霞答应了。

这一夜，柳霞缝裙子到深夜，瓦尔瓦拉陪着她，因为她不敢一个人和老太婆在一起。米哈伊尔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呼大睡，

伊利亚睡在院子里的浴室里。老太婆仍是无声无息。

第二天早上,老太婆仍没有死,但也没有醒。米哈伊尔和伊利亚吃过早饭后就一起商量母亲的后事。米哈伊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买好一箱白酒放着,以便在葬后宴上请客人喝。由于过一天村里的林业工人就要领工资,到时店里的白酒就可能一下卖光,所以应该马上去买。伊利亚同意了,兄弟两人就凑了钱,又向柳霞要了些,去扛回了一箱白酒。这时,柳霞也把黑裙子缝好了。兄弟姐妹们觉得该做的事都做了,就十分无聊地等着母亲死。

到了上午,老太婆的眼睛忽然张了一张,被五岁的小孙女看到了,奔出去告诉大人们。兄弟姐妹连忙奔到老太婆的床前,但看到老太婆仍在昏睡。又过了一会,老太婆的胸口发出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呼吸也急促起来。这种临死前的景象使子女们感到恐怖和痛苦,他们心里都暗暗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

可是到后来,老太婆终于又睁开了眼睛,并且费力地说了几个对她来说是最亲切的字眼:柳霞……伊利亚……瓦尔瓦拉……在床边的子女们急忙一个个地答应,但当老太婆喊到塔吉扬娜的时候,他们回答说,塔吉扬娜还没有到,大概晚上可以到,老太婆听了点点头,又昏了过去。

这以后,她又醒过几次。到晚饭前,她醒了后就叫媳妇娜佳给她烧些薄粥汤吃。吃了之后老太婆精神更好转了,就与子女们谈起话来。她说,她本来已经死了,昨天听到了大女儿的哭声,还以为是死人也能听到哭声。她这次醒过来,是上帝特地放她回来再看一看亲爱的子女,看了之后还是要死的。她决不会多留他们,决不会使他们感到讨厌。看来老太婆由于子女们回到身边而非常幸福,同时又在为自己活转来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她知道子女们是来替她送终的,她如今忽然又活了,就不能不

辩解一番。

谈话之间，夕阳下山了，房间里冷了起来，柳霞替老太婆拉了拉被子，忽然发现她睡的床单已经脏得发黑，就勃然大怒，骂米哈伊尔不该让老母亲睡在这样的床单上。媳妇娜佳在旁听了顿时满脸绯红，悄悄地溜了出去。老太婆连忙制止柳霞，说这是她自己不愿意别人惊动她，一直不让换，三年来，她连大小便也不能行动，全靠娜佳服侍。而娜佳又要上工，又有许多家务事，实在忙得可怜，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错怪了她。但是柳霞不听，还是骂，瓦尔瓦拉也在一旁帮腔，说米哈伊尔亏待了老母亲。老太婆又为米哈伊尔辩护，并且说柳霞和瓦尔瓦拉不过是在说风凉话，如果她们自己和她一起生活，就会体会到要服侍一个生病老太婆是多么不容易了。

夜里，伊利亚和米哈伊尔以庆祝母亲康复为名，喝了三瓶白酒。米哈伊尔对伊利亚说，柳霞和瓦尔瓦拉今天同他吵，只不过是借题发挥。她们不满的真正原因，是他发电报把她们叫来了，而母亲却不死。

这一天，小女儿塔吉扬娜还是没有来。

第三天，老太婆天不亮就醒了。她由于躺久了骨头痛，试着坐了起来，竟成功了，于是就一直坐着，这使第一个进来看到她的瓦尔瓦拉大吃一惊。老太婆叫瓦尔瓦拉到街对面去看看老邻居米罗尼哈在不在家，但瓦尔瓦拉却跑到伊利亚睡觉的浴室里报告好消息：母亲已能坐起来了。在浴室里，她看见伊利亚又在和米哈伊尔一起喝酒，于是又吵了一通。

吃过早饭，瓦尔瓦拉跑到村里到处找人详梦去了，因为她夜里梦见自己在用泥土做饺子馅，不知这梦是凶是吉，一直心神不定。柳霞一个人到山上林子里采蘑菇去了。伊利亚和米哈伊尔继续在浴室里喝酒。

老太婆正感寂寞，恰好米罗尼哈进来了。这是个七十六岁的老太婆，和安娜做了几十年的邻居，是她的知心朋友。米罗尼哈也是一个人住在家里，她有两个子女都在外面工作，也都多年没有回家来了。幸而她目前还能走动，一旦象安娜一样躺倒时，那情况就会比安娜更糟。两个老太婆在一起坐了很久，谈了很多话。

米罗尼哈走了之后，安娜躺在床上沉思默想，回忆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回忆自己目前的这些子女是怎么长大的，另几个子女是怎么死的。为了这些子女，她真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她最喜欢的是小女儿塔吉扬娜，而塔吉扬娜现在却没有回来。她想着想着，就昏睡过去了，但立刻又惊醒过来，仿佛觉得小女儿回来了。她知道，今天已是最后的期限，过了今天，小女儿就不会来了，而她自己也要死了。她认为，她现在活着，是由于上帝从别人身上剋扣了几天寿命给她，让她同亲人告别，她不当拖得太久。

但小女儿终于没有来。

傍晚，老太婆被一阵吵声惊醒，她睁眼看见伊利亚和米哈伊尔醉醺醺地坐在桌边，柳霞正在大声地骂他们不知羞耻。瓦尔瓦拉坐在老太婆的脚跟旁叹气。老太婆喊了几声塔吉扬娜。兄弟姐妹们一看母亲醒了，就连忙答应说，塔吉扬娜还没有来。老太婆哭了，后来还胡思乱想起来，说大概是小女儿出了什么事了，也许是基辅又发生了战争了。兄弟姐妹们劝解无效，米哈伊尔就说，塔吉扬娜肯定不会来了，但也没有出什么事，只不过是因为他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塔吉扬娜，叫她不要来了，母亲的病已好了。老太婆一听大怒，姐妹们又一起责骂米哈伊尔，说他虐待母亲。柳霞对母亲说：你怎么能长期忍受米哈伊尔这样欺负你，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瓦尔瓦拉也说：你是有权享受安静的晚年



的，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作弄你。如果米哈伊尔不愿意你和他住在一起，那也不要紧，咱们有办法。米哈伊尔开始默默听着，后来爆发了，就说：既然如此，你们中随便哪一个把母亲带去好了，我还可以连奶牛一起奉送。谁最爱母亲，就把母亲带去，我是千错万错，你们都很好，现在就看看你们中间谁最好吧！

米哈伊尔的话，顿时使他的哥哥和姐姐们哑口无言。他又向柳霞走近一步说：你把母亲带去吧，你是最公正的，你最知道应该怎样对待母亲，你会给她铺干净的床单。我把奶牛送给你，你卖掉后就会有钱，这足够母亲用了，她现在几乎不吃东西，快决定吧，不要让别人占了先。柳霞听了只是说：你疯了，你疯了！

米哈伊尔高兴起来，又对瓦尔瓦拉说：我疯了，母亲可不能和疯子一起住。那么，还是你带去吧！奶牛对你可是大有用处，而且母亲和女儿在一起总是比较好。瓦尔瓦拉慌了，只好说，她家没有地方给母亲住。米哈伊尔问她，母亲住的地方没有，奶牛住的地方也没有吗？瓦尔瓦拉连忙说，给奶牛住的地方是有的。

于是米哈伊尔又叫伊利亚把母亲带去，伊利亚说：你喝醉了，喝醉了！

这时米哈伊尔就转过来对母亲说：你还是仍在我这儿躺着吧！这样他们就更爱你。说完，米哈伊尔就冲了出去，奔到浴室里一口气又喝了一瓶酒。

子女们的争吵给了老太婆很大刺激，而且她知道小女儿是再也等不来了，于是就求上帝立刻让她死。可是这一夜她还是不死。第四天早上，老太婆醒过来发觉自己仍旧活着，非常苦闷，就发狠坐了起来，爬到了屋外台阶上坐着。这件事立即被子女们利用了。他们造舆论说，母亲的身体已日益好转，不久就能跳舞，因此他们可以回去了。伊利亚还想挽回昨天的面子，责怪

米哈伊尔昨天不该喝得太多，不该吵架，尤其不该打电报不让塔吉扬娜回来。米哈伊尔说，他根本没有打过这样的电报，他说了个谎，是为了不让母亲胡思乱想。

这天下午，柳霞首先提出要回去，伊利亚和瓦尔瓦拉立即同意和她一起走。老太婆哀求他们等一等，因为她就要死了。柳霞当即气势汹汹地打断她的话说：你明明好了，怎么还口口声声说要死，这几天这话已经使人听厌了。

临走时，瓦尔瓦拉没有忘掉向柳霞讨那条黑裙子。柳霞只好从包里拿出来丢给她。

米哈伊尔送走哥哥和姐姐们，回到老太婆的床边坐下，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说：不要紧，我们能过下去。以前怎样生活的，以后还是怎样生活。他还劝母亲不要生他的气，他承认自己是个傻瓜。老太婆静静听着，没有回答。

当天夜里，老太婆死了。

(邵海冲译)

# 爱 和 功 勋

(特写·梗概)

鼓吹农业进一步资本主义化的农村特写《爱和功勋》，是一九七一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特写集《又是春天》中的一篇。作者列·伊凡诺夫是反对“包工组”这种小型的自由竞争方式的，他主张集中兼并，由“先进”的农场和农庄并吞落后的农场和农庄，扩大经营规模。与此同时，他要求给农场和农庄的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让他们能自由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多少卖给国家和多少留给自己，”并且不应该规定他们的最高工资限额，以便进一步刺激他们发展生产和追求利润的积极性。

内容梗概如下：

在苏联报刊上，关于“对土地的爱”谈论得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农村青年纷纷流入城市？为什么有的地方连拖拉机也没有人开了？报上对此议论纷纷，结论不外乎是：没有在青年身上培养“对土地的爱”。为什么苏联的农业停滞不前？为什么有许多地方农业生产下降？对此，结论也是：“对土地的爱”不够。

然而，怎样才能培养“对土地的爱”呢？

作者认为，现在谈论“对土地的爱”是必要的，但谈论的结果却不大对头，几乎所有议论都逐渐集中到了一点上，即认为只有组织所谓包工小组才能培养起“对土地的爱”。作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包工小组创造高产的例子尽管很多，但不搞包工的生产队创高产的也很多。另一方面，包工到组靠的是金钱

刺激，实际上并不能培养“对土地的爱”。由于城里的工资也在不断提高，包工组在金钱上仍旧敌不过城市。作者认识一个种土豆的包工组组长，他的工资每月一百五十卢布。当农庄附近来了一个修路工程队，出他二百个卢布的价钱时，他就立即去修路了。“对土地的爱”也立即完蛋。

作者认为，真正的“对土地的爱”应该表现为：即使在困难的、歉收的年头也不丢下心爱的土地。应当培养这样的爱。一九七〇年，他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列宁遗训”集体农庄的马尔采夫。

马尔采夫是个农民科学家。他所在的农庄从不歉收。作者首先问他：为什么西伯利亚大部分州的农业收成至今没有明显的增加？为什么许多州和边区老是在原地踏步甚至下降？马尔采夫说，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正确的轮作制，而且至今还在对休闲田问题争论不休，虽然实践早已证明，在西伯利亚没有休闲田是无论如何不行的。此外，唯意志论的政策也坏了不少事。但是也不能把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上面。真正热爱土地的人即使在过去也能取得丰收。例如，邻村德里亚诺沃的一个集体农庄过去的收成比“列宁遗训”农庄低二倍，有时甚至低三倍，后来并入“列宁遗训”农庄，在马尔采夫领导下，产量很快就拉平了。之后，这个扩大了农庄又吃进了卡纳沙村的一个低产农庄，同样使它变成了高产。

谈话就自然地转入了“对土地的爱”。马尔采夫说，关键在于要有主人翁的感情。过去的小农就非常热爱土地。尽管那时候种庄稼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可是小农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从来不知劳累。在组织集体农庄的头几年，老习惯保留下来甚至增强了，庄员们工作得十分卖力和协调。后来，拉平劳动报酬把一切都破坏了。

作者问，怎样才能在现代集体农庄庄员身上培养起象过去的农民一样的对土地的热爱呢？马尔采夫认为这很简单，也很难：让庄员真正成为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农庄的主人。“应当照直地说，庄员的地位不知怎么迅速地被降低了。区里谁也不拿庄员们当一回事，一切工作都通过农庄主席来进行。而这也影响到主席本身，他们好象不再归庄员们管了，好象越出了庄员们的监督。同样，这也影响了庄员们对选举主席和管理委员会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下使他们对农庄的命运漠不关心。这当然是最可悲的……”。“个体农民在自己田地上和经营上的一切活动都不受任何人管。一切都由自己决定。而进了农庄之后，当家作主的程度小了。经常是干脆把他忘了，从来也没想到去问问他，在田里和畜牧场里应当怎样做和做什么比较好。确实，在中央三月全会以后，这一切有显著的改变，但也应该看到，在基层，改革还没有好好地实现。”

怎样才能使庄员们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马尔采夫说：“最主要的，当然是要让庄员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生产中的一切问题。而首先当然是决定计划……产品的生产和交售计划应当由集体农庄自己来订，应当让庄员们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多少卖给国家和多少留给自己”。现在，集体农庄好象也在自己订计划，但都由上面定好框框，庄员们只能在这个框框里跳舞。

马尔采夫认为，在农庄拥有全权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收购价格来促使农庄生产国家所需要的产品。庄员们应选出精明能干的人来做主席。农艺师也应由庄员们选举。整个田间作业只能由一个主人来管理，这个人只向庄员负责。上面谁也不能命令农艺师，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一切都由农艺师自己决定。这样，土地上的秩序就会改进，收成就会提高。

作者问道：“这样说来，在现代条件下，要培养对土地的爱应

当通过领导人，通过农艺师？”马尔采夫说：“是的，在现代条件下，主要取决于指挥者。如果指挥者自己真正热爱土地和土地上的工作，那么他一定能带动自己的助手们，把爱传给他们。”

作者完全同意马尔采夫的观点。但是他还是请马尔采夫介绍一个实例。马尔采夫就介绍他去采访“红星”国营农场的场长叶弗列莫夫。

在西伯利亚，叶弗列莫夫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作者也早有所闻。作家奥维奇金还特别向作者介绍过叶弗列莫夫关心群众生活的一件事迹：一九四五年，叶弗列莫夫从坦克部队复员后，被派到一个拖拉机站当站长。他一上任，首先就去访问职工家庭，了解生活情况。接着是千方百计修好房子，让职工吃饱肚子。尽管叶弗列莫夫因此受到过处分，但他的拖拉机站很快就成了先进单位，他为之服务的几个农庄个个丰收。正当叶弗列莫夫的拖拉机站处在荣誉的顶峰时，上级却把他调到一个落后的国营农场去做场长。这个农场是养猪的，而他生平最不喜欢畜牧业，但他还是去了，而且干得很出色。他刚去时，这个“红星”农场有职工一千七百人，而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猪肉只有六千公担。到了一九六九年，职工人数减至一千四百，但交售量却增加了八倍。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红星”农场还接收了附近的沙德林斯克国营育肥场，使自己生产的小猪全部由自己育肥。

作者来到“红星”农场，正是一九七〇年秋收时节。首先使作者产生深刻印象的是，在这大忙季节，农场的工作依然井井有条，毫无忙乱景象。其原因就在于，场长充分信任他的助手，人人职责分明，独立安排工作。

“红星”农场种的谷物收成也很好。但因为受到一千多公顷盐碱地的影响，算不上全区最高产量。总农艺师西涅夫陪同作者一起去看盐碱地，谈起了盐碱地上一片燕麦田的来历：

“红星”农场本来已经没有未开的荒地，只有许多盐碱地，上面长着草，可以做牧场。在开荒高潮中，由于上面压力非常大，只好把这种盐碱地开了一千多公顷。当开荒的热病过去之后，各地开垦的荒地大多报废。但“红星”农场的领导人则认为：既然开了，还是得种。否则，这些荒地上将什么东西也不长，连开垦之前的草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麻烦，也不怕因此降低他们的平均产量指标，一直种着这块盐碱地。

叶弗列莫夫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西涅夫则是俄罗斯联邦的“功勋农艺师”。但在他们成为“英雄”之前，都受过打击和处分。叶弗列莫夫的处分多达二十多次，作者认为这是“令人痛心的”。譬如说，“红星”农场的土质适宜种燕麦而不宜种其他作物。可是上级反对种燕麦，骂他是“燕麦崇拜者”，要他种玉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场领导人往往是采取实际上种燕麦，而报表上写玉米的欺骗办法，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神圣的谎言”，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叶弗列莫夫不这样做。他硬是种燕麦，上报也是燕麦，结果自然受到处分。又如，“红星”农场的土质宜施磷肥，因此订购了磷肥。可是给他们送来的却是对当地没有肥效的钾肥。西涅夫拒绝接受这批肥料，州里生气了，专门发了一道命令(No. 157)骂西涅夫，并威胁他，如果再发生类似事情，就要撤他的职。

作者在“红星”农场参观了几天，最后请叶弗列莫夫谈谈农村工作中尚存在的问题。叶弗列莫夫说了以下几点：

一、名为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但农场不能完全支配自己获得的利润。这就打击了农场争取更高利润的积极性。作者完全同意叶弗列莫夫的意见，认为一切限制争取更高利润的措施都应废除。但他又认为，这个问题目前还只涉及到为数不多的农场，因为大多数农场根本就没有利润。

二、事业发展了，领导人的工资却不能相应增加。叶弗列莫夫说，这问题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原则：这样不能鼓舞工作人员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反而会消灭这种积极性。作者完全同意这种意见。

三、有了钱没处化。由于农场盈利，“场长基金”中有大笔钱可以化，可以造房子，修道路，搞福利设施。但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都没处找，这也影响了人们追求利润的积极性。作者亲眼看到，场长在和城里来的“无业流民”的头子谈生意。场里有一批建筑项目要包给他们造，“无业流民”讨价四万五千卢布，场长出价二万五千。这笔生意还没有谈成。

四、农村青年外流的问题。叶弗列莫夫说，在这方面，文学艺术也有责任，多年来没有创作以农业劳动者为主角的作品。所有的职业都受到文学的歌颂。就是记不起有描写农村劳动者的英雄主义的作品。结果，农业劳动者社会地位很低，被人看不起。如“红星”有个女青年养猪员，每月工资二百多卢布，比城里的工程师还多，她的住宅也是城市式的，设备齐全。可是她却要求辞职。叶弗列莫夫找她谈话，才知道她做养猪员就嫁不了人。有几次人家已经开始追求她了，一知道她是养猪员，就立刻告吹。

另外，叶弗列莫夫认为要防止青年外流的办法是在农村多造柏油路，而且这是最主要的办法。因为这样一来农村的人可以随时进城，城乡来往方便了，人们就会感到住在乡村里也很好。

最后，叶弗列莫夫还谈到州里的农业机关臃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以及对农村供应机具配件不及时等等问题。作者统统表示同意。

（常征译）



## 莫斯科的集体农庄市场

(特写·梗概)

苏联作家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小麦正在抽穗》(作者是维·潘诺夫)收有六篇特写。其中《莫斯科的集体农庄市场》是为苏修私人集市贸易大做广告的,从中可以看出苏修在农副业生产、市场管理等方面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内容梗概如下(小标题是原有的):

莫斯科的集市贸易,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但在过去,集市条件很差,风里雨里,沿街设摊,还曾多次因妨碍交通被沙皇们下令取缔。

如今,情况又怎样呢?作者访问了莫斯科集体农庄市场管理局的局长费多罗夫,他向作者做了如下介绍:

莫斯科共有三十二个集体农庄市场和八个分场。这些市场都设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还有很好的储藏室和旅馆、食堂。去年共出售了二十六万七千吨农产品,其中主要是蔬菜和苹果。出售的人来自全国五十五个州和九个加盟共和国,每天约一万五千人,一年就有几百万人。至于顾客,据统计,每个顾客每次从集体农庄市场买回去的东西平均约三公斤多些,因此每吨货物约供应三百个顾客。用这个数字去乘全年总吨数,就是顾客的人数。

作者问:有没有投机倒卖的人?费多罗夫回答说:当然有,但是不多,只占总人数百分之一。

## 早 蔬 菜

春天，在莫斯科的餐桌上很少看到蔬菜：莴苣、小圆萝卜、芹菜、绿葱等。为什么？因为店里很少有蔬菜。即使有，样子也枯萎可怜。而且售货员的态度粗暴。常常可以在店里听到这样的对话：

“女公民，别在莴苣堆里乱刨。”

“什么叫‘乱刨’？请您客气点。是您为我们服务，不是我们为你们服务。”

“我是说，别乱丢。不是在你自己家里。”

“这算什么语气？把你们的经理叫来。”

“你自己去叫。你倒来做做我这工作，看你是否能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

而在集市上，情况就大不相同。卖菜女人站在柜台后面，即使是对上了年纪的人也必定是这样招呼：

“年轻人，买点小萝卜吧！非常有营养……今天刚采下。”

“买是想买，就是太贵。”

“不比钱更贵！四月的小萝卜——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吗？价钱我稍微让一点，买得多就多让一点。还有香菜，香菜里的维他命也很多。”

这时候，旁边的一个女庄员笑嘻嘻地打招呼了：“到我这儿来吧！我的东西最便宜——做绿菜汤的酸模……”当一笔交易谈成时，还会再劝你：

“酸模之外，再加些菠菜，就是刮刮叫的绿菜汤了。真的。”

为什么许多人喜欢集市？就是因为可以自由挑拣，服务态度好，还可以当场尝味道。

六月中旬，作者在集市上向一个老头子买黄瓜。这个老头子是诺沃罗西斯克的退休工人。他和他的老伴到莫斯科来玩，随身带了一箱子鲜花。这一箱花就把他们的路费、旅馆费和一切生活费都赚回来了，“百分之一百”。而黄瓜就完全是盈利。

在春天的集市上，要买到价钱合适的新鲜蕃茄是很难的。中亚细亚的早蕃茄在四月份就在集市上出现了，可是价钱呢？每公斤十个卢布。

由于早蔬菜价钱贵，作者看到一些吉卜赛女人在集市上行乞，东讨一头葱，西讨一根胡萝卜。还有一个青年工人拿到了奖金，买了三公斤腌蕃茄（每公斤一个半卢布），还带一只小桶，讨了一桶腌蕃茄的盐汤如获至宝似地带回去。有个老头子在盐蕃茄摊头前深呼吸，拿了一块尝尝，仔细咀嚼，再三考虑，最后才皱着眉头买了一些。

## 马 铃 薯

马铃薯是在十八世纪才进入俄国的，种植的历史不长。可是今天它已成了苏联人民的“第二面包”。有一次，作者来到莫斯科的一个集体农庄市场，看到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子在卖马铃薯。货色是好的，开价二十戈比一公斤。在他们的摊前很快就排起了队。老太婆到外面兜了一圈回来，宣布涨价，每公斤二十五戈比。这立刻引起了顾客们的不满，骂老太婆是富农，是投机商。老太婆满不在乎地说：你们嫌贵，就到商店里去买，那儿每公斤十戈比。顾客们叫来了市场经理。经理说，他的任务就是给地方，收费用，而价目是由每个人自己订的，他管不着。这时，忽然有个女人叫道：商店里有袋装马铃薯卖啦！于是摊头前面立刻跑空了，因为袋装马铃薯是不会有坏的，价钱只有三十四

戈比(每袋三公斤)。这么一来,老太婆屈服了,把价钱跌到一个卢布六公斤。过了一会,商店里袋装马铃薯卖光了,老太婆又重新涨价。一个教经济学的肥胖顾客感叹说:这是市场的铁的规律。他从小爱吃马铃薯,但他从来不到商店里去买,因为店里的货色品种混杂,而且到八月份还卖陈货;而在集市上,六月份就卖新马铃薯了。

### 市场的柜台和沼泽地

在苏联的广阔土地上,到处有野生的浆果,而酸果蔓占其中的第一位。酸果蔓可以做果酱、蜜饯、酿酒。一些北方国家,如加拿大、芬兰、瑞典、美国,用酸果蔓做成各种罐头,畅销全世界。苏联有一亿公顷适于长酸果蔓的沼泽地,可是去年全国只收购了三万五千吨,平均每公顷只收一颗。

四月底,作者到集市上去买酸果蔓,价钱是每公斤二卢布。作者叹了口气,问道:你可知道,二个卢布可以在店里买二十公斤马铃薯,或者十三瓶牛乳酒吗?卖酸果蔓的女人说:价钱不能再便宜了,“我到沼泽地里去采,小孩在家里哭,而丈夫脑海里老是惦念着酒瓶。”

作者买好酸果蔓,同那个女人闲扯。知道她是郊区小工厂里的仓库管理员,值班一昼夜,就可以休息两昼夜,加上一星期有两个休息天,就去采浆果贴补家用。女工的父亲是个退休工人,七十多岁了,过去做过合作社工作人员。他大发牢骚说,现在的合作社工作人员一代不如一代,做官当老爷,光坐在上面领工资,不肯深入到下面收购,所以乡下丰富的土产资源不能好好利用。

## 草 莓

在俄国，大城市的周围一直有种植草莓的习惯。在彼得堡市场上，草莓上市比西欧还早。

而现在，草莓要用飞机从中亚细亚运到莫斯科，时间是五月上半月。

有一次，五月上旬，作者在莫斯科的集体农庄市场上看到一个乌孜别克人在卖草莓，每公斤十八卢布。这个价钱引起了顾客的愤怒。有人向他说教，有人检查他的证件，最后还叫来了市场经理，但统统无效。

六月份，商店里也常常可以买到草莓，保加利亚来的，每公斤两个半卢布。国家价格影响到集市价格，市场上的摩尔达维亚草莓跌到了四卢布以下。但当商店里草莓断档时，市场价格又跳了上去。作者于是就打了多次电话问有关机关：为什么有保加利亚的草莓，而没有塔什干或费尔干的？回答是：民航部规定的运输量太小。因为计划安排的货运费低廉，民航无利可图。而私人货物作为行李托运，则收费很高，对民航有利。

## 苹 果

在集体农庄市场上，终年有苹果出售。当最早的格鲁晓夫卡夏苹果上市的时候，国营商店里还没有夏苹果。而且，市场上苹果的价钱也不比商店里贵，所以在摊头前常常排着队。

有个四十多岁、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妇女在卖苹果。她是郊区的中学教师，自己园子里有几株苹果树，收下了早苹果，就拿到市场上来卖。她急于要回去备课，所以要价不高，生意兴隆。

这使另一个卖苹果的老头子很不满。那个老头子是集体农庄派驻市场专门卖苹果的。他对作者说：商店里的苹果质量无论如何也不能跟市场上的比。而且，最关键的还在于季节。作者同意他的话，并且说：在商店里从十二月份起，就只有外国苹果卖了，好象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苹果。而过去的俄国，从来就不从外国进口苹果。

## 蘑 菇

早春，树还没有发芽，风还冷得刺骨的时候，集市上已经有人在卖蘑菇了。

一个老头子带了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在卖蘑菇，价格是一小堆一个卢布。老头是莫斯科郊区森林里的人，祖祖辈辈都采蘑菇到莫斯科来卖。所以他把小孙子也带来……

夏天，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子，也来卖蘑菇。他衣服褴褛，戴着深度眼镜，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原来是个中学生。

在蘑菇市场上，作者还看到了一个投机商人。他的货物是贩来的，还弄虚作假，把断了的或梗子软熟了的蘑菇，用火柴梗插进去撑得笔挺。

## 葱

集体农庄市场上终年都有葱。在旺季，价格和国营商店差不多。而在春天，就比商店要贵三倍。可是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情愿上集市，因为商店里的葱质量太差。

（褚戟译）

## 关于“农村小说”的讨论(摘要)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苏修“农村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当前的农村景象描写得十分衰败破落:人去屋空,土地荒芜,剩下的老头子老太婆尽管热爱土地,并有种种美德,可是只能孤苦伶仃地等死。

这种作品往往写得娓娓动人,引来许多读者的叫好声,可是引起了官方的不满。于是有人出来指责说,这种作品写的都是正在消逝的、过去的农村,农村中的“新现实”可不是这个样子。

既然有“新的现实”,作家们为什么不去写,偏要写这种“消逝的”、“过时的”东西呢?这自然需要解释。一九七二年七月,《文学问题》杂志发表了斯塔利科娃的一篇文章,别出心裁地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现象。一九七三年三月,《文学问题》又发表了一组“对话”,针对斯塔利科娃的文章进行了讨论。

叶·斯塔利科娃的文章《从社会学角度看“农村小说”》,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1. 苏联城市人口在一九六二年才第一次超过农村 1.5%。到一九七〇年,农村人口还占全国人口的 44%。因此,六十年代的“农村小说”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占据显著的位置是不足为奇的。

2. 尽管近年来农村生活水平大有提高,但城乡差别仍旧很大,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的速度很快。同时,在农村人口中,社会成分的变化也很快。一九六五年,国营企事业职工人数已占整个农村人口的一半。而教育则是进城和改变社会地位的一条万能渠道。这一切都不能不给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状态造成影

响。

例如，一个挤奶妇，她现在已经不再为面包问题发愁。可是新的问题跟着产生，其中主要的是她要让自已的儿子上大学。一旦儿子进了大学，问题甚至更多了：儿子进城去了，她的房子空了，而且她同有学问的儿子之间相互很难理解了。另一方面，儿子虽然回不来，却可以每月寄钱给她了，她就没有必要再每天一早去上班。这样一来，畜牧场就缺了挤奶员，而她自己不干活又怎么办呢？

毫无疑问，文学反映了这些变化过程及其复杂的心理后果。作家由于自己工作的特点，当然不会只是描写女主角的生活好了，买了一只柜。作家主要描写在新条件下的人的思想感情。

3. 当然，应当感到惊奇的是，文学很少反映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农机手。当前农村中第一吃香的人物是能驾驶多种机器的农机手，可是这种人在当前文学中连影子也不见。

也许，这是因为现代的农机手同他们的城里同行们太相似了，太缺少农村味道，因此“农村文学”就对他不感兴趣？这当然不是一个答案，而只是对作家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4. 苏联在主要生产方法和大多数居民的阶级属性上已不再是一个农民的国家了，可是在精神上离开自己农民的过去还不很远。这就产生了一种需要：对过去作一个回顾，从道德上和美学上对正在离去的东两作一番评价。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写城里人怀念农村的作品，写老爷爷老奶奶的作品。有的批评家讽刺作家们太热衷于写老奶奶，指出，爱这些老奶奶是应当的，可是把她们提高到作为理想典范则是可笑的和奇怪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可是实际上，把老奶奶们理想化是某些评论家搞起来的。作家们并没有把她们理想化，只不过对农村老人那种单纯的、在现代条件下再也产生不出来的性格的注意，近年来确



实比以往大了。

这样,粗看起来矛盾就十分惊人:六十年代下半期的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都大大前进了,而同一时期的农村文学中占首要地位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被钉死了的房子,孤独的晚年,对遥远的农村童年时代的甜蜜回忆,不识字的人的“简单灵魂”的天真精神生活……

5. 文学忽视农村中最积极和最有前途的社会阶层,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不过这种片面性也可以从社会学的材料中得到部分解释。社会学家说,当前问题的重心是要使整个农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活跃起来,使农村的所有社会集团,其中首先是最缺少熟练技术的那部分人成长起来。社会学家指的最缺少熟练技术的那部分人,就是农村中最老的和最守旧的那部分人。因此作家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种人同社会学家是一致的。

可以这样认为,六十年代“农村小说”与其说是反映了现代农村生活的广阔图景,不如说是把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迅速的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精神后果中某些困难而迫切的问题上来了。

6. 对农村的向往和肯定传统的农村美的愿望,在现代文学中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表现为对五十年来苏联农村的各个阶段的历史的兴趣加强了,表现为现实主义地分析由农民的俄国历史所产生的人的性格和道德品质。另一条表现在作家竭力要抒情地再现那种森林、原野、木房子、老头和老太婆的世界。前一条道路显然更有前途,其代表作是《两冬三夏》(描写战后的集体农民克服困难、建设农村)。

7. 结论:没有对过去抱有感激心情的回忆,生活是无趣的、不道德的、危险的——这条真理在六十年代的“农村小说”中提得十分响亮。可以说,六十年代“农村小说”的意义和正面历史作用正在于此。

但是单靠回忆不能过日子，“农村小说”面向过去，这已开始越来越被觉得是一种片面性和局限性。

“对话”共由四篇文章组成，作者是：加利莫夫、加尔金、舒尔塔可夫、伊凡诺夫。其中加利莫夫和舒尔塔可夫是反对斯塔利科娃的，加尔金和伊凡诺夫则赞同斯塔利科娃。编辑部写了短短的前言，也是赞同斯塔利科娃的。

### 1. 反对的论点摘要：

斯塔利科娃认为农村文学的一些主人公只有历史的价值，这太绝对化了，太片面了。她反对把农村中的老头子老太婆理想化，这是可以同意的，但在这些老头子老太婆身上体现了作家的爱和信念，以及作家对人民心灵的一些崇高方面的理解，这些东西不能当作过时的，而应当仔细保存，应当吸取，并传到将来。

就拿“老奶奶”们的形象来说吧，难道这些最丰富的性格都只不过是对过去的怀念，对老一辈人们的挽歌吗？不，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农村激烈运动的年代产生的，是艺术地洞察农村的道路和命运的一种尝试，是对将来，对人民灵魂的今后进展、对现代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虑。这是人民所创造的精神珍宝的储积，是它们的精华，是对现在的人的教训。

只有过分混同文学和社会学的任务，才会得出令人意外的结论，说农村文学“片面”、“忽视现代农村中最积极和最有前景的社会阶层”。  
(加利莫夫)

斯塔利科娃举了许多数目字。可是笼统的数目字是个可恶的玩意儿。举个例说，某工厂按计划应生产价值100万卢布的拖拉机配件，结果生产了120万，就是说完成了任务120%，工

厂因此得到了流动红旗和奖金,可是与此同时,工厂四周的集体农庄却因找不到急需的、价值仅七戈比的小轴承而让拖拉机在大忙季节停着,原因是这种小轴承产值小,费工大,而生产计划只规定了笼统的总产值,所以工厂就不生产小轴承。再举个离题较近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有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家担忧地写到某些州和区里的青年大量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过了不久,社会学家就出来解释说,这种人口移动是不必担忧的,因为农村劳动力有多余,而城市的劳动力不足。他们还举出数目字,证明从一九五九到一九七〇年这十一年里,城市人口增加了3,600万,其中2,100万来自农村。就是说,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满足了城市工业发展的需要。可是实际上这种数目字是笼统的数目字,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到,农村是各不相同的。在苏联南部农村,劳动力确实有多余,可是南部农村的人口却在继续增长,因为那儿生活好。而在苏联中部和北部农村劳动力十分不足,而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又正是发生在这些地区。

社会学家的思路 and 观点同作家不同。一个变成荒无人烟的村庄对社会学家来说只不过是构成某一项数目字的几十万分之一,可是对于作家来说,这个村庄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机体,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大自然,有过形形色色的生活历史、风俗和传说。

同样,社会学家说,如果某村庄有25%到30%的居民离开了,在农村中就形成了不利的年龄结构。而作家则干脆地说,只剩下了老头子和小孩子。百分之三十,似乎数目不大,不到一半。可是这是村庄中最年轻最需要的人。

作家感到心痛,他就把这种痛苦“转化”为无人村的图景和孤苦伶仃的老人的形象,以此来引起社会的注意。而且问题难道仅仅在于情感?不错,拖拉机、康拜因,以及其他种种机器正在源

源不断、越来越多地流入农村，可是这个下乡机器的洪流已经不是到处都能赶得上离乡青年的洪流。很快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有些地方已经发生）：这些机器没有人去驾驶。（舒尔塔可夫）

## 2. 赞同的论点摘要：

俄罗斯古典文学中有非常丰富的描写农村美的传统，这不能不对现代作家的创作发生影响。可是传统，即使是非常好的传统，并不一定是好事，它对于艺术地再现当代农村现实远远不是到处用得上。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学中出现了许多霍里和卡里内奇式的“谜一般”的人物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可是在现代农村文学中出现他们的精神上的复制品就显然有些奇怪了（译注：霍里和卡里内奇是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描写的两个老农民，被认为写得很有诗意）。

作家们写农民对土地的永恒的爱是真心为了农村好，是为了农村居民好，但他们忘记了，这种爱不能是简单地重复旧的、老祖父时代的爱。历史不走回头路，随着时间过去，农业劳动的过去形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这些形式所制约的农民生活、意识和世界观也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近年来的农村小说中最优秀作品充其量只是天才地再现了复杂多样、变化多端的生活图景的一些片断，对现代农村的艺术发现并没有实现。而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农村文学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点呢？可见，不能全怪传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许，现在我们没有那种艺术地认识现实的勇敢闯劲。

苏联农村文学中的最优秀作品还说明，它们的作者从来不把农村的革命变革同整个社会的革命变革割裂开来。可是近年来许多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总是想把农村独立起来，突出它的特色。原因可能是这样：一个在农村度过童年的作家竭力想要记

下他童年时所感受到的对他个人十分珍贵的农村生活方式，而目前的农村图景却与他记忆中的样子不同了。结果写出来的作品就充满了真诚的、感伤的叹息，对唠唠叨叨的老头子老太婆、不拘小节的年轻女人、醉醺醺的生产队长和正在度假的作者本人等等的描写。而这一切又都是在田野、静静的小河、玫瑰色的朝霞和火红的夕阳的背景之上发生的（至于田野里长着些什么，和长得怎么样，那就知道了）。这种“农村现实”的图景充满了作者的任意虚构。

在我们的“农村小说”中，感伤的叹息、温情和陶醉，以及对作者自己在爹娘处度假日子的详细描述，都是多得过分了。顺便说说，这可不符合俄罗斯文学的传统。

进步来到农村不仅仅表现为万能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电视机。进步还改变着人的内心生活，产生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和冲突，分出“执行者”和“指挥者”的新典型。作家必须了解农村现实中的这块处女地。

（加尔金）

斯塔利科娃对六十年代“农村小说”的评价是正确的：确实，它基本上面向过去。因此许多“农村作家”应当受到落后于生活的指责。

现在，促使人们离开农村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各方面的生活设施不完善。文学艺术对农机手和其他农村职业的描写太少，农村职业没有光荣感，也是人们离开农村的原因之一。

不过，不管怎样，农村中的许多东西正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农村居民的心理也在变化。而我们的文学还在“欣赏”那种在农村本身都已经几乎被忘却了的老农民，这自然是令人恼火的。

（伊凡诺夫）

（桑毅译）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和艺术实践

(文学家的笔记)

A·梅特琴柯

这篇文章是对六十年代苏修文学的回顾和总结，反映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修文学中发生的一些争论和变化，反映了当前官方对文学的要求。作者梅特琴柯是“文艺理论家，语文科学博士，莫斯科大学教授”，他因这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而获得一九七二年首次颁发的对文艺评论家的年度奖金。

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规定了文学艺术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党坚持不懈地为艺术创作的高度思想性而斗争，强调指出文学艺术在苏联人的世界观、道德信仰和精神素质的形成方面的作用将愈来愈大。在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艺术家的人道主义使命也正在于此。在二十四大上所讲到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切，都是生活中贯彻列宁关于文学是无产阶级共同的事业的这一思想的明显证明，而在今天，这一事业已具有全世界的意义。英国作家杰克·林德赛写道：“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作出的决定，按其对人们命运所起的影响的规模来说，属于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列”。在具有这种规模和负有这种使命的事业中做一名参加者——对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更有吸引力呢？

代表大会很关心文学艺术的状况，指出近年来苏联的读者和观众得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和有才华的作品。与此同时，在代表大会上也公正地指出了有不小的一部分作品艺术质量不高，文艺批评方面要求不严和原则性不够，而文艺批评的使命本应是把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和保护态度结合起来的。

有重要意义的是，代表大会既谴责了“有些人企图把今天丰富多彩的苏联现实，归结为党在进行了克服个人迷信后果的工作后已永远成为过去的问题”，也谴责了“企图粉饰过去已遭到党坚决的原则性批评的现象，企图保留同党在近年来添入自己的实际活动和理论活动中的创造性新事物背道而驰的概念和观点”。

对上述两种极端的批判，有助于艺术创作和文艺批评以及文艺理论摆脱主观主义，并正在促进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巩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党性、人民性、现实主义——使艺术家能够把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的自由同诚实地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和谐地结合起来，这些原则在代表大会——这个有所有各种艺术家直接参加的最有威信的集议场上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包括了当代世界发展中最重要的迫切问题的党的二十四大决议和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苏联文学的总的图景以及其中发生着的一些复杂和重大过程，就显得比较清楚了。

## (一)

六十年代是一个充满尖锐争论和紧张探索，同时又对过去制订的美学原则和艺术形式进行检验的时期。共产主义建设的

宏伟气魄引起了创作能力的强烈高涨和精神视野的扩大，要求人们坚决克服一切可能成为（有时已经开始成为）阻碍进一步发展的东西。所有这些过程是在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文学的多方面的相互影响、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文学家扩大交往，以及资本主义思想家们不断地企图把一部分苏联作家的创作探索推上他们所希望的方向的环境中进行的。现在，当我们回顾我国文学在六十年代所走过的道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种回顾是必要的）、衡量和评价文学中发生过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十年里，主要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深入和巩固。

我们的艺术方法是不断发展的。无疑，在二十世纪文学的所有创作方法中，没有任何一种别的方法能这样有机地同历史的运动相联系，反映出历史的变化并按自己的方式影响其进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方法能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贯地和自觉地反映“生活的观点”。但与此同时，在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共产主义建设任务而进行有成效的探索的同时，也存在着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立场的“探索”；此外，也往往还有本来是出发点正确的主张，但在尖锐争论的气氛中片面化了，从而导致了“偏斜”和极端。

现在已经可以相当客观地评定：在六十年代的文学探索中，什么是生活和时代所要求的，什么则带有短暂迷恋的烙印；哪些理论总结是在估计了现象的全部多样性和我们当代文学发展所处的复杂条件后才作出的，而哪些带有片面性。有一些不正确的理论总结，我们至今还常常会碰到。

我们的文学理论思想的总的成就是：揭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和胜利的规律性，越来越深入地掌握列宁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党性标准。



如所周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机地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着。它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即共产主义党性原则，是一个阶级的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文学中和整个当代的世界文学中都是为这个运动服务的。无产阶级向自己提出的目标具有全人类的意义，但这些目标并不因此而不再是阶级的目标。这个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所特有的辩证特色，明显地被苏联社会的历史和与苏联社会相联系的苏联文学证明着。

总之，最近十年，我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经历是以探索和争论为其标志的。说到争论，我指的不仅是那些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在各种会议上进行的争论，我指的特别是那些艺术作品本身也参加了进去的争论——以自己提出的问题、主角、冲突和语调。而且不能不指出，近时期来争论和探索的性质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与我们的敌人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生危机的希望相反，这个方法更加巩固和丰富了。同时，在另外道路上革新文学的一些探索也证明是失败了。顺便说说，这样的探索在我们这里是不怎么多的。主要的力量还是集中化在加工和丰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地反映现实和完满地表现共产主义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形式和手段之上。

正是由于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创造性地对待现实，并且估计到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在最近十年里，全苏联的读者被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天才代表们——Ч·艾特玛托夫、Эд·梅日拉齐斯、Д·库古里季诺夫、К·库里也夫、Р·加姆扎托夫、И·麦列什、А·马雷什科、М·斯捷里马赫、О·冈察尔——所征服了（由于文章篇幅关系，我只举这一些名字）。附带说说，在国外如今也不仅尖锐地注意着俄罗斯文学，而且也尖锐地注意着所有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文学。

但是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对近年来的文学进行综述，而是要找出文学发展中某些照我们看来是最最本质的倾向。

## (二)

处在思考、探索和争论中心的，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现代主角问题。这个问题在尖锐化了的的思想意识斗争中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解释这个问题和对它进行艺术处理时，人道主义的各种互相对立的主张、各种美学观点，发生了冲突。

苏联作家们在发展和加深现实的和行动的人道主义传统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命运上面(包括人的生活的全部复杂性)。我们时代的正面人物的队伍被新的形象所充实了。如谢尔皮林将军<sup>①</sup>、费尼亚·乌格柳莫娃<sup>②</sup>、米哈依尔·普里亚斯林<sup>③</sup>和其他许多人。而在不太久之前，有的批评家和文学家还对要求表现正面人物的号召进行嘲笑。这里我想提一下围绕着B·阿克肖诺夫的中篇小说《滞销的桶》而产生的争吵。照我们的看法，这篇小说就其本身而论并不值得批评界给予这么大的注意，但这篇小说以讽刺的态度阐述了“好人”问题，而这种态度对某一部分，尽管是不大的一部分的作家来说是典型的。

反对正面人物的论点之一是：“现在应当考虑到全世界的读者，所以应当写大家都能接受的作品”。Ч·艾特玛托夫曾经以不安的心情提到过这个论点。这个论点表明它的作者们忘记了阶级立场。苏联文学早就成了全世界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这首先是因为它告诉了人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真相，关于它

<sup>①</sup> 译注：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的夏天》)中的主角。

<sup>②</sup> 译注：M·阿历克赛也夫的长篇小说《不垂的柳树》中的女主角。

<sup>③</sup> 译注：Ф·阿勃拉莫夫的长篇小说《两冬三夏》中的主角。

的英雄事业、进步的真正道路和真正自由的个性发展的真相。这种真相得到了“全世界读者”中的进步部分的热烈欢迎，同时引起了“全世界读者”中的反动部分的激烈反对。如所周知，正是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作家、美学家们的大量作品铺天盖地地涌向“全世界读者”，这些作品用所有各种调子宣传关于人的“异化”是永恒的和无出路的思想，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西方某些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反英雄”风行起来。著名的苏联电影导演格里高利·丘赫莱依回忆他自己在国外的访问时说：不相信英雄行为的可能性，这已经俘虏了许多闻名的艺术家，“反英雄主义”成了“今天在西方时髦的、十分流行的理论。我们的思想敌人很乐于把这个理论也塞给我们。他们想，也许从这里能搞出一点名堂！”

自然，那些在“时髦理论”的影响下站不住脚跟的个别苏联作家，不得不受到损失，他们开始丧失同读者的联系，虽然在我们的文学中“反英雄主义”不可能同西方的没有区别，也不可能以反人道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样的企图，即使有人想要实行的话，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不论是在创作中，还是在评论中，“反英雄主义”往往是由于对党和人民所曾努力加以消除的那些现象作了不正确的解释的结果，是由于对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误解和抽象理解的结果。但尽管如此，当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牺牲品”、被生活抛开、被“环境”压倒的“小人物”和向“父辈”造反的青少年等等人物的身上时，主要还是由于“考虑到全世界读者”的这种错误观点占上风，而取代了对实际的苏联现实的反映。这就不能不导致失败。时间——最公正无私的裁判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企求得到“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人，这些“遭受劫运”的引人怜悯的不幸人，这些虚无主义的少年们，都是多么快

地被人遗忘,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的吗?他们在舞台、银幕和书页上的出现引起了群众——观众、听众和读者的有力反击。珍视艺术真理和读者、观众意见的作家、电影和戏剧活动家都尖锐地感觉到了这条理论同生活的分歧,以及它对艺术的破坏性的影响。“我们演员经常和观众见面,同祖国各个角落的各种职业的人交往,在乌克兰的田野、乌拉尔的厂矿、安加拉河的截流工程上观察我们的英雄们的生活。但可惜得很,我们在剧本和银幕上并不经常遇到这些英雄”。这是女演员 A·丘尔西娜 的声音。老一辈演员的代表 H·切尔卡索夫、B·萨那耶夫、H·普洛特尼可夫等人也说过同样的话。“我深信,我们的时代要求英雄的性格。生活靠这样的性格推动前进,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靠这样的性格进行。每个演员的理想就是体现这样的性格”。——苏联人民演员 B·萨那耶夫这样写道。他并且指出:“某些导演在竭力表现某种‘中等的’主人公的同时,开始名副其实地从银幕上‘消灭’了强有力的、在灵魂、事业和思想方面都富有吸引力的人。他们被患幼稚病的、平凡的、外表粗陋的、脚步蹒跚并且叮叮咣咣地弹着吉他的人所代替了”。

非英雄化的理论是同苏联社会历史的整个进程相敌对的。如所周知,我们的思想敌人竭尽全力想要煽起对社会主义成就的怀疑,特别是在其主要一点上,即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新的、具有英雄素质的人。

目前,对苏联社会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研究又以新的方式变得迫切起来。在为解决这一任务而写的书中间,读者和批评界突出了并肯定了下列作品:关于苏维埃战争初期的作品(C·扎雷金的《盐碱的洼地》、Л·卓林的《俄罗斯大地》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Г·马尔科夫的《父亲和儿子》、И·麦列什的《波列西耶纪事》等);关于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事件的作品

(IO·邦达列夫的《热的雪》、B·柯热夫尼柯夫的《特别分队》、A·恰可夫斯基的《围困》、M·阿历克赛也夫的《不垂的柳树》、K·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军人不是天生的》)。这些书按其内容、体裁和写作风格来说是很不相同的,但是都真实地反映了苏联人民的英雄历史。

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明显地表明,苏联艺术家为了用新作品充实列宁尼安纳<sup>①</sup>所做的工作具有多么大的真正的全世界意义,列宁的遗产为丰富我们的美学理论打开了多么广阔的前景。近年来出现的列宁题材的作品(A·科普杰洛夫的《伟大的创举》和《燎原》、M·夏金娘的两部曲《乌里扬诺夫一家》、M·索科洛夫的《火星》、乌克兰作家B·卡尼维茨的历史性长篇小说《乌里扬诺夫们》和中篇小说《大学的学生》、M·普里列扎也娃的《令人惊奇的一年》和《三星期的平静》等)有一个特色,就是力求真实地、象文献材料一样准确地,以“事实,事实,事实”(B·卡尼维茨的话)为依据,透彻地研究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按社会主义原则去改造生活的斗争的党的组织者和领袖列宁的活动中的各个最重要的阶段。进行着从伦理上、哲学上揭示列宁形象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尝试(M·夏金娘的《列宁的四堂课》)。

近年来有一点变得特别清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以过去无法比拟的极大的注意力,去研究目前在人民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条件中正在进行着的深刻的革新过程。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工人阶级题材的有:B·柯热夫尼柯夫(让我们回忆起他的中篇小说《认识一下吧,巴鲁也夫!》和其他作品)、B·波波夫(《冲破了的圈子》);工人阶级也是格里高利·科诺瓦洛夫的长

---

<sup>①</sup> 译注:“列宁尼安纳”是一个新词,是所有为了纪念列宁和有关列宁的文艺作品的总称。

篇小说《源泉》和 C·萨尔塔可夫的《巴尔宾故事集》的主角。还可以举出一系列描绘了当代苏联工人的性格和劳动条件中新事物的作品。但尽管如此,历史赋予我们时代真正主角的作用,以及这个主角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过去进行过的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攀登文化顶峰的过程,在近年来的文学中反映得不够。作家们自己也在不安地谈论这一点。他们懂得,由于对工人阶级题材的注意减弱的结果,文学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题材,照乌孜别克作家阿斯卡特·穆赫塔尔的说法,是对整个文学的“试金石”,是文学精神的现代性的重要指标。无疑,更积极地面向苏联工人阶级的生活,将能够使作家们“创造出我们这个复杂的、充满斗争的、成了人类历史转折点的时代的完满的图画”(B·别尔采的话)。

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那么有兴趣地,那么感激地对待这样的作品,在它们的书页上有真正的当代英雄在行动、在思考。尽管这种英雄被表现得还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高大,但他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从我们的生活中诞生的。在 C·萨尔塔可夫的《巴尔宾故事集》中,特别是在科斯佳·巴尔宾的形象中,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英雄。

在萨尔塔可夫的主人公们身上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他们的天生的、起作用的人道主义。这首先表现在对“英雄和他的事业”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科斯佳·巴尔宾及其同志们以最大热情为之献身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和“渺小的”。主要的东西并不总是在于,你在目前、在这一分钟做的是是什么,而是在于你把你的工作跟什么、跟什么目的联系起来,你在这个工作后面看到了什么前景。科斯佳·巴尔宾说:“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做某种大的事情:不论是堵河、开山,不论是上天、入地,总之一定要使我的工作能够被确实地感觉出来。”

——在这些话里表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体力的充沛，而是对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清楚理解。正因为这样，萨尔塔可夫继承苏联文学在表现劳动者方面的光荣传统，不用生产过程去掩盖人。他的主人公们嘲笑那些写得好象是劳动技术指南而实际上又不正确、不内行的作品。

他们还嘲笑过去曾经有过的某种把主角“加以现代化”的尝试。这种“现代化”的办法就是让那些企求得到“带星星的火车票”的青少年以某种“到人民中去”的精神参加普通劳动。他们带点挖苦地说：“……象我们这样既不是从任何别的地方来，又不会因工作而昏倒在地的人，（比“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企求者们）在数量上不知要多多少，可是却没有人这样亲切地为我们写书”。

某些作家曾热衷于写虚构的、仿佛是负有揭露“官僚主义化了的”和“丧失了原则性的父辈”的天赋使命的少年英雄。萨尔塔可夫则与他们不同，他知道这一类“揭露”的真正价值，正如他所描写的那个“揭露家”科施奇的行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揭露”可能变成诽谤和残忍。萨尔塔可夫的青年主人公们珍视工人的荣誉，用自己的行动来增加这种荣誉，而不是用它去夸耀和自满。

作者通过青年工人巴尔宾与象他一样的青年工人集体的密切交往来跟踪研究他性格的形成过程，强调他对劳动的热爱，从各方面——生产之外，个人独处，与亲人和熟人在一起，在大自然中——来表现他。科斯佳·巴尔宾在生产中和生产外是同一个人。他所在的工作队目前已经想按共产主义方式生活和行动，不论是在劳动中，还是在所有的人的关系方面。中篇小说《不要交出皇后》的主要冲突，实际上是在生产范围以外发展的。这是为了人的斗争，是现代形式的道德与不道德、新与旧的冲突。科斯佳·巴尔宾受到深入到他的骨肉和血液之中的信念的鼓舞：“一切事情都与我們有关……当你为正确的事业斗争的时候，不要爱惜自己”，他为了帮助舒拉·科罗列娃<sup>①</sup>坚定地走上诚实的道路，不惜牺牲一切。他在保卫“正确的事业”的时候，不但要同沙赫沃罗斯托夫之流的罪犯作斗争，而且还得同那些不太相信人的

<sup>①</sup> 译注：在俄文中，科罗列娃这个姓如果不用大写，就成了“皇后”的意思。

无私精神并曲解了他的帮助的人作斗争。

《巴尔宾故事集》的主人公们以自己的全部精神素质在客观上与令人倒尽胃口的“非英雄”相对立。他们有广泛的精神上的需求，他们有幽默感（这是整个故事集的决定性的调子），而其中有些人还善于高明的讽刺。这是一些身体和精神上都健康的人，他们感觉到生活的欢乐和美好，忠于爱情和友谊，忠于自己的劳动使命和亲爱的、气候严酷的家乡，不论是遭到不幸的人的痛苦，还是要掌握宇宙的理想，都能在他们的心灵中引起反响。总之，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出了现代青年的最优秀的特征。

### （三）

从对于用艺术手段表现我们同时代正面人物的不断增长的强烈要求中，可以觉察出对典型化的迫切需要。这个典型化对所有的体裁和风格来说完全不是划一的。有浪漫主义情绪的作家，在综合具体的观察结果时所走的道路，与清醒的（象人们常说的）现实主义者不同，但是要求概括、综合这种倾向本身是真实反映生活的艺术思维的不可分割的特性。害怕“总概括”（典型化的反对者这样讥讽典型化），跟着“机遇”甚至是“不足道的机遇”走，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最本质的现象无法经常进入某些艺术家的视野。结果尽管有些个别的形象和画面具有无容置疑的生活真实性，可是却不能产生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正确概念。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思维已经具备了所谓综合性，而且全世界都如饥如渴地想要知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走在全人类前列的人民的真实情况。

拒绝典型性，不管其理由是什么，就是拒绝认识规律性。无须争论，拉脱维亚作家埃瓦尔特·维尔克斯是对的，他说，艺术



不能局限于表现“最最一般的规律性”，这会引向图解化、公式化。但是，当艺术家忽略了本质的、主要的东西的时候，这对艺术的危险性并不更小。当你读到，譬如说，某些农村作品的时候，就会深信这一点。

在农村文学方面有许多真实的、鲜明的、有才华的作品。Ф·阿勃拉莫夫（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两冬三夏》）、М·阿历克赛也夫、В·别洛夫、В·索洛乌欣、В·阿斯塔菲也夫、В·拉斯普金、Е·诺索夫等人的作品牢固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这些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一般都是现实的，不是凭空虚构的。使他们激动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青年人向着城市跑，忘记了“童年时代的篝火”，丧失了在大自然怀抱中劳动的诗意感觉。上述作者们全身心地关注农村中集体的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巩固。但是“人和土地”这个问题终究是解决得不深刻。问题完全不在于要用“对土地的权威”这个公式去同“土地的权威”这个公式对抗，因为前者也远远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高尔基说过：“社会主义劳动是新人的组织者，新人是社会主义劳动的组织者”，这些话对苏联农民的现代化劳动同样适用，如同对工业工人的劳动适用一样。对土地的爱——这首先是对农民劳动的爱。但是这种劳动是特别的。土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接受对自己的权威，即当这种权威的背后还具有了解土地需要什么的知识。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令人信服地表明：今天，人在集体劳动过程中和土地打交道的时候，科学和技术有着特殊的意义。而这正在改变着农业劳动的性质和农民的心理。这个新事物在农村劳动生活中诞生的复杂过程，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因此常常产生这种印象，即一部分作家干脆避开这些现象。农庄主席们，政论家们和读者们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都在谈论这些现象，而在文艺作品中，同情却往往给予那些从旧的农村生活方式中

汲取自己的智慧和道德力量的农民。他们被描写成为最后的马喜坎人<sup>①</sup>。只要他们一死，那些构成土地劳动者的精神世界的传统就要被遗忘，——读者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

瓦连京·拉斯普金的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得到了我们报刊的高度评价。这确实是一本有才华的作品，它的青年作者给人以很大的希望。但是这篇小说的某些论调使人不安，特别是只有农村生活才是精神美的源泉这个思想。作者以多么大的爱和知识刻划了临死的老太婆安娜的形象！她是多么爱自己的子女，多么善良，多么公正，多么富有同情心！而她那些住在城里的子女们，尤其是柳霞，缺少的正是这个——天然的同情心。甚至醉酒糊涂的米哈依尔，由于他是和母亲一起住在农村的，也比他的兄弟姊妹有感情。柳霞在田野里听到的“土地的召唤”，在她身上激起了童年时代的回忆，但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未能挽回已经失去了的东西。

无需争论，农村生活的传统具有许多珍贵的品质。在这些传统中有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搬进城里去住和受教育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成长，那么应当知道，在现代条件下回到古老的农村生活方式也不会“提高收成”，不会丰富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意识。所以我想，更正确得多的倒是 Ю·格列平尼可夫（维杰勃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的看法，他认为，使农村繁荣的道路、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和使青年在农村定居的道路，恰恰在于进一步使农业劳动工业化。很遗憾，这一点在农村文学中反映得很差。

由于减弱了对规律性东西的注意而引起的失算和忽略，既不可能用加强对生活习惯的描写来补偿，也不可能用加强心理研究来补偿（在我们的条件下规律性的东西首先就是指新的、进步的事物取得胜利的规律性）。思想贫乏，情节（常常是不生动

---

<sup>①</sup> 马喜坎人是十八世纪时被荷兰和英国殖民者杀绝了的北美东岸的印第安人——阿尔工金人部族。“最后的马喜坎人”一语现用作表示某一民族或部族的最后代表。

的、平淡的)累赘,由于想追求百分之百的确实性而塞满了生活细节——对这种现象近来已经有过不少公正的指责。拉法埃尔·穆斯塔芬并非没有根据地指出:“入微地分析主角内心的最细小的活动,把尖锐的社会问题从书中挤走了”。很明显,任何一种最准确的生活描写,任何一种对个别人的最细致的心理分析,都不能勾销、不能取代对时代的基本的深刻过程作出社会哲学解释的要求。而且,主角的形象是否高大在很多方面取决于作者能否历史地、广阔地理解自己的时代。有一些有才能的作家目前在这方面还显得不足,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没有被引向这个方面去,更确切地说,是被某一部分评论家引向别的方面去了。譬如说,对B·别洛夫的中篇小说《习惯了的事》,有一系列的评论不是竭力鼓励人们去注意集体农庄劳动生活中现实存在着的东西,而是千方百计地要引起人们对抽象的“人类的本质”和永恒的“土地的权威”的兴趣,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作者关心的并不是解决这些或那些集体农庄的问题,而只不过是谈谈一个农民家庭的生活而已。

在过去十年的文学艺术中,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要加倍注意每一个个人身上的独特的东西。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否总是被正确理解呢?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思想,说什么在艺术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特殊的、唯一的東西。我以为,这种思想不完全反映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个别和一般关系的现实辩证法。不错,我们的艺术不害怕描述特殊情况 and 人们性格上的特殊表现,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就之一。但是,只愿意描写特殊的東西,这就意味着要避开重要的生活过程。遗憾的是,当我们读到这一部或那一部作品时,并不总是能清楚地感觉到:个性的成长以及个人身上特殊的東西的显露,是与我们社会和个人意识中“共同的苏维埃的特征”的不断增长同时进行,并且

是以这个为基础的。这后者在我们为了共产主义和反对思想敌人而进行的斗争中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所以巴布什金是对的，他认为影片《夏伯阳》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是：“这部影片的英雄们尽管每人都有自己独有的、鲜明的个人特色，可是同时又都是综合性的典型，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本质特征，体现了为革命所唤醒而去建立功勋的人民的形象。”

事情越来越清楚：不深入到现象的社会本质中去，也就不能理解独特的东西的本质。

#### (四)

社会的和心理的分析，如果是在列宁的历史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那就不会互相对立，而是互相补充，并且产生出新的艺术品格。没有这种统一，就不能创造出典型性格和大规模的概括。这个思想在我们的文学中正在日益巩固并且获得了新的体现，而这在目前对道德问题和个人命运的兴趣特别强烈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不过两年之前，在某些书籍和文章中，作为待人的出发点来宣扬的还是“对道德原则的信仰，这个原则不依赖于任何时间阶段，不依赖于任何东西，除了一点以外，即它是——道德的”，“对那种永恒地使人更新的内心精神品质的信仰，这种品质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里一直被称作良心”（Л. 安宁斯基）。在这样的态度之下，性格的社会实质及其历史制约性的问题都失去了意义，被认为是邪恶的残余。但是，只要作家们比较深入、比较扎实地想到，近年来在劳动条件中，在苏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觉悟水平和心理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减弱对个人的独特东西和个人行动中道德动力的注意的同时，必须“研究那个作为工人阶级的本质的东

西”(Д·格拉宁)。因为这些道德动力本身并不“只是个别人的所有物和个别人的标志,而是整个集体的所有物和标志,正因为如此,个人才有社会性和阶级性。工人的团结、工人的自豪感、工人的荣誉、工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工人的政治成熟性——这就是这种道德的特征。而由于正是集体决定着这种道德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只能在集体中找到体现这种道德的特征,符合这种道德的崇高要求的个人,——这种人也就是我们的英雄,也就是群众的典型代表,因为这一类的特征是群众性的,而例外只不过是证实规则而已”(А·列克姆楚克)。

上面提到过的С·萨尔塔可夫的中篇小说《不要交出皇后》中的主角科斯佳·巴尔宾这样想:“如果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那该是多么可怕啊”。А·阿纳尼耶夫的长篇小说《界线》中的主人公们也不能设想自己能在只关心自己的狭窄气闷的小天地里生活。

叶密里扬·鲍加坚可夫中校在随时都可能退伍的情况下还是全心全意地执行自己对人们的职责;叶果尔·科瓦列夫、他的母亲普拉斯科非娅·格里高利也芙娜和他的妻子舒拉忘掉自己个人的事,拿出时间和精力去防止推土机掘掉公墓——这公墓是为纪念他们所不认识的妇女们的功勋而建立的,这些妇女当年是为了拯救疏散到后方来的人们而冻死在草原上的;退休人员瓦尔津到处找寻战时失踪者的下落。所有这些都受到一种感情的推动,而这种感情他们自己又最少谈到:无私,关心别人,成了他们的自然的生活过程。

而对于没有除掉私有制心理的依巴金·米纳也夫来说,决定他们一切行为的动力就正是自私自利,他们的口号是“这是我的”。依巴金到临死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他们(指这个与他格格不入的世界里的人们——А·梅)还活着”,——对他们的仇恨和耿耿于怀的怨气仿佛使他窒息了。他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感觉,因为对他来说,自己的“我”和自己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

这里就是一条新世界的人与旧世界的人之间的界线，不论这个人住在哪里——在资本的王国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区别仅在于：在那里“只为自己”是一个规范，而在这里——则是过去的还魂。但是，虽然在新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把米纳也夫当作一个古怪的、滑稽戏中的人物（火车中的一个场面），虽然小说中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米纳也夫之流必然灭亡；作者还是很有根据地着重注意了这些反面的“个人”给象刚开始工作的历史教师尼古拉·鲍加坚可夫这样的人所带来的危险性。他们只是道听途说地知道集体化时期的尖锐阶级斗争，对他们来说，依巴金·米纳也夫以及类似他这样的人只不过是劳动者，而且是受到了不公正的欺负的人。

阿纳尼耶夫的长篇小说在客观上与某一类作品和评论相对立，这类作品和评论的作者就象鲍加坚可夫的儿子一样，在写“农村历史”时无视历史主义的准则，只根据主观主义的、抽象道德的准则行事。甚至当谈到二十年代的事情时，阶级准则还受到他们的怀疑。在集体化的困难和复杂的过程中常常发生的一些错误和过火行为，在他们的笔下变成了集体化的本质。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被剥夺的富农的形象，他们品行端正，象遵守清规的教徒一样。与怜悯的调子同时，还唱起了另一种调子：剥夺了“善于经营的农夫”之后，我们的国家就把那些知道“土地的心意”和能够使国家堆满粮食的人从农村中赶走了。这类议论自然都是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

阿纳尼耶夫指明了这种态度的反历史性，但他并不怀疑持这种态度的人主观上的诚实性。鲍加坚可夫的儿子诚实地找寻真理，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父亲由于儿子的这个错误而在道德上责备自己，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十分了解，富农们为了“这是我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原则，犯下过多么大的反人民的罪行，可是他却没有教会儿子认识人、认识生活。尼古拉完完全全地相信了米纳也夫关于农村贫困化的理论和关于对“庄稼汉——主人”的不公正态度的理论，他的主观上的诚实就在客观上成了虚伪。因为米纳也夫也相信自己的正确，依巴金也深信他不曾沾污过自己的荣誉，尽管他甚至于还投降过德国人。他们有自己的善恶标准。他们甚至向“历史”求援。

“人们不会相信我们，可是会相信学者。他把这个写上了之后，你以后那怕用斧头去砍也砍不掉”——这就是米纳也夫对年轻、天真的历史教师寄托的希望。

在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界线》的作者既是一个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深刻的心理学家。这部小说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独特的东西上，这是有原则性的根据的。虽然小说的题材之一是同犯罪作斗争，中心人物是民警和侦察机关工作人员，可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惊险小说，而是对最深刻的心理过程、“灵魂的辩证法”的研究。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情节都不是直接的场面，而是通过这个或那个人物的意识反映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独特的回忆的“洪流”，而这“洪流”是受到作品的基本构思严格控制的。也许，这样的写法并不处处都很妥当，甚至有些牵强。可是从心理方面去解决所提出的任务这个原则本身证明是正确的。作者用这部作品的整个体系仿佛是在说，正确地分析这个或那个社会现象的实质及其社会根源或后果，与公式化毫无共同之点。鲍加坚可夫中校说：“我们是在和人，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一点必须永远记着”。当他的儿子重复米纳也夫关于农村的历史是“庄稼汉”、“主人”的历史的议论时，做父亲的反驳道：“不错，是主人的历史。可是主人是各不相同的。这里要探索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的灵魂，这点你估计到了吗？”

今天，典型化原则加入了为争取人的灵魂，争取历史主义，反对企求“普遍性”而实际上引导人们脱离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的抽象化而进行的斗争。

## (五)

宏大，综合——这些字眼现在挂在许多作家和注意文学艺术发展的人们的嘴边。而在不太久之前，报刊的篇幅上还布满

了醒目的标题：“地球仪和两俄里地图”<sup>①</sup>，“奥格尼向卡村和大世界”。受到偏爱的往往是两俄里地图、个别的乡村和个别的家庭。今天的标题（自然包括标题所代表的内容）则同微型世界这个方向展开了争论。“把问题放到地球仪上”、“揭示时代的精神”、“为作家思维的广阔而斗争”——这样的声音愈来愈强，愈来愈坚决了。

号召密切注意每一个“个别的”人和“进入每一间屋子”，要求具体的分析——这些都是符合我们文学发展的规律的。但是，由于过去把时代的真理同个别（甚至是偶然的）事实的真理对立起来，把大概括的现实主义同“直接印象”的现实主义、“亲眼目睹的现实主义”对立起来，把“关于时代和关于自己”的诗的思维同实质上是主观主义的“自我表现”（这种自我表现被当作仿佛是艺术思维特殊性的唯一正确的表现形式）对立起来，那么上述号召和要求的有效性就成为疑问了。同时，还开始把个别的体裁加以推广。一会儿是文献性体裁，一会儿又是“抒情的”或“自白性的”散文被宣布为“主导的”。

这些体裁本身是完全合法的，它们由于某些个别作家和批评家的努力而不得不挑起了力不胜任的担子，这不是它们的过错。对具体事实及研究具体事实的兴趣，对公开地抒发自己感情和感受的兴趣加强了，这是有根据的。向共产主义建设阶段的过渡要求对所有的复杂过程有深入的知识。

正因为这样，诚实的探索和诚实的有才能的人在时代所要求的每一种方向中都得到了正面的结果。不仅如此，以具体事实和表现“直接印象”为方向，以及“自我表现”等等，只要是以活生生的观察和真诚的感受为源泉，同时又相信思想、相信思想的

---

<sup>①</sup> 译注：这种地图缩两俄里为一英吋，是低级军官在小范围地区中使用的，苏修文艺界用它来代表前线和战壕，与“地球仪”——司令部、大本营对立。



概括能力的话,那也就等于是在推翻概括的反对者们的理论。因为这些反对者虽然藐视苏联文学过去阶段所做出的概括,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与之相对立的概括。例如,为“小人物”辩护难道不是一种概括吗?当然,这种概括是不符合现实过程的。象狙击兵、苏联英雄瓦西里·扎依采夫的札记《伏尔加河后面没有我们的土地》这样的作品的出现,有些作品已经比许许多多的议论更雄辩地说明: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过去被认为是“小人物”的人已经起了多么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简朴的、不加修饰的札记里描绘出了真正的人民的性格,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性格啊!“总之,狙击组里的好人们——强有力的、灵巧的、机敏的——使我走了运”——作者这样写道。我们看到,他所讲到的人们不仅仅是射击准确的能手。他们的特点是有创造性的智慧、主动性、积极性、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这种觉悟成了他们的良心和道德准则。“对,良心提出,不,不是提出,而是吩咐、命令:忘记自己的伤口、疲劳和一切个人的东西,鼓起全部力量、全部意志,以便消灭敌人在斯大林格勒取胜的任何希望”。当我们读到瓦西里·扎依采夫沉着地、象谈“业务”一样地叙述他同专从柏林召来消灭他的德国“超等射手”的决斗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谁斗胜了谁的故事,而是某种要大得多的东西,——我们看到了一个来自人民深处的新苏维埃人对一个职业杀人犯道德上的优势。

在小体裁(文献性体裁,抒情体裁)领域中探索得到的一切,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加以衡量。最不能接受的是从一个极端立即跳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某种虚无主义的成分。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十分清楚的是,并不是个人的偏爱促使肖洛霍夫、列昂诺夫和费定出来同外国的反对长篇小说的人争论,保卫长篇小说。内容广阔的叙事作品的特殊作用——也许是主导作用,是时代本身所决定的,是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新

人形成的丰富经验作艺术概括的必要性所决定的，这个思想正愈来愈深入到作家和读者的意识中去。所以不久前还专写小体裁，最多是短的中篇小说的许多作家，今天也走向广泛的概括，并得到批评界的支持。例如，IO·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热的雪》，公正地被评价为我们的“战争”散文的重大成就。艺术思维的规模在扩大，这是由于两种不同观点，即所谓“地球仪”和“两俄里地图”迅速接近的结果。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长篇小说这个体裁成了描写那些在旧俄罗斯被注定要灭亡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得到新生的民族的命运的最好方法。有才华的犹卡既儿族作家谢苗·库里洛夫的长篇小说《哈尼多和哈列尔哈》就是这样。

总之，现代苏联文学发展的经验重新证实了，艺术不仅需要具体的观察和分析性的思想，而且需要大的、深刻的概括，需要综合。这是为了掌握下列这样一些最重要的题材所必须具备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命运；工人阶级在苏联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的作用；农村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新人——共产主义建设者形成的极为复杂的过程。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作出了使具体分析实际现象和深刻总结这些现象有机结合的榜样，为作家和批评家们解决这一任务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

（崔惠之译）

## 苏修文艺动态

### 苏修搞“题材计划”加紧控制电影界

《真理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刊登苏修部长会议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叶尔马叶的一篇文章：《电影和时代》。文章首先吹嘘说，现在世界“所有角落”对苏联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人们渴望了解“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爱好和平、我们的国际主义是什么东西促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新颖在什么地方，独特在什么地方？苏联人性格的典型特点是什么？”电影《解放》、《这里的朝霞是宁静的》、《驯火记》在国外引起的兴趣，正好说明这一点。

文章说，苏修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电影的几点措施”的决议的深刻意义，在于使“电影有效地参加了当代的思想斗争”。文章接着列举了一九七三年观众给予好评的影片有：《要热爱人》、《礼节性的访问》、《我们等着你，小伙子！》、《在自己的岗位上》、《独白》、《儿媳妇》和《继母》。托拉克亚维丘斯的《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也很“成功”。

文章说，在“党的决议推动下”，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都转向“现代题材”，但是，“远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艺术地解决这些题材。某些影片在“文献性”的伪装下，走向了“灰暗的自然主义”。苏联部长会议电影委员会“顽强地”为消灭“决议”中指出的“缺点”而工作。现在它正按照“党的指示”搞“题材计划”。因为在此之前都是无计划的，出现在银幕上的新影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发”的。它们没有“科学地”研究观众的“兴趣和要求”，没有同“社会发展趋势”相联系。

接着文章透露了一些今年“计划”中的影片，其中有：《目标的选择》，写科学院院士库尔恰托夫和他的同事们的“科学的和公民的功勋”；《围困》（前译《封锁》），根据恰可夫斯基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里是我们的家》，写一家“大型工厂的领导者、工程师和工人们的活动”；《西伯利亚传奇故

事》，写开发秋明油田；还有《最热的一个月》等。“描写现代工人阶级作品竞赛”的获奖作品《库利亚耶夫兄弟们》、《克谢尼娅是费多尔的妻子》、《和平的时代》、《关于棉花的诗》，也将拍成电影。此外，格拉西莫夫的“新作”《女儿们——母亲们》、塔尔可夫斯基的《光天化日》、斯米尔诺夫的《山梨——可爱的野果》、冈察洛夫斯基的《恋人们的罗曼史》都是“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和道德价值和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作品。

文章还透露，国家电影委员会每年作为“国家订货”向编导们预订十五一二十部作品。目前已经订出的有：奥泽罗夫和库尔加诺夫（电影《解放》的编导）的《共产党员们》，影片将“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欧国家“著名的军事、政治活动家、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形象；契海伊泽和日盖季的《区委书记》，描写“农村党的工作者”；列瓦特和玛欣柯的“政论”影片《艾蒿是苦草》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邦达尔丘克将把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搬上银幕；特鲁宁和古宾柯将创作“苏联人民为艰难的一九七二年的收获而英勇斗争”的影片；尤特盖维奇等人将创作《列宁在法国》；库宁和别加林将在哈萨克斯坦拍摄“一九一九年保卫乌拉尔斯克”的影片；托拉克亚维丘斯还将写拉美国家“英勇斗士”的影片。

##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建立五十年

### 勃列日涅夫写“贺信”、最高苏维埃发“勋章”

《苏维埃文化报》一九七四年第八期报道：“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建立五十年，勃列日涅夫亲自写信“祝贺”。信中吹捧该厂的影片得到“全民的承认”，成为“我们社会精神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给世界进步电影的发展以影响”。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说，人民等待着“内容意义重大、艺术体现有趣”的“各种体裁和形式”的影片。这种作品要“能够有助于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意义，巩固人的建设共产主义所必需的高尚的道德本质。”

苏修最高苏维埃同时授予该厂“十月革命勋章”。

## 苏修召开“全苏批评家会议”

《真理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刊登塔斯社消息说，苏修最近召开了“全苏批评家会议”。历时两天。会议参加者“注意的中心”是苏修中央“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一九七二年），因为在这个决议中，“确定了这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产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形成社会意识中的作用。”

会议第二天，“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苏契可夫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他首先吹捧苏修中央的“决议”“打开了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眼界，吸引他们具体研究当代多民族苏联文学的现实的多样性，扩展了民族文化相互促进和相互丰富的范围”。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艺术实践中产生的。”吹嘘“使我们文学激动的一些主要问题过去有，现在还有着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国际的意义。”

消息说，会议发言者还都谈到“加强批评的作用和它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影响。”

作协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在会上致闭幕词，声称会议“给文学家和批评家指明了必须巩固同现实的联系，巩固同人民为完成共产主义任务而斗争的联系。”

## 苏修作协总结一九七三年的活动

### 讨论一九七四年计划

《文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一期和第三期报道：苏修作协召开理事会书记处会议，总结一九七三年的活动，并讨论一九七四年的活动计划。会议由“第一书记”马尔科夫主持。他说，一九七四年“所有我们的活动都要竭力服从苏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会决议和苏共中央给全党和苏联人民

的号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力求使计划同党对苏联文学提出的任务相适应。”

接着，维尔钦柯谈了一九七四年具体的活动计划，其中有：

在莫斯科举行“全苏批评家会议”。

在高尔基城举行题为“科技革命和文学”的会议。

秋天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苏青年作家会议”。

三月，作协理事会讨论“现代苏联诗歌发展问题”。

五月，在第比利斯举行作协“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形象在现代苏联文学中的具体表现”。

春天，在莫斯科举行作协“特写和政论委员会”会议，题目是：“在纪录电影、广播、电视的特写——政论作品中的第九个五年计划问题”。

此外，还有到外地去举行“苏联文学日”、讨论加盟共和国作协和某些杂志的工作等。

马尔科夫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强调文学要为“顺利地”完成“第九个五年计划”而“尽力”。

## 苏修俄罗斯联邦作协讨论一九七四年计划

### 阿纳尼耶夫任《十月》杂志主编

《文学俄罗斯》一九七三年第五十二期报道：苏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作协举行理事会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七四年活动计划。报道说，一九七四年的工作“巨大、紧张”，其中重大的有：举行理事会全体会议，讨论“七十年代的小说”；在斯摩棱斯克搞“书记处巡回会议”，谈诗歌问题等。

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特写和政论委员会”（主席：拉多夫，副主席：洛巴金娜），“讽刺和幽默作品委员会”（主席：米哈尔可夫，副主席：连契、斯洛保茨柯依），“惊险小说委员会”（主席：谢苗诺夫）。

会议还决定任命阿纳尼耶夫接替柯切托夫，任《十月》杂志主编。（按阿纳尼耶夫一九二五年生，现任全苏作协理事、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旗》

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维尔宁斯克的故事》(1958年)，长篇小说《坦克成菱形前进》(1963年)，196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界线》曾列为1971年“国家奖”候选作品，受到苏修文艺界广泛的吹捧。)

## “莫斯科作家组织”与几家工厂

### 签订“创作友谊”合同

《文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五期报道：最近莫斯科作家同“三山纺织联合企业”、第二表厂、“迪纳莫”、“一九〇五年革命”等工厂的“工人集体”签订了“创作友谊”合同。

“莫斯科作家组织”第一书记纳洛夫恰托夫在合同签订后声称，这个合同“在‘莫斯科作家组织’的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